

# 朝霞

ZHAO 4 XIA

1975





# 朝霞

## 目 录

### · 小 说 ·

- 百分之九十五·····史汉富 (3)
- 春笋岭·····杨代藩 (11)
- 水妹子·····曹雨煤 (18)
- 钥匙·····郁俊英 沈金祥 (49)
- 南山红梅·····张永秀 (56)
- 乌江东去(故事新编)·····曹晓波 (63)

### · 诗 ·

#### 吹响进攻的号角

- 光辉的便条·····谢其规 (26)
- 向十六个小将致敬·····张呈富 (28)
- 把铁拳攥得更紧  
——夜读《国家与革命》·····刘希涛 (24)
- 钻石及其他·····李 瑛 (46)
- 钢钎·银针·····张伟强 (60)
- 赞工人医生
- 茶山新歌·····郑成义 (61)



· 散 文 ·

- 流水线的波澜·····吴 集 (38)  
区革会的大楼·····刘 芽 (40)  
橱窗内外·····任雨人 (43)

· 理 论 ·

作群众忠实的代言人

-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札记·····忻才良 (72)

一桩开天辟地的新鲜事

- 读短篇小说《洪雁度假》·····上海电机厂  
五一工大文科班 (75)

由换床所想到的

- 读短篇小说《布告》·····王 群 黄彩虹 (78)

苏修文学批判

费多尔的去、现在和将来

- 读苏修短篇小说《扎格达伊金和他的孩子们》·····魏峡安 (29)

- 附：苏修短篇小说《扎格达伊金和他的孩子们》····· (32)

# 百分之九十五



史汉富

用“百分之九十五”这个呆板的数字做小说题目，读者可能要觉得奇怪了。可是我们的医生们，对于数字却有着一种职业上的爱好。你病了，他先要问问你的体温是几度；你头昏，他就要测测你的血压是多少；如果你的血氧饱和度低于百分之九十五，那就是提示你缺氧不足，医生就得根据具体数字给你治疗；丹参注射液对于冠心病患者疗效良好，可千万别忘了，在制剂过程中，一定要用一种规格是百分之九十五的酒精进行沉淀，去除杂质。要不然，用在病人身上，病人的生命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瞧，数字在某些场合下显得如此重要！怪不得在文化大革命前，有人把我们烧伤科的章善培主任叫成“数字迷”了。一点也不假，章善培能够随口说出你想知道的任何有关医学上的数字；如果他发现有一个新的医学数字，就立即记在随身带的小本子里；在他的实验室里，数字之多，真可以

用牛身上的毛来比拟。假如你想谈谈对某个医学问题的看法，他总是把脖子一歪：“数据呢？”一些新来的医生，往往由于轻视数字，几乎都受过他同样的训斥：“象你这样的人，一辈子也别进实验室！”

有一次，章主任突然来查房，身后照例簇拥着一大群医生护士。章主任走到一张病床前，轻轻地吐出两个字：“情况。”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要主管医生说出一大堆有关病人的数字。章主任的话音刚出，人群中站出一个大个子的青年，他一个跨步就有三尺宽，黝黑的方脸上，充满着乡土气息，那宽厚的双唇，似乎天生就不善于谈吐。章主任轻蔑地瞥了青年一眼，习惯地摆开了训人的架势。周围的人望着这位刚毕业的青年医生，心里都替他担忧。谁知道，那青年竟然从容不迫，对答如流。章主任这回破例没有训斥，点了几下头想走。冷不防，那青年一个箭步朝前一站，严肃地说：“主任，我要提个意见。”这真叫章主任吃惊，多少年来，哪个下级医生敢如此放肆！他气恼地从鼻孔里“唔”了一声。那青年说：“上级医生对轻病人太不重视，这位



病人住了两个星期了，可他们从未来过问一下。”章主任心里清楚：这是批评站在他旁边的主治医生何伦，他当场不便表态，只轻轻问了一声何伦：“他叫什么？”何伦恼怒地望着这个新来的对手，淡淡地吐出三个字：“杨孟羽。”

人们看得出，章主任还是欣赏杨孟羽的。但是矛盾偏偏就从他俩开始。

章主任的一篇论文在杂志上发表了。他拿到一笔稿费，邀请科内的医生们上饭店聚餐。对于主任的盛情，其他人无不感到荣幸，唯独杨孟羽拒绝赴宴。一来他对吃吃喝喝这一套不感兴趣；二来他读了主任的论文，感到有问题。他去实验室翻阅原始资料，果然发现有两个病例被篡改了：三度烧伤面积明明是百分之二十，竟夸大为百分之三十。杨孟羽拿了原始资料问章主任是否搞错了，章主任脸一红，随即声色

俱厉地喝道：“你是主任还是院长?!”杨孟羽当然既不是主任也不是院长，但却是一个人民的医生。他气愤地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实验室的门窗上，题目是：“是科学实验还是弄虚作假?!”

如果你批评章善培的思想跟不上形势，他尚可忍受，现在揭露他弄虚作假，这简直是揪他的心了。他以科主任的名义，宣布杨孟羽三年内不准进实验室。但是，我们的大个子小杨不是容易屈服的，他几次找烧伤科党支部书记倪亚民说理。

不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仅仅几天的时间，饭厅里就贴满了揭发章善培的大字报。但是更令章善培惊疑的是：在这些大字报中始终没有出现杨孟羽的名字。何伦是消息灵通人士，

他悄悄地告诉章善培，在杨孟羽住的青年宿舍里，天天灯火辉煌，通宵达旦，据说将放出一颗重型炮弹。章善培听了，真是心惊肉跳。

果然，一张由杨孟羽等十二名青年医生具名的大字报贴出来了，可大字报写的不是章善培，而是党支部书记倪亚民。请看大标题：

狠批倪亚民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  
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医疗大权!

倪亚民是一个颇为自信的人。无论是大会训人还是个别批评，他总爱说：“我的话不是瞎说说的，都是吃准了讲的。”有些群众背地里叫他“吃准了的”。倪亚民自从随军南下，接管医院那天起，无时无刻不充满着自信。他多次拿出解放初的一张报纸，报纸上刊登着他们部队接管医院的消息。他常常指着这条消息说：“医院被咱接管

了，还怕那些知识分子不老老实实为咱共产党服务！”自从调到烧伤科后，他三天两头出入于实验室，鼓励每个医生在业务上抓出成果，搞出几篇震动整个医务界的论文来。所以章善培的论文一发表，他立即祝贺。当章善培受到杨孟羽的揭发后，他生怕章善培的情绪受到影响，几次给予安抚。多少时候以来，倪亚民听惯了书记长书记短，现在杨孟羽指名道姓地把矛头对准他，怎么受得了？他又一次翻出解放初的那张报纸，心想，好哇，咱从国民党手里接管了医院，现在你要夺我的权，这不是要翻天吗！杨孟羽肯定有问题，这是吃准了的。

倪亚民亲自去人事科查看杨孟羽的档案，一看倒吃不准了。档案上清楚地写着：杨孟羽十二岁当童工，解放后经过扫盲、工农速成中学，才由组织保送到医学院读书。不过再细细一查，倪亚民又恢复了自信。原来，杨孟羽在医学院读书时，曾因屡次与教授争执，被校方作过留校察看的处分，并以加强锻炼为名，长期被安排在农村巡回医疗，直到毕业分配。倪亚民想，怪不得那张脸晒得这么黑。

第二天，一张“从杨孟羽的脸为什么是黑的谈起”的大字报出笼了。杨孟羽的名字一个晚上就出现在高墙上、走廊里。倪亚民自信这个小人物就此倒下去了。

可惜，倪亚民很快便失去了自信。杨孟羽组织了一部分群众起来造反了，夺权了。开始，倪亚民还想：象你杨孟羽这样的人掌权，怎么能团结这些专家，发挥他们的作用？怎么把医疗业务抓上去？可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烧伤科的医疗质量却直线上升，请看：三度烧伤百分之五十的，百分之八十的，百分之九十的病人一个又一个的抢救成功了。

## 二

一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年过去了！

这是一个宁静的清晨，在海滨公路上，走着一支生气勃勃的队伍。排在队伍最后面的是一位大个子，虽然时隔八年，我相信你一见面便能认出，他就是杨孟羽。现在，他是烧伤科的支部书记兼科室副主任。

杨孟羽到五七干校参加新干部读书班已整整一个月，今天结束，随队伍步行回市区。此时，他一边走，一边思绪联翩。昨天，他接到一只电话，那是新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小小杨打来的。说是新近院里来了一位名叫赵树林的病人，小面积烧伤伴有冠心病。有一天晚上突然病势加重，值班医生何伦推托处理不了，要章善培亲自组织抢救，而章善培却热衷于对三度烧伤百分之九十五的研究，钻在实验室，去了三次电话才姗姗来迟。以致差一点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在群众的一致要求下，党支部决定在明天开会批判。

这一件事，使杨孟羽想起了一个月前的另一件事：那是杨孟羽去干校的前一个晚上，院党委办公室里，党委书记兼工宣队负责人陈阿炳师傅，正和几位去干校学习的新干部促膝谈心。忽然倪亚民兴冲冲地跑来，把杨孟羽叫到走廊，喜形于色地说：“小杨，来了一个大面积烧伤病人！”

来了一位重病人，倪亚民那么高兴，杨孟羽有点反感。八年来，杨孟羽学会了一个本领，他对人的思想能够象一位有经验的老中医，只要用三只手指按一下脉，就知道你的毛病在哪里一样，对于倪亚民的神情，以及它所代表的思想，他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在对倪亚民落实政策，担任副书记后，

他常常埋怨现在医疗质量下降了。当古田医院抢救了一位三度烧伤百分之九十四的病人，轰动医务界时，他几次跑到实验室，饶有兴致地说：根据我们的条件，完全可以超过他们。提出攻下三度烧伤百分之九十五的口号。眼下，杨孟羽望着倪亚民那张笑脸，就象读着一本倪亚民近来写的日记。杨孟羽立即向陈阿炳师傅请了假，和倪亚民一起向急症室走去。

杨孟羽走进急症室，只见镁光灯嚓嚓闪亮，有人在拍着现场照，小小杨则是双手叉腰，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杨孟羽一了解情况，原来倪亚民想积累资料，以便抢救成功后，作为典型介绍时的有力凭据，结果把具体的抢救工作却丢在一边。杨孟羽也生气了，哪有这样的做法！杨孟羽虎着脸朝着章善培走来。

正在拿着病历卡埋头作记录的章善培，朝杨孟羽微微地点了点头。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章善培打心眼里佩服杨孟羽。他认为杨孟羽为人正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他们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差悬殊；特别令他好感的是杨孟羽从不在人背后论长道短。他认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他喜欢这种人。现在，他顺手递上一张翻开的病历卡。病历卡上画着一张人体示意图，四周密密麻麻地记着各种数字。章善培指着病历卡说：“小杨，我们先用手掌法估计了三度烧伤的总面积是百分之九十五，再用九分法核对，也肯定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五。”章善培把百分之九十五这个数字咬得铿锵有力，音调里充满了兴奋和喜悦。

怎能不叫章善培高兴呢！自从古田医院烧伤科名扬全市后，他这个烧伤科专家，仿佛突然在医务界低人三分了。心想现在还是搞尖端有意思，治好一万个小面积烧伤病人，不如救活一个大面积烧伤病人。当倪亚民提出要赶超古田医院的口号时，他

当然举双手拥护。说巧也巧，恰在今天就碰到一个三度烧伤百分之九十五的病人，这不是一次大好机会吗？

但是对章善培来说，这个机会并不好，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终因肺部受伤，出血不止而死亡。

抢救结束后，杨孟羽心里很不平静。他一个人离开急症室，来到外面的草坪上。他痛感自己的许多工作没有做好！但明天就要去干校了，他好象欠了一身债，心里十分沉重。这时，忽然倪亚民走了过来。一开口就说：“今天，真叫人扫兴，要不是病人肺部损伤过大，或许会有成功的希望，这个机会失去了，真可惜！”杨孟羽一听，情不自禁地喝了一声：“什么！你可惜的是什么？”倪亚民顿时吃了一惊。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杨孟羽才走近倪亚民，十分克制地说：“老倪，面对着这么严重的烧伤病人，你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病人一到不迅速组织抢救，反而忙着计算烧伤的面积，这到底是对我们的阶级兄弟有感情，还是对三度烧伤百分之九十五这个数字有感情？！”

……自然，这样一些严肃的问题不可能通过一个晚上、几句对话就能解决的。

……

### 三

听说大个子小杨回来了，小小的党支部办公室里人如潮涌。整整一个月不见了，群众和他，他和群众都需要推心置腹地聊聊，那怕先见个面打个招呼也好呀。人们七嘴八舌地和他谈了病员赵树林事件的经过。倪亚民来了，他原想和杨孟羽谈谈明天批判会的准备情况，见满屋子人，只是照了个面，顺手提起堆在墙角的行李往杨孟羽的宿舍送。何伦来过，这个人有个特征，当他需要你时，就躬着腰，衣服的前面比后面长

出一段；他不需要你时，就挺着胸，衣服的后面要比前面长出一段。此人解放初才从医学院毕业，但身上的旧习气却十分浓厚。文化大革命中，每当很多人联名写了大字报时，他往往连内容都不看，就急于添上自己的名字，一旦风向不对，又连夜偷偷把名字涂掉，而且还往往“反戈一击有功”。他自认为到处都能兜得转，唯独对杨孟羽总有点说不清楚的害怕。对于明天的批判会他本是个热心的积极支持者，能够有机会搞臭、甚至搞掉章善培，是他长久的一个愿望。现在见杨孟羽真的回来了，感到明天的批判会一定会有一番激烈的风云，需要认真对付，他偷偷地观察了一下气氛后悄悄地走了。唯独章善培没有来，他不爱凑热闹，况且弄不好反被人误认为心虚，何苦呢。

这一天，杨孟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热烈紧张的气氛中度过。无论是聆听陈阿炳师傅的谈话、医务人员座谈会、还是跟病员赵树林及家属的亲切交谈、对每一张病历的反复推敲，杨孟羽总是全神贯注，精力充沛。他对发生的事情，需要象检查肝脾那样细细地摸一摸，象解剖标本那样一层深一层地看一看。他反复地想着一个问题：为什么病员用了那么多的丹参注射液，而事情偏偏由心脏引起？

第二天上午，和煦的阳光，透过宽敞的玻璃窗斜射进来，使刚刚油漆过的小礼堂，显得分外明亮。烧伤科的批判会即将在这里开始。负责主持会议的倪亚民，招呼着刚进门的群众到前边坐；小小杨早已坐在前排，手里拿着批判稿，眼睛不断地环顾四周，见章善培又坐在最后面的墙角边，十分恼火；章善培开会就爱坐后面的墙角，他并没有发现小小杨射来的愤怒的目光；倒是何伦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和两旁的人找闲话扯拉，一边却不断地打量着杨孟

羽；杨孟羽坐在第一排，正和赵树林的家属及赵树林所在单位的负责人交谈。

批判会一开始，倪亚民就严肃地把脸一沉，沉痛地谈着赵树林事件，还反复地点了章善培的名字。甚至把何伦的名字也点了，因为根据何伦的水平，他完全可以及时采取措施。倪亚民想，不批不点在群众中怎么通得过？这时，手抓批判稿的小小杨突然站起来责问倪亚民：“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小小杨的话象一根导火线，人们早已对倪亚民的话不耐烦了。等小小杨的话音一落，人们如离弦之箭纷纷奔向讲台，顿时，台上争先恐后地排了一条长龙，发言的人一个紧挨着一个，你争我夺地抢着批判。这样热烈的革命场面，怎不令人激动！

这时，坐在第一排位子上的杨孟羽，站了起来，会场立刻安静了。杨孟羽抑制着激动的感情，平静地说：“同志们，我建议，请我们的客人，赵树林同志的家属和他单位的负责同志先来发言。”

会场平静了，站着的坐下去了，坐着的一个一个拿出了笔记本。随着阳光缓缓的移动，你能发现，多少张激动的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人们的眼前，展现了一个英雄的塑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工人，一只脚挺立在有毒的化学溶剂里，一只手有力地握着溶器的闸门，一场严重的事故被及时制止了，我们英雄的脚烧伤了，但他没有倒下……

杨孟羽听着听着，再也克制不住了，站起来充满感情地说：“同志们，请想一想，我们的工人为了抢救国家财产，把命都扑上去了，为什么我们在抢救阶级兄弟的生命时，就不能把命扑上去！我们的医疗技术到底在为谁服务？对于三度烧伤百分之九十五的攻克问题，我们要研究，但是对我院占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小面积烧伤的病人，我们难道就可以忽视吗？为什么对一个月

前的一个大面积烧伤病人，这么‘重视’，对赵树林同志这样的小面积烧伤病人，却又这样轻视，这到底说明了什么？”杨孟羽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深思，人们继续一个个站起来发言批判。

这时，杨孟羽和病人家属低语了几句后离开了会场。

正在批判会进行之际，突然，后面传来一阵掌声，大家回头一看，一个个自动站了起来，使劲地鼓着掌：那节奏强烈的掌声把礼堂的空气一压一张，象上百只音色宏亮的手风琴在伴奏。

阳光映在人群当中的走道上，走道上，杨孟羽背着病人赵树林，赵树林正挥动着有力的手。

杨孟羽大步跨上主席台，请赵树林坐下，但赵树林没有坐，他双手使劲一撑，用一只脚站着说：“同志们，小杨同志要我来讲讲话，讲什么呢？我想还是从一张报纸谈起吧。”

说着，他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张报纸，那份报纸虽已发黄，但仍然十分平整。事情发生在解放那一天，赵树林和几个工人兄弟接受工人纠察队的一个任务，奉命分头给一队解放军作向导，去接管几家官僚资本开的医院。不久，接管医院的消息在报纸上登出来了，赵树林见了，自豪地把这张报纸珍藏起来。

赵树林讲完了事情的经过，感慨地说：“那时，我是多么高兴啊，逢人就说，往后这医院是咱们的啦！可奇怪的是，为什么咱们自己的医院，有时却不能全心全意为咱们工农兵服务呢？”

杨孟羽扶着赵树林坐下。他拿过报纸一看，多么熟悉呀，他记起来了，在倪亚民那里他曾经多次见过。那么说，倪亚民就是由赵树林带进医院的呀！杨孟羽用目光寻找倪亚民，这才发现倪亚民已不在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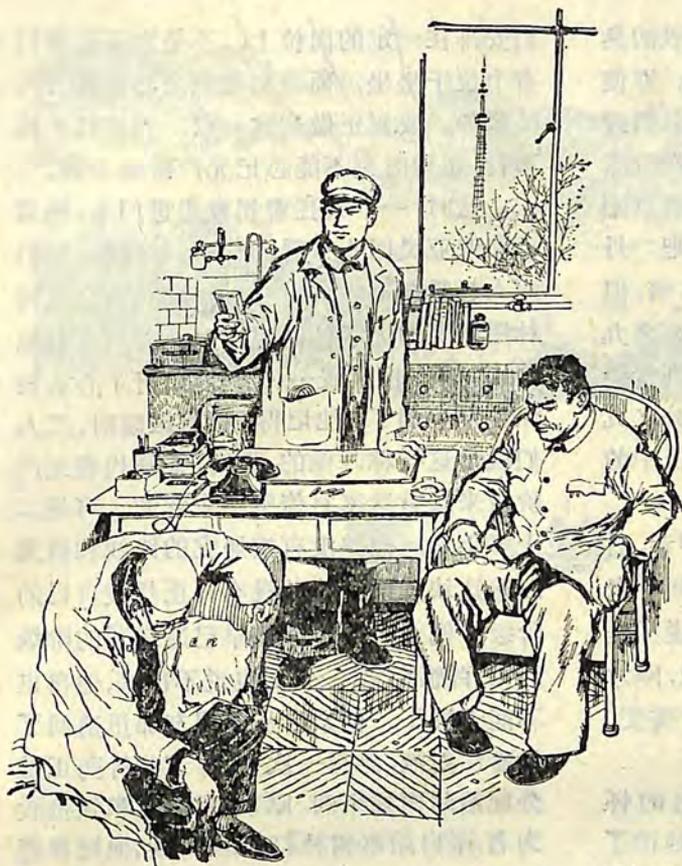
上了。

原来，倪亚民在赵树林来会场前，已被一位老朋友叫去了。此时，他正和朋友在医生值班室拉家常。等批判会一结束，倪亚民便把章善培、何伦请来了。

章善培一进门，倪亚民便亲热地说着：“请、请、请。”又伸手去握章善培的手，章善培见了，心里疑惑，并未把手伸过去。倪亚民陪笑着说：“请两位不必计较，群众有意见，我们作领导的不能不这么办。只要你们拿出成果来，群众是会谅解的。”何伦见屋里坐着一位客人，心里已明白大半，他口袋里装着的丹参注射液，看来就是倪亚民托自己为那位客人买的。他微微低头，故作惭愧地说：“老倪，这怎能怪你，主要是我们平时思想改造不够，把你也连累了。”说着，便和颜悦色地拿出几盒丹参注射液，主动为倪亚民的老朋友看起病来。倪亚民见了，内心感激，暗暗责怪自己在批判会上语气过重，有伤情面。章善培通过批判会，心里有了很大触动。现在看见倪亚民忽然换了另一种态度，弄得莫名其妙。他一气之下，不告而辞，他要去找杨孟羽。

且说杨孟羽，在批判会结束时，被一位叫雯雯的护士叫住了，雯雯是位技术人员的独生女，身材细长条，说话怯生生，举止文诌诌。今天参加了批判会，突然象吃了老虎胆似地，主动找杨孟羽，提出了一个久藏心中的疑问：为什么给赵树林打了这么多的丹参注射液，但却很少看到装针药的纸盒。她怀疑这里面有漏洞。杨孟羽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他渐渐明显地意识到：在赵树林事件上，存在着十分复杂的斗争。他请雯雯一起到党支部办公室进一步研究，同时，还请来了药房的阿姚。阿姚是农场上调来的知识青年。她走路噔噔噔，说话呱呱呱，活象个男孩子。

三个人正说着，忽听得“笃、笃、笃”三



下敲门声，那敲法，不快不慢，不轻不重，杨孟羽一听，便知是章善培。

开门一看，果然是。杨孟羽移过一把靠背椅，让章善培坐下。章善培一反往常，开口就问：“小杨，你们的批判会是真批还是假批？”杨孟羽听了，摸不着头脑，便说道：“章医生，我相信，这个批判会对你是有触动的。”章善培往阿姚看了一下，欲言又止。杨孟羽深知其人，便对阿姚她们说：“你们先回去，把发给赵树林用的针药批号查一下，抄给我。”等阿姚和雯雯出去后，章善培便说：“小杨，会议对我触动确实很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自以为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群众把两次抢救一对照，把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一分析，就把我思想深处的痍痕给亮出来了。可是作为一个干部，批判会刚结束，就要我为他看私人门诊，这样做对我思想有帮助吗？”章善培由

于激动，无意中把刚才的事给漏出来了。

杨孟羽听了，又惊又气，大步走到医生值班室。门一推开，只见倪亚民和何伦正在握手告别。倪亚民一见杨孟羽走来，不觉慌了手脚，一时不禁呆住了。

杨孟羽见客人还没有走，即说：“你们有事，先谈吧。”说着走近写字桌边，见桌上放着数盒丹参注射液，不觉一怔。那客人正要 will 将针药放入提包时，杨孟羽顺手拿过一盒说：“买的什么药呀？”这一问，非同小可，何伦急忙上前说：“是丹参注射液。小杨，你，你也要买吗？”

此时，雯雯和阿姚已经来到门外，雯雯见何伦在这儿，犹豫了一下，不敢走进门，阿姚却哈哈大笑，瞪瞪瞪地走进来，一边走一边

对杨孟羽说：“小杨，你回来啦，怎么不到我们药房来玩啊？”说着便去握杨孟羽的手。杨孟羽伸手一握，只觉手心上一块厚厚的小纸块，他望着机灵的阿姚，会心一笑说：“小鬼，去了可别赶我呀！”阿姚哈哈大笑，转身便走了。何伦起初见药房阿姚进来，心里不觉一阵不安，现在她们又匆匆走了，一块石头也落了地。杨孟羽兜了几圈，乘机将针盒上的批号与小纸上的批号一对照，竟然全部相符！事情已经非常清楚。等送走了客人，打发掉何伦。杨孟羽一针见血地对倪亚民说：“刚刚在会上批判他，一会儿又请来为你私人病员看病、买针药，你这种做法对吗？”倪亚民自知理亏，便答非所问地说：“我对群众的意见分析过，章善培热衷搞实验，方向确实有问题，我打算把实验室关掉，正找你商量呢！”杨孟羽一听，反问道：“关掉？关掉了实验室就能清

除那里正在滋长的霉菌吗？资产阶级的臭气决不是罐头食品，是密封不住的。即使今天暂时密封了，明天有人喜欢它，只消开个小洞，它又会冲天而出。对待资产阶级的东西，只有进行批判、斗争才行。就拿刚才何伦给你朋友的丹参注射液来说吧，丹参注射液对治疗冠心病效果确实不错，但是这种针药在制剂过程中，要用百分之九十五的酒精进行沉淀，去除杂质，否则就要害人。同样，如果我们不是发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清除混在我们队伍中的坏人，我们就会受害、变修。”

此时，忽听走廊上传来阿姚的声音，后面跟着雯雯等数人。阿姚一进门便问：“老倪，你那个朋友呢？”雯雯上前补充说：“是这样的，我们找章医生了解一些情况，刚才他说，他说刚才……”阿姚一把推开雯雯：“还是我来讲……”

接着便呱呱地把他们对何伦的怀疑，以及调查核实的情况，有条有理地说了一遍。肯定何伦给倪亚民朋友的那些丹参注射液，就是药房发给病人赵树林用的。杨孟羽为了证实阿姚的看法，也讲了刚才核对批号的情况。倪亚民听了，恰似晴天一个霹雳，又惊又怕。他倚坐在值班床上，呆呆地望着杨孟羽，仿佛在问：“难道真会有这样的事吗？”杨孟羽见了，说：“事情就是这样。老倪，你知道受害者是谁吗？”倪亚民脱口而出：“赵树林。”杨孟羽问：“赵树林又是谁呢？”倪亚民不知怎么回答。杨孟羽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发黄的报纸。倪亚民起身一看，愕然了一阵，心想，这是自己解放初珍藏的那份报纸，怎么到了他手里的呢？读者同志，你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也可以想象，当倪亚民听了杨孟羽的叙述，他的心情是何等的复杂，在这件事上，又有多少问题引起了倪亚民长时间的深思。

杨孟羽语重心长地说：“老倪，党把我

们安排在一定的岗位上，不是为了让我们有个位子坐坐，而是要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光靠技术还不行，还得时刻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一个人拄着拐杖走进门来，杨孟羽和倪亚民回头一看，原来是赵树林。他们两人赶紧迎上去，挽住赵树林的手臂。赵树林用厚实的大手伸向倪亚民，无限感慨地叫了一声：“倪代表……”倪亚民听了心头被深深地刺痛了，他记得，接管医院时，工人们就是这样称呼他的，那时，他是代表无产阶级来接管这家官僚资本企业的。可是二十多年来，他并没有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改造这块阵地，他并没有真正代表自己的阶级。倪亚民望着眼前早已遗忘了的阶级兄弟，百感交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再也不能迟疑了。他亲自从老朋友那里追回了丹参注射液，经再一次查明，这些针药正是分配给赵树林用的。原来，何伦以积极抢救为名，亲自给赵树林打针，实际上，他用普通的生理盐水代替丹参注射液，故意造成事故，妄图破坏科研，搞乱医疗工作，打击干部和群众，一箭数雕，以便从中捞一把。

党委抓了烧伤科的这个典型，决定在烧伤科召开现场批判会。

会上，章善培、倪亚民、杨孟羽分别起来批判。章善培的题目是：谈百分之九十五。中心思想是：要搞好三度烧伤百分之九十五的研究，必须批判轻视占病员大多数的中小面积烧伤的思想。

倪亚民谈的中心思想是：要真正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医务人员，必须坚决与资产阶级传统势力斗。

杨孟羽的题目是：再谈百分之九十五。中心思想是：坚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使医院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服务。

（题图、插图：昭亚）



## 春 笋 岭

杨 代 藩

郑大强的办公桌，安排在市农林局的政宣组里；可他人呢，很少见到。不是在农场、牧场，定是到了茶场、林场，落脚的“窝”真不少哩！就拿豹子山林场来说吧，山林连天盖地十万亩，他一忽儿钻在护林员的草棚下，一忽儿又在老猎户的土墙屋；和“山里通”同拉一把龙锯，与“调皮鬼”合盖一床铺盖……从扯家常，到谈工作；从听建议，到求批评，他到了哪里，哪里就象点了一盆火，烧得群众心窝里热呼呼的。就为了这，豹子山林场党委副书记杨彬说：“老郑，看不出你是个局党委委员的样子呀！”郑大强哈哈一笑，不客气地反问：“你说，局党委委员该是个啥样子呢？”

自从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郑大强在豹子山又新增添了一个落脚的“窝”——春笋岭突击排。这个突击排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不，应该说，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和郑大强联在一起了。在斗争中，他和春笋岭的同志们，结成了深厚的阶级感情……

春笋岭突击排排长李庆喜，是个七〇届中学毕业后报名来豹子山的小伙子。一对乌黑的眼珠子里，流露出一种热情而又爱深思的神色。去年春天，他在市里参加农林系统的干部大会，第一次遇见郑大强。

大会闭幕那天，李庆喜和林场政工组的小徐接到大会秘书组交给的一个任务：把批林批孔学习文件从局机关送到大会会场去。这两个小伙子在办公大楼门口，正把一大批文件往三轮拖车上装，花园门外急驰进来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车上跳下一个壮敦敦的大汉，一身打过补钉的工作服，裤脚和球鞋上沾满了泥巴，他把自行车的撑脚一撑，大步跨进了大楼。

小徐用胳膊捅捅李庆喜说：“瞧，是郑大强！从郊区赶回来参加大会闭幕式的。”

“就是局里那个新干部、党委委员？”

“就是他。‘老围垦’！”

两个人一边议论，一边把文件装了大半车。李庆喜刚想跨上车座，背上被人轻轻拍了一下：“我来！”回头一看，正是刚刚进来的郑大强。他一把推开李庆喜，自己跨上了车座，说：“上车吧！”

郑大强双眼直瞪正前方，龙头把得稳稳的，两腿蹬得十分有劲。

李庆喜坐在车后，看着他的踏车动作，暗暗赞叹：“好家伙！”

小徐悄悄告诉李庆喜：“文化大革命初，批判修正主义，他踏着这辆车和大家一起上街刷大标语，不知多少趟啦！”

郑大强好象没听到两个小伙子的议论，却自管扯起了另外的话题：“我说，喜子，突击排就要开上春笋岭了吧？”

李庆喜一惊：“咦，你连我的绰号都叫得出！”

“你叫李庆喜，七〇届的，对不？上次我去豹子山，听过你上台揭矛盾的发言，那天我有急事，没来得及找你细细聊聊哩！”

“老郑，你说说，这矛盾该不该揭？”真是话逢知己，李庆喜和郑大强一聊，就对上了茬，“春笋岭上的大树，都成材了，因为山高路远，长年没人去扶育、管理，有人就趁机不按国家计划去乱砍滥伐；甚至有些好木材，困在深山里，被豹岭脚的富裕中农‘小九九’那号人钻空子，给偷偷拖走了。可个别头头，象杨彬，睁只眼，闭只眼。我们要建立突击排，上山把树林管起来，他还说这是得不偿失！”

“你问问他：想得啥？怕失啥？”郑大强顶着风，使劲蹬车。

小徐说：“谁知道他心里打的啥算盘！”

“喜子，你联系这次大会上学习的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文件，往深处想一想：丢掉春笋岭，光是丢掉一批好木材吗？不。那

是丢掉社会主义的一个阵地，给资本主义开绿灯呀！”

郑大强一句话点出了问题的实质，把李庆喜的思路又朝前推进了一步。李庆喜深思着，点点头说：“我们回去，把突击排开上山，非把山林守好不可！”

“光守不行，要攻！”

“攻？”

“对。向资本主义倾向、修正主义路线主动进攻！”一字字，从郑大强嘴里有力地喷出来，“你看那春笋岭上的春笋，刚开头，被土盖着，不拚命顶一顶，出得来头吗？”说着，郑大强干脆站在车子的两块蹬板上，弓起上身，更猛地踏起来，一路冲过去……

郑大强的话，深深刻在李庆喜心坎里。回到豹子山，他就真的“顶”起来了。李庆喜在连队党支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把早就酝酿组织好的突击排拉上了山，然后，抱起一段被人砍断的树干，到场部办公大楼找杨彬。

杨彬，原是场里的党委副书记，自从正书记调走以后，他实际上代理着第一把手的工作。当听到突击排未经他点头，已经开上春笋岭后，他光火了：“简直是乱弹琴！”杨彬挥着手，冲着李庆喜，“眼前，场部造机关干部家属新大楼，劳力那么紧张，正考虑从你们连队抽人呢，可你们却朝那些没人烟的山尖上跑！”

“没人烟？你看这！”李庆喜亮出那段被乱砍的树干，痛心地说：“我们不去占山头，就给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去占啦！”

杨彬看看李庆喜，忽然灵机一动，说：“好吧，既然你们已经集中了二十几个人，干脆，拉下来，统统调到场部，为家属新大楼备料去。我通知你们连长，明天，把二十几张记工卡都带下山来！”他心里说：人不跟记工卡跑，看你们凭啥领工资吃饭！

李庆喜猜透杨彬心里的主意，斩钉截

铁地回答说：“哼，干革命不靠记工卡逼！我们偏在春笋岭，就是啃树皮、吃草根，也非把山林管起来不可！”

“说得好！”门外走进一个人来。大家抬头一看，是郑大强。

他前一天刚和市农林局的另外两个同志一起来豹子山，打算蹲点劳动一个时期，作一些调查研究。今天，听说李庆喜他们已经上了春笋岭，郑大强和那两个同志商量了一阵，就赶来找杨彬，正巧遇上这场争论。

郑大强走到杨彬跟前：“老杨，应该支持他们。”

“你不知道，老郑，”杨彬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包香烟，递一支给郑大强，“那家属大楼，是场部基本建设的重点项目！”

“重点？家属大楼，只是一幢；那春笋岭的树林管理好了，一批接一批成材，一年年，能给国家盖多少幢大楼，你算得清吗？”郑大强把杨彬手上的香烟推开，“家属大楼，局里已经批下来一个计划。需要人力，完全应该从基建队内部调剂力量，备料真紧张的时候，机关干部可以扑上去突击一下嘛！你不顾春笋岭上那大片山林的管理，从生产连队抽人，怎么行呢？为了这，把记工卡作为‘卡’职工的一种手段，就更不对了！”

“这怎么叫‘卡’职工的手段呢？”杨彬欲怒又不敢发作，“记工卡——吃饭卡，本来就是职工劳动换取工资的凭据嘛。卡到哪，人到哪，这是常规！”

“可你没听到刚才还有人在说？干革命不靠记工卡逼！我们共产党人，正需要用这种精神，来逐步打破那种常规！”停了停，他又继续说：“我们局里三个来蹲点的同志研究过了，这个‘点’，就选中了春笋岭！”

杨彬一怔，就象一根钢针刺在他心上。说实话，他反对上春笋岭，不只是因为差几

个劳动力去给家属大楼备料；更要紧的，是为了春笋岭的木材。他心里有本账：为了提高家属大楼的设计标准，他打算在计划外，到春笋岭上去砍伐一批好木料，这突击排一上去，这计划不就泡汤啦！现在听说郑大强也要在春笋岭上蹲点，杨彬更慌了……

晚上，在郑大强的提议下，召开了场党委会，经过激烈的辩论，以多数票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了春笋岭突击排的建立。第二天，郑大强和另外两个同志，由小徐引路，越过湍急的溪谷——丫叉河，背着铺盖，翻山到了春笋岭。

## 二

突击排住的房子，原先是山村猎人们冬季狩猎时临时搭的土墙草顶房，年数久了，已经相当破旧。二十五个青年上来以后，把它修补、打扫了一番，用竹片编了道门。

郑大强和青年们一起睡在用杉木板条钉起来的统铺上。

“场党委正式批准春笋岭突击排啦！”郑大强从挎包里拿出一迭卡片，“记工卡，连队里也托我们捎上来了。”

李庆喜一数记工卡，有二十八张。就问：“怎么多了三张？”

“我们三个人的，也放进去了。”郑大强指着局里另外两个干部说。

“你们也要这个？”

“干革命不靠记工卡逼，对不？”

“对！”

“应该这样。”郑大强觉得，每次下基层，可以从群众身上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他微微点着头说，“这记工卡，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那层含义。”

“唔？”李庆喜不解地瞪大了眼睛。

郑大强诚挚地说：“我们机关不少部门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人到哪里蹲点劳动，卡就带到哪里交给群众，为的是让它成为群众检查、监督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一种手段。”

又是“一种手段”！同样是记工卡，郑大强和杨彬把它当作截然不同的两种手段。李庆喜不觉深思起来，喃喃地说道：“想不到，小小记工卡上还有这样的矛盾……”

晚上，李庆喜抽出郑大强那张记工卡，仔细琢磨，上面：一月份，有红光农场五连一班的签字；二月份上半月，有青锋农场种子连的签字，下半月，是市属饲养场的……看着一行行风格不同的记工字迹，仿佛看到郑大强肩扛锄头，在农林战线的广阔天地里烙下的串串脚印。李庆喜小心翼翼地把这张卡片，又插回到那一整迭当中。他觉得，这一张，和其他的有些不一样；但，他又觉得，它本来就在它们中间；他还觉得，这张记工卡上，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啥呢？一时又说不出……

郑大强到春笋岭以后，和大伙儿一起干，山林变样啦！在老郑倡导下，山上组织了两支小分队：一支是民兵小分队，巡逻岗守山林，还在春笋岭出山到公路的必经卡口豹岭脚前面，设了一个岗哨，和森工局检查站的同志配合战斗；另一支是文艺小分队，到各个连队和附近的生产队去宣传保护国家山林的意义。白天，老郑带着青年们给山林疏伐、培育、开防火道；晚上，他带着青年们到老职工、贫下中农家串门儿，作山林管理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调查研究。在调查中发现，豹岭脚的富裕中农“小九九”不但到春笋岭上偷运过困在深山的“困山材”，而且和林场里的个别人有勾搭。郑大强向场党委作了反映，研究以后，一方面和豹岭脚贫下中农联系，让他们去村内加强教育，一方面去林场作

进一步调查。同时，发动机关干部，花了几一个星期天，到春笋岭把一批“困山材”扛下了山。

打这以后，李庆喜他们的劲头更高了。郑大强蹲点结束回到市里，写了一份春笋岭的调查报告，高度赞扬了春笋岭的青年们不怕压、不怕苦、不为钱、不为利，一个心眼儿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山林的崇高精神。随着这份报告，郑大强还附着一份请求书，请求局党委批准他到豹子山林场和青年们共同奋斗。

### 三

不久以后，豹子山林场传出了一个消息，说局党委根据豹子山林场斗争的实际需要和郑大强本人的请求，决定把郑大强正式调到豹子山林场担任党委书记了。豹子山的群众、春笋岭的青年们，一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欢欣鼓舞！

那天，罕见的大风大雨袭击着豹子山。傍晚，春笋岭的草房开始漏雨了。小伙子们用一只只面盆接着。伴着“叮叮咚咚”的滴水声，他们照常坚持学习了一小时，照常向豹岭脚哨卡派了值班民兵。雨，越下越厉害。看样子，这土墙房子有倒塌的危险！李庆喜和大伙一商量，决定到场部先借点油毛毡来应急一下。于是，三个青年，带上李庆喜写的借条，冒雨下山去了。

杨彬一听说青年人来借油毛毡，脸一沉，说：“不行！这油毛毡是确保场里的重点工程的，不能派别的用场！”

青年人说：“老杨，雨再漏下去，春笋岭的土墙房顶有倒塌危险啦！”

“那你们自己想想办法嘛，突击排连这点困难还不能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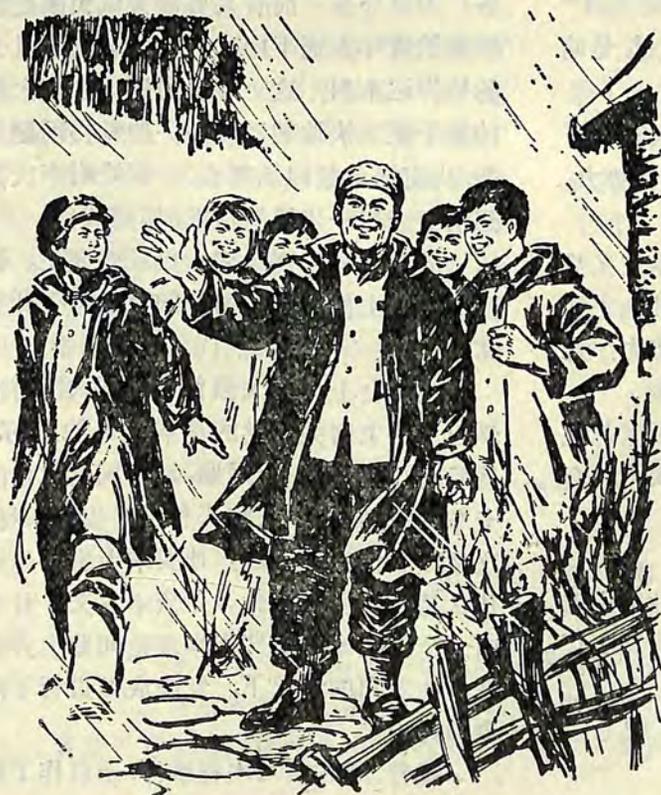
青年人被这冷嘲热讽的话激怒了。“你这是存心想难住我们！”

“怎么能这样说呢？”杨彬突然灵机一动，佯装一副很关心的样子说，“让你们在这么大的雨水里淋着，我实在于心不忍。这样吧，你们等雨小点的时候，先撤回连队去，过几天再说。”

青年人一咬牙，转身就走，到门口，回过头来憋足气说：“天坍下来，我们也要在春笋岭撑下去！”

青年人走远了。杨彬抓起电话，摇到运输连，找到了那个姓陈的调度员，要他马上派卡车到豹岭脚，把那批木头运出来！

原来，自从春笋岭驻上了突击排，杨彬在计划外到春笋岭搞一批好木料的算盘落空了。这时，豹岭脚的“小九九”正愁一批以前偷来的木材无法出手，那个姓陈的调度员，就在中间活动起来。杨彬呢，只要能弄到一批木材就行，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自李庆喜他们在豹岭脚一带设了民兵哨卡以后，管得很紧，木材老运不出来。今夜，机会来了，又是风又是雨，李庆喜他们肯定顾不上护林了，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杨彬正在打着如意算盘，冷不防小徐和另外几个在场部的党委委员一起来找他，责问他为啥不给春笋岭油毛毡？正在激烈争论之际，郑大强到了！

一路上，郑大强盯着扑打在车窗上的急雨，心里惦挂着春笋岭草房里的青年们。所以一跨进党委办公室，就问：“大风大雨的，春笋岭和高山连队怎么样？”

小徐抢着把刚才争论的情况汇报了。

郑大强听罢，眼睛微微一眯。他深深了解：春笋岭的青年们不到万不得已，是决不会轻易来借油毛毡的。他怎么也呆不住了，在屋里来回走动，说：“支持不支持春笋岭，这不是一个具体的小问题，而是我们林场发扬什么、扶植什么的原则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路线问题！”郑大强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激动，缓了一下又说：“老杨，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不同意见，我们还可以畅开争论，但今天没有时间，得赶快抽出油毛毡支援他们。”

就这样，郑大强满身雨水，茶没喝一口，脸没擦一把，行李铺盖一搁，就带领小徐他们几个机关干部，涉过了叉河的激流，又奔上了通向春笋岭的山路……

春笋岭上，草房正在危急中。一阵狂风，把油灯吹熄了，房顶一角的茅草，被卷走了，大雨倾泻而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队人马，扛着一卷油毛毡，冒着风雨奔来了。

“是老郑他们来了!”青年们齐声惊呼起来。有几个忍不住,热泪涌满了眼眶。……

待屋顶上铺好油毛毡,每个人的身上,没有一处是干的了。还没等屋里整顿停当,郑大强就关切地问李庆喜:“今夜,豹岭脚的哨卡怎么样?”

“已经派了。”

郑大强又满意、又感动地点点头:“我看看去。”

“不。你够辛苦的了。”

“值班的同志更辛苦啊!”

郑大强推开竹片编的门,抬头一望:春笋岭上到处是木材,他的目光重又在竹门上停了片刻,想:青年们为了管理好满山的林木,自己却睡在这样简陋的土墙草房里,不任意去动用一根国家计划采伐的林木,这种精神,多么崇高啊!

李庆喜跟着出了屋。两个人一边谈心,一边朝豹岭脚前面的哨卡走去。

“喜子,你说说,管山林和用木材,是啥关系?”

“哈,你一来,又出题了!”李庆喜想了想,回答:“管山林,要管住资本主义势力;用木材,要用于社会主义建设。”

郑大强接下去说:“不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就搞不好社会主义建设;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就更有力度地打击资本主义势力!是吧?”

“嗯,是这样!老郑,这些天,大家都在议论规划,不但要管理好山林,还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再添一把劲儿!”

“好哇。怎么个添法?”

“我们设想,在春笋岭再造它几间土墙房子,就地取材,就地锯料,把木材加工厂办上山来!”

“嗨,喜子,咱们又想到一路去了!”

……

正当他们走到半路,豹岭脚哨卡上值

班的民兵迎面急匆匆赶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卡车司机。

“呵,是老郑!”司机认出郑大强来了。

“怎么,你在这儿?”

“今夜,陈调度员叫我去执行一个奇怪的紧急任务!”

“怎么回事?”

司机气喘吁吁把事情讲了一遍,说:“我觉得,这里头有疑问:怎么去找‘小九九’这样的人运木料?为啥又要急急忙忙、冒着大雨干?我越想越不对劲儿,车开到哨卡,就索性停下,把情况跟值班民兵摊开了。”

关于“小九九”的活动,郑大强早就听说了,这些小生产者趁着风雨之夜搞混水摸鱼的伎俩也早在预料之中。站在风雨之中,郑大强认真思考起来: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偷偷摸摸的干?难道真是公家的紧急任务?为啥今夜一面有人要借大风大雨把春笋岭的青年人逼下山,一面就有人趁机去豹岭脚运木料?这一连串问题,在郑大强的脑子里飞快地转动着……他觉得问题复杂,决定马上赶回场部去,一面吩咐李庆喜到哨卡去进一步摸清情况,加强戒备。

等郑大强赶到场部,已经天亮了。他马上以新上任的党委书记的身份,召开了党委会。

党委会上,郑大强首先组织大家再次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党的基本路线的指示。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动用国营林场的卡车,去向富裕中农购买私自采伐的木材,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他要求大家首先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根本理论上弄清楚。在老郑的提议下,党委成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接着,郑大强对木材事件,亲自作了调查。原来,“小九九”那批木材确是杨彬通

过陈调度员去搞的。在前，杨彬曾几次要技术员改变干部家属大楼的设计方案、提高设计标准。一道玻璃窗不够，还要加纱窗、铁栏窗，屋内要配壁橱，楼上楼下要单开间独进独出……为此，按原设计方案拨付的木料不够了。郑大强又了解到杨彬想乘大动土木的机会，为自己搞一套新式家具。郑大强清楚地意识到杨彬这样的干部不注意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贪图安逸，追求享受，已经滑到了多么危险的地步了！

这天，郑大强急步朝杨彬家里走去。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地说：“老杨，‘小九九’那批木材，是你叫人去搞的？”

“呃……是这样：家属大楼，还缺一点……我想，反正是出钱的嘛……”

“好一笔生意！为了搞阔气、排场，不惜改动设计，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搞在一起，你看你滑得多远了！”

“我是想，”杨彬还在强辩，“这也是百年大计，既然造大楼，就搞得完整一点。这对促使干部长期稳定在林场也有好处嘛！”

郑大强一听火了：“你怎么说得出口的？你到春笋岭去住一住，到那些高山连队去看一看，你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而且你对我们林场干部的革命精神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在林场干革命是为了追求享受吗？”

“我，我也不是吃不起苦，我滚过山沟沟、住过草棚棚……”

“如果你把这些当作今天搞特权的资本，那倒值得查一查，你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郑大强一发“子弹”射到杨彬灵魂深处，“我们许许多多革命的老干部，和你相反，正把曾经经历的艰苦奋斗，当作继续革命的动力啊！他们为了，不是当官做老爷，而是一辈子做人民的勤务员！”

这时，李庆喜和几个青年，赶到杨彬家来找郑大强。根据他们几天来的调查，富裕中农“小九九”在林场个别人的纵容下，盗窃了不少贵重木材，特别是前一个时候，胆子越来越大，还扬言林场党委都要向他索木材呢！

郑大强听了，对杨彬说：“你听听，你这样干，起了什么作用？”

杨彬到这时才开始有所触动，勉强说：“我该检讨，我该检讨！”

这天晚上，场党委继续开会，会议还邀请了李庆喜以及部分连队的干部参加，会议一直开到下半夜，人们回顾了春笋岭突击排建立以来的这场斗争，并提高到理论上进行了热烈的批评、讨论……

土墙屋外，“轰隆”一声春雷震撼大地。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唰唰唰，萌发着、生长着。啊，满山遍野、满山遍野……

（题图：俞子龙 插图：陆根法）

## 本刊启事

- 一、来稿中语录、引文务请详细注明出处，以便核对。
- 二、诗歌来稿除长诗外，短诗、组诗、小叙事诗都不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逾期三月未接到通知者，可自行处理。请勿一稿两投。

# 水妹子

曹雨煤



小路，象山里人额上缠的裹头帕，绕了一圈又一圈。有时看上去似乎到了尽头，但走近时，眼前又会闪出一条新的小道来。

“还没有到吗，杨大姐？”跟我同来的两个机关女青年问我。她们第一次走山路，有些不习惯。

“快了。”我安慰说。其实，我心里比她们还着急哩，巴不得一脚就到谷侂寨。

谷侂寨是个苗族山寨，离县城有一百几十里路。二十多年前，还是土改的时候，我曾在那里搞妇女工作，住了半年多。今天，省里召开妇女代表大会，为了整理一批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妇女典型材料，我又到谷侂寨来了。阔别二十多年，激动的心情，真有些按捺不住了！

黄昏，我们到了谷侂寨。生产大队长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他惊喜地叫道：“你是……杨大姐？！”我细细一瞧，也认出站在我面前的大队长，正是石匠的儿子石大光，当年他只有锄头把高。

“早听说省里要来，没想到是你！这些年，谷侂寨乡亲可想念你们啊。”

“这不是来了嘛。”我笑着说……

石队长很快就把我们安顿妥了，他笑着说：“路上累了，先歇歇气，开完会我就来。要不，大伙见你来了，准不会让你休息。”

我连忙说：“不累。你们开什么会？我跟你一路去吧，我心里也惦着乡亲们哩。”

“也要得，那就一块参加‘纳新’会，熟人们都在。知道你来，社员们该喜蹦啦！”

一路上，我想到哪问到哪，石大光也滔滔不绝地摆谈着这些年谷侂寨的变化。

“今晚谁‘纳新’？”我问。

“水妹子。”

“水妹子？！”呵！我想起来了——

土改工作队进谷侂寨不久，一个月半的晚上，夜已很深，金黄色的圆月渐渐落下来，象挂在树杈上一样。人们都熟睡了。我们正在研究谷侂寨的斗争情况，忽然，大门“嘎吱”一声被推开了，一阵冷风把桌上的油灯吹熄了。

“谁？”我们警惕地问道。

黑洞洞的屋外，没有人应声。

我划上火柴把灯重新点亮，只见门外站着一个人，打着赤脚，头上缠了一圈说不出是啥颜色的烂布帕子，身上襟襟拉拉的破布片，几乎遮不住体肤。要不是那对乌溜溜的眸子里流露出一种特有的羞涩外，简直辨不出站在门口的是个十七、八岁的苗族姑娘。她惊悸但又充满希望地看着我们，不说话也不进屋。

深更半夜遇到这么一个怯弱的女孩，我们心中的疑团已消了大半。我把她拉到跟前，问她有啥事，她不言语。过了好久，她才冒出一句话：“石洞天家里水井里的鱼死了！”

“水井里的鱼死了？！”我们听了十分纳闷，这也值得来报告！

“小丫头，你慢慢说清楚，到底是咋回事呀？”我拉她坐在床边，问她。

“井里有闹药！”她大声说。

这话象火眉子点着了炸药，把屋子震爆了，顿时大家明白了是咋回事，便提着枪，追到了财主石洞天家。

原来，谷仡寨是个严重缺水的地方，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处水源。寨子里唯一的一口水井也给石洞天霸占了，穷苦人佃他家的地，还得租他的水。每天鸡刚啼，寨上人便背着竹筒瓦罐，来到石洞天的院坝前排队等候着。直到太阳晒到屁股上，石洞天起床后，家丁才按各家人头，一瓢一瓢地分水。来迟的人，就只能分到泥浆水了。

那年月，谷仡寨的穷人不要说吃一顿饱饭了，连喝口水也不敢放开喉咙，累死累活忙到头，秋后交了地租，剩下的几颗粮食，还得交水租。

解放了，水井回到了穷人手里，石洞天再不敢收水租了，但心头一万个不甘心，于是起了歹心。深夜里，他先用坛坛罐罐给自家装满了井水，然后便狠心地往井里丢了

耗子药。不料响声惊醒了睡在不远处的丫头，她摸到井边一看，愣住了，井里飘起好几条死鱼。于是，她便向工作队报告来了。石洞天的这个丫头叫水妹子。

斗争石洞天那天，水妹子第一个跳上台，压在心里的仇恨，第一次这样倾泻：饿死的阿妈，带领穷人抢水被石洞天打死的阿爸，自己抵债当丫头后的遭遇……她的控诉象一把火，点燃了寨子里穷苦人胸中的烈焰，吓得那个石洞天瘫痪在地上。水妹子成了土改积极分子，通过她，我们把谷仡寨苗族妇女发动起来了……

我正想着，石队长把我带到了会场。党员和社员群众坐满了一屋子，事先我跟石大光打了招呼，不要声张我的到来，以免冲淡这肃穆的气氛。我找了一个边角坐下了。

一股股浓烈的叶子烟味，直往我嗓子里钻，虽说呛人，却使人感到亲切。我扫了一下会场，三盏雪亮的马灯放在桌上，墙上有一条醒目的红纸标语，上面写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啊，这条标语又把我带到了土改工作队即将离开谷仡寨的一个晚上——

翻身后的苗寨沸腾了。欢送晚会的群众，唱着跳着，把晒坝挤得水泄不通。千百年来过着牛马生活的谷仡寨穷苦人，真正当家作了主人，他们在向新的目标前进。

这时，水妹子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在我耳边细声细气地说：“姐，你常跟我们说，‘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几个字咋写？”说着，她把一支铅笔塞在我手里。

临别之时，我被水妹子这种真挚、纯朴的感情激动了，差不多是噙着眼泪在那张粗糙的纸上，一笔一笔地写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几个字。第二天一早，忽见寨子里最高的一座山上，出现了一条巨大雪白的标语，“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九个白

生生的大字，虽然写得歪歪斜斜，却在阳光的辉映下，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我一下明白了是谁干的。一打听，果然不错，水妹子约了几个苗族姑娘，昨夜晚提了一桶石灰浆，打着火把上了山，操起大扫把，照着我写的那几个字，一笔一划地精心描着，九个字，她们描了整整一夜……

想到此，我的目光在人群中移动着，寻找着水妹子的身影。这时，石大光对众人说：“今晚的‘纳新’会，来的人不少哩，”他扫了我一眼，接着说，“等支书来了就开会，水妹子呢？来，领大家唱个歌！”

一听到叫水妹子，我心头一震，她在哪里？这时，见人群中站出一个人，她穿一件灰布衫，扎两根短髻髻。她扯起嗓门领大伙唱开了。

啊！我愣住了，站在我面前的竟是个



二十来岁的姑娘。

“你叫水妹子？！”歌声一停，我奇怪地问她。

“嗯。”她点点头，愣愣地盯着我。

站在一旁的石大光，这才恍然大悟，他一阵哈哈大笑，对社员们说：“告诉大家一个事情，这位就是土改时的杨大姐，刚从省里来……”话音刚落，人群中不少人认出我来了，一个个象亲人似地拉着我的手，拽着我的胳膊，喊着我的名字，几个土改老积极分子高兴得热泪盈眶。

“当年的水妹子呢？”我问。

“到公社去了，一会儿就来了。”石大光笑着说。我指着那也叫水妹子的姑娘，不解地问道：“她也叫水妹子？”

这一问，引得哄堂大笑，众人七嘴八舌地向我摆起这位水妹子来。

她叫阿珍，上海姑娘，父亲是电机厂的老工人。文化大革命中，阿珍与红卫兵小将们到遵义后，便到谷仡寨访贫问苦，进行农村社会调查。

阿珍姑娘一进寨子，便问：“旧社会，谁的苦最大？仇最深？”

“水妹子，”社员们告诉她，“她妈是饿死的，爸是财主打死的，她自己是石洞天家的丫头。”

“她人呢？”

“青龙山工地。”当时，谷仡寨人在“农业学大寨”精神鼓舞下，正战天斗地，开山劈岭，准备从二十多里外的青龙山上把水引进来。工程相当艰巨，谷仡寨群众艰苦奋斗，连点灯的油都省下来拿到工地照明了。

阿珍一口气上了山。在工地上，她没找到水妹子，却看到了比自己年龄小得多的，和比自己母亲年纪大得多的“半边天”们，在开凿青龙山的脊背。那叮叮咣咣的钢钎铁锤声，那背石块、掀石块的号子声，振

奋着阿珍的心。她赞叹地问：“这么大的工程，谁指挥呀？”

“水妹子。”女社员自豪地说。

又是水妹子！阿珍心里再也无法平静，急促地问：“她在哪儿？”

“山上。”众社员往前一指。阿珍抬头望去，吃了一惊：在悬崖峭壁处，有一伙人悬在空中，一锤一锤地往岩石上猛砸，脚下是万丈深谷。

“那穿青布衫的就是水妹子。”一个女社员对阿珍说。

阿珍听了拔腿就要走，众人一把拖住她，劝道：“去不得，摔下去没命啦！”

阿珍哪里肯听，抓着一根绳索就爬，社员们都为她捏了一把汗。正在山腰掌钎的水妹子看见了，大声对下喊道：“快下去，危险！”

“我找水妹子！”阿珍还是往上爬。水妹子望着这个陌生的姑娘，心里暗暗赞许。不一会，阿珍来到水妹子跟前，劈头就说：“我拜你为师来啦！你得好好跟我说一说谷伍寨，说一说你自家。”

水妹子听了咯咯笑道：“穷山沟有啥值得摆的哟，谷伍寨跟别处比，落后哩。”

阿珍哪能罢休！她白天与贫下中农一起劳动，晚上就与水妹子合睡一条被子。一连好几天，她把谷伍寨的贫下中农都访问遍了。……

阿珍她们要离开谷伍寨了，临走那一天，阿珍拉着水妹子的手，说道：“一年之后，我再来！”

水妹子笑着说：“那么远，难得再来哩。”

“不，我会来的，象青龙山的水，一定会流到谷伍寨来一样！”阿珍倔强地说。站在一旁的一个姑娘，俏皮地插嘴道：“那你也成水妹子啦！”这句话把大伙都说乐了。

“就是要做谷伍寨的水妹子！”阿珍把



挎包一背，下山走了。

一年后，谷伍寨生产大队敲锣打鼓地欢迎从城里来落户的知识青年。忽见一个姑娘走到生产大队长石大光身边，撂下行李，擦了擦汗，说了声：“我来啦！”社员们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一年前来山寨访贫问苦的上海姑娘阿珍。

“青龙山的水流进来没有？”阿珍问。

“水妹子都来了，水还能不来？快啦！”还是那个俏皮的姑娘答道。众人哈哈大笑。

从此，水妹子的外号就这样传开了。

阿珍来到山寨后，马上投入了水利工

程的建设。她头一次上山，见队上姑娘们抡大锤，也不示弱，从别人手里抢过铁锤就砸，谁知双腿双臂都不听使唤，一个虚闪，连人带锤一起滚下了坡，在场的人都吓住了，等抬她起来时，发觉她脸上、手上青一道红一块，脚上还淌着血。石大光一见急了，赶忙说：“快抬她回寨去，找赤脚医生包扎包扎！”

“不！”阿珍站起来，掸掸身上的土说，“我练！”

果然，不到一星期，她抡起八磅铁锤猛砸稳打，象个山里人了。有人跟她逗笑问：“这里比上海咋样？”

她回答道：“有上海所学不到的东西。”  
……

我望着人群里的这位水妹子，黑黝黝的脸庞，一双手臂粗壮圆实，哪里还象上海姑娘！

“水流进来了吗？”我问她。

“你听，”她用手往门外一指。我侧耳细听，如真，附近传来泉水轻轻流淌的声音。

“真象黄浦江的水哩！我们还要把浦江两岸的灯光带到山里来呢！”阿珍一边说一边咯咯地笑起来。

“跟你一样，在谷仡寨落户不走啦。”我笑着说。

“她明天就走哩。”那俏皮的姑娘说。

“去哪？”我问。

“回上海。”阿珍说。

“咋要离开这里？！”我惊异地问她。

“离开？”她又咯咯地笑起来说，“撵我都不走哩。”

“她是去把电带回来哩！”有人这样说。

“把电带回来？！”我有些诧异，阿珍却又咯咯地笑个不停。

原来，是这么回事：在开闸放水的那天，整个谷仡寨都沉浸在欢乐的水声里。老人们捧着白花水的水，流下了激奋的泪水；

年轻后生一个个跳进水里打滚嬉闹；晚上，寨子里跟过节一样，通宵不眠。阿珍也一样，她为自己能亲手参加谷仡寨的艰苦创业而兴奋，她在想着谷仡寨的明天：能不能在山上修个蓄水库，让青龙山的泉水往下冲泻，带动发电机，在谷仡寨建一个小型水力发电站。

想着想着，阿珍再也睡不着了，等不到天亮，她就去敲开了支书的门，摆了自己的设想。支书听了称赞不已，高兴地说：“到底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人，想到我们前头去了！”

第二天，支委会讨论了这件事，大伙齐声说：“山沟里需要这些好后生哪！”

阿珍受父亲影响，从小就喜欢摆弄电，在上海时，谁家的电灯坏了，或者装个插头，接个线什么的，她都自告奋勇地去帮忙，是里弄里出了名的“业余女电工”。现在听说党组织支持她的设想，高兴极了，没几天就画出了水电站的草图。大队党支部又组织了一个“突击小分队”，由阿珍当队长，到实地勘察测量起来。

公社党委一听汇报，大力支持。社员们听了，更是喜得没法形容。千百年来，谷仡寨的乡亲们做梦也没梦到过电是啥东西，今天，竟然要在过去连吃水都十分困难的谷仡寨，用水来发电，这怎不叫人劲头十足！

阿珍把草图、资料连同操作方案，一齐寄给了父亲。电机厂党委和工人群众积极支持这个新生事物，帮助她修改了草图和方案。修改后的图纸放到贫下中农中间一讨论，觉得比原先的设计更简便更省时间，这下，大伙再也等不及了，水电站便开始动工了。

这时，队领导对阿珍说：“你来寨子三年啦，该回家看看去了。”

阿珍却说：“哪顾得上回家呀，谷仡寨

就是我的家。”说着，一扭头又到水电站工地去了。

眼看水电站快完工了，一天，支部书记对阿珍说：“给你个任务，回家看看去，代表贫下中农谢谢电机厂的工人老大哥，再把有关电的知识和技术带回来，我们等你回来发电哩。”

阿珍这才同意回上海探亲去。大队党支部经过考察和研究，决定在阿珍探亲以前，吸收她为新党员……

我见阿珍掩饰不住的幸福神情，欣喜地对她说：“原来你是谷伍寨的新水妹子，难怪我认不出来啊！”

她颀颀地一笑，说：“比起支书来，差得远哩。”

说笑间，有人说了句：“支书来啦！”我扭头一看，进来一个中年妇女，头上缠着白帕子，她精神抖擞地把背上的背兜朝地上一放。

“就等你开会了。”大队长石大光说道。

“开吧，我生怕耽搁了哩，要不是今晚这个会，公社王书记就把我留下啦。”

“你带啥回来了？”

“好东西，阿珍最喜欢的。”

阿珍一听，跑到背兜前一翻，惊喜地叫了起来：“电线！”

“还有几十根电杆，公社也批下来了，就等着我们去砍了。”支书补充道。

阿珍高高举起电线，笑着对支书说：“这次你想到我前头去了！”

“还不是公社支持的！有了电，我们就着手建小化肥厂，往后啊，谷伍寨还要实现机械化哩。”

支书几句话，乐得众人合不拢嘴。

我终于认出来了，这位女支书就是二十多年前的水妹子！这时，石大光对女支书说道：“你看看，这是哪个啊？”

我再也憋不住了，喊道：“水妹子！”她

先是一愣，很快就认出我来，惊异地叫道：“啊！是杨大姐！”

一屋子的人，都笑开了。

水妹子说：“这些年，我常跟大光说起你们土改同志，写信吧，省里那么大，不晓得你们在哪里工作，我怕你把我们忘啦！”

“一辈子也忘不了谷伍寨的乡亲们哪，”我说，“都怪我这些年坐机关没下来，今后得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啊。妹子，这些年你进步得快呀！”

“差哩，为党做的事还很少。”她说。

听她的话，我心里一阵热乎，正想拉她坐下来，猛然，我浑身象触电一样惊诧了！她的一只袖子是空的，再一摸，果然，少了一只左胳膊。

“妹子，你的手……”我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那知，她却爽朗地大笑起来，用右手把那只空袖管一捏，说道：“舍了一个手臂，却上了一堂严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课，又换来清凉凉的泉水，划得着！”

我感动得不知说啥好，浑身上下热辣辣。

事情是这样的——

就在青龙山隧道即将凿通的时候，刚从城里遣送回乡的坏分子、老地主石洞天的儿子，趁着一个雨夜，偷偷地溜进炸药棚，在一包炸药上安了雷管，点上了火。正在巡逻的水妹子和阿珍发现了这个破坏活动，水妹子当机立断抱起那包炸药往山上跑，还没等她拉断雷管线，“轰——”的一声巨响，她倒下了，炸药棚安然无恙，一场灾祸幸免了，可是她的左胳膊断了……

这时，阿珍已追上那个坏家伙，死死揪住他，那家伙气力很大，拔刀顽抗，阿珍拚命抵住他的右手。当山上传来一声轰响时，阿珍两眼都红了，胸中燃起了万丈怒火，她一口咬住那家伙的右手腕，又趁那人拾刀的当口，一个箭步跨在那人身上，两手紧紧

# 把铁拳攥得更紧！

——夜读《国家与革命》

刘希涛

午夜里，  
银月照窗櫺。  
明灯下，  
细读《国家与革命》……  
透过那闪亮的字行，  
我仿佛看见：  
有无数铁拳在攒动——  
它挟着巴黎公社，  
咆哮的雷电；  
卷过彼得堡，  
阴霾的上空；  
化作阿芙乐尔号，  
怒吼的炮筒……  
敲响了——  
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  
于是，千百只铁拳，  
纷纷聚拢——  
把无产阶级专政，  
六个赤金大字，  
高高举向苍穹！

啊，风云万里……  
啊，岁月峥嵘……

无产阶级专政，  
经受了多少次  
血与火的洗礼；  
在社会主义征途上，  
显示威力无穷！……  
每前进一步呵，  
都有严峻的斗争！  
那些被埋葬的——  
资本主义死尸，  
还在散发臭气；  
那些多变的——  
修正主义“白骨精”，  
仍在乔妆骗人。  
私有制的废墟上，  
滋长着复辟的毒菌；  
小生产的土壤里，  
爆出绊脚的葛藤……  
就在列宁的故乡，  
一群可恶的蝼蚁，  
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梁，  
贪婪地蛀蚀殆尽……

啊！神州大地，

卡住他的脖子，那家伙没命地叫唤：“唉哟，勒死我了，快放开吧，饶命哟……”

愤怒的群众胸中象燃了一把大火，把狗地主石洞天和他崽子一起揪到现场，狠狠地进行了斗争。血的教训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阶级斗争的尖锐严酷。从此，革命大批判的烈火，在谷伍寨燃得更旺了。……

听完人们的叙述，我望着阿珍那挺拔的身影，又抚摸着水妹子那断了的手臂，激动地说：“妹子，为革命，为社会主义，你吃了不少苦啊。”

“哪里呀，姐，”她笑着说，“离党的要求还远哩，奋斗得还不够啊！阿珍她们这一代可比我们强多了。姐，还记得当初我学文化的那阵，你教我写的那几个字，我一直揣着哩。”说着，她从荷包里摸出一个小本本，从里面翻出一张粗糙的已经发黄的纸，“这是我今晚送给阿珍的礼物。”

她打开纸条，现出了一行用钢笔重新描过的字迹：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二十多年的今天，我再次被当年的水妹子，今日的女支书这诚挚、纯朴的感情激

警钟长震！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风云，  
无产阶级铁拳永远攥紧！  
文化大革命——  
东风浩荡；  
批林批孔——  
红雨倾盆！  
冲刷千年污垢，  
催出遍地新笋……

啊！春雷声声……  
啊！烈焰冲腾……  
威武的炉前工——  
猛挥钢钎捅残渣；  
把面带三分笑的  
政治暴发户，  
戳他千百个窟窿！  
年青的女焊工——  
点燃义务劳动的弧光，  
向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  
发起猛烈的进攻！  
那闪闪发光的——  
三分钱盐的故事，

好似一柄利刃，  
猛砍着资产阶级黑绳！……

呵，学习《国家与革命》，  
激起我心头  
热浪千层——  
我们要弄懂弄通——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把铁拳攥得更紧，  
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造成资产阶级——  
不能存在也不能产生的条件，  
彻底铲除——  
资本主义复辟的孽根！

呵，轻轻合上书页，  
眼前霞光飞升；  
看，沧海涨起春潮，  
拥出红日一轮！……

动了！

“纳新”会很晚才结束，当全体党员一致通过阿珍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时，这个工人阶级的后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留下了壮丽的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此时的阿珍，心情异常激动，我的心情跟阿珍一样激动。二十多年前的水妹子，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二十多年后的水妹子，又给这印象增添了新的光华！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有多少新的一代，

象水妹子一样，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啊！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女支书带领下，参观谷仡寨人用双手创建的水电站。跟来时一样，我们在小路上绕了一圈又一圈。

山里的路啊，一程又一程，无止无境，沿着它，可以一直走到山的顶峰。

（题图、插图：陆成法）

# 光辉的便条

谢其规

星移云驰，  
岁月不能给它蒙沾灰尘，  
时间越久，它越是光彩照人。  
半个世纪了，声音还是那么亲切，  
列宁的便条，句句发人深省；  
光辉的榜样呵，  
时刻在校正着我们的言行。

列宁，把全部智慧和力量，  
生命的每秒每分，  
都献给了进攻的阶级，  
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  
他日夜呕心沥血地写作，  
把无产阶级求解放的利斧铸成；  
他引导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  
穿过急风暴雨的黑夜迎来光明。  
他运用铁腕狠揍敌人，  
却又操心着千百桩群众的“小事情”：  
从幼儿饮食的牛奶饼干，  
到派教员把文化知识授给士兵……

为人民的生活驱扫阴霾，  
他倾注了巨大的热情。  
可列宁从不要求给自己“特殊待遇”，  
他心中全然没有个人——  
他和工人一样嚼着黑面包，  
甚至没有牛油也吃得那么高兴；  
他穿着那件又旧又薄的粗呢大衣，  
屡屡劝说，都不肯换新，  
以致那个大胡子贫农华西里，  
见到他还当是普通的赤卫队士兵……

列宁的生活那么朴素，  
使工农兵个个愿意亲近；  
列宁的作风那么纯正，  
使人们时刻警惕不让金钱熏臭灵魂。  
正是这样，当布鲁也维奇，  
擅自为列宁加了三百卢布月薪，  
列宁立即给了他严重警告处分。  
是的，我们完全理解布鲁也维奇的心  
情：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导师；  
照顾列宁的生命和健康，  
是整个阶级赋予他的重任——  
狼嚎狗吠，他把列宁转移到安全处，  
环境艰苦，怎能让革命导师挨饿受冷。  
可列宁，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公仆”，  
做了该做的事，不能特殊加薪。  
人民委员会主席——炊事员、车工……  
职务有分工，担子有重轻，  
可都是为了把革命车轮向前推进。  
无产阶级的干部，  
决不能象资产阶级官老爷，  
一年官，十万银，  
住公寓、别墅，吃美馐佳珍，  
日子越过越无耻荒淫。  
正是这样呵，即使只给列宁  
加上一个卢布的薪金，  
列宁也决不会答应！

呵，列宁的便条，  
难道仅是写给布鲁也维奇一人？  
那“严重警告”，  
不也如警钟阵阵敲呵，  
敲在我们的心：  
参加革命，是为推动历史前进，  
还是把它作为“捞一把”的资本？  
“功劳”——是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

还是以此高价向人民索取酬金？  
入党誓言呵是否在实践？  
《国际歌》在嘴里有否变音？  
什么“没有功劳有苦劳，  
享受一点不过分”，  
什么“地位这么高了嘛，  
特殊一点不要紧”……  
快唾弃资产阶级那一套！  
不要让私心膨胀到全身臃肿，  
不要被资产阶级铜臭熏昏，  
切记住“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  
快清除资产阶级法权  
传给自己的病毒、霉菌，  
使我们迈出的每一步，  
都符合《共产党宣言》的精神。

呵，光辉的便条，  
永远是我们的座右铭——  
对敌人，我们学习列宁，  
永远做无坚不摧的利刃；  
对人民，我们学习列宁，  
永远象老黄牛那么勤恳。  
我们要做铁道线上的枕木，  
在每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在每个花香四溢的早晨，  
驮着闪亮的铁轨，  
让时代列车向着共产主义高歌猛进！



# 向十六个小将致敬

张呈富

中南中心合作食堂的十六个青年数年如一日，  
拒腐蚀，永不沾，受到人们热情的称赞。

你们把店堂当作战场，  
你们把店堂当作阵地，  
面对着资产阶级的进攻，  
你们寸步不让，主动出击！

有人说，一点一滴，一分一厘，  
微不足道，何足挂齿，  
不！这分明是腐蚀思想的缺口，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就在多盛的一两面条中，  
你们闻到了旧社会散发的臭气；  
就在油水特别多的馄饨里，  
你们看到了糖衣炮弹的诡计……

粉碎资产阶级法权的挑战，  
破除小生产者的陈规恶习，  
耳畔鸣响着拒腐蚀，永不沾的警钟：  
要同私有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

昨天，多少先辈为了共产主义，  
浴血奋战，冲杀在枪林弹雨里；  
今天，你们接过红旗，继续前进，  
无声的战斗比有声的战斗更加激烈！

你们干着普通而又平凡的工作，  
却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奇迹；  
你们在为无产阶级专政垒砖添瓦，  
正在筑成一道防修反修的无形长堤！

任凭香风毒雾弥漫，  
任凭糖衣炮弹袭击，  
你们有炉火一般的热情，  
你们浑身充满着青春的朝气！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是你们战无不胜的锐利武器；  
刻苦攻读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字字落实在点点滴滴的行动里！

读着你们闪光的事迹，  
每一个党员和干部都要问一问自己：  
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  
如何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

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亿万青年昂首阔步高举火红的大旗；  
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啊，  
正在我们的脚下缩短距离！



## 费多尔的去、现在和将来

——读苏修短篇小说《扎格达伊金和他的孩子们》

魏 峡 安

毛主席曾经指出：“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经常愿意读一点反映苏修社会各方面的种种资料，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在内。它们从反面证明着马克思、列宁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论述的正确，以及我们今天学习和落实这些论述的重要意义。倒要感谢日益堕落的苏修文学界，不断为我们的学习提供很有价值的反面参考资料。请看，放在我们眼前的这个短篇小说，篇幅不长，情节简单，只写了伏尔加河边一个建筑托辣斯经理费多尔的一次家宴，但却又象是给苏修社会开了一个“窗口”，让我们透过它认识一些人，看到俄罗斯大地上所发生的社会变化。

我们不妨先认识一下这个家宴的主人费多尔。小说对他的外形刻划只用了这么几个字：“高个子，宽肩膀。”但在这么一个神气活现的骨架里面究竟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灵魂？他从过去到现在的经历如何？要去问他自己显然是困难的，何况他现在正忙着准备接待客人呢！好吧，那就让我们等一等，暂且看看他如何接待客人吧。

大门口出现了两个身影，第一批客人来了。可是这两个客人却远没有这座铁丝网围着的“宫殿”那样“体面”：一个是头发花白、“颧骨晒得发黑”，精神疲惫的老头，一个则是“瘦骨嶙嶙”的中年人。客人们这种

与此时此地格格不入的形象，使费多尔的两个在院子里玩乐的女儿大吃一惊，以致紧张地高呼起“妈妈”来。小说这样写道：“她们看见祖父和伯父后慌乱失措，竟忘了和他们打招呼。”

“祖父和伯父”？这也就是说，来者是费多尔的父亲和哥哥了。于是，费多尔的老婆出来了，费多尔自己也出来了。以后的情节不必细述，总之，父亲扎格达伊金和哥哥萨维利很快发现：“作客来得不是时候”，费多尔正在等待另一批客人，一批真正的客人。不容迟疑，费多尔在“拥抱”他们以后，急速地把他们赶到了“冰窖后面的荫凉处”，让他们在草地上躲着，用萨维利的话来说，他们成了“后院的两条狗”。

岂止是“来得不是时候”？你们换一个时候来看看！当然，“拥抱”依旧，但是，冷遇也依旧。为什么？因为这父子三人，早已分化成了两个对立的阶级。这一点，扎格达伊金和萨维利还搞不大清楚，作者也有意回避着，但事实确是如此。

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简单的对比：

父兄俩的苦恼是每天在泥灰弥漫的工地上劳动到“背上的汗水象一条小河一样奔流着”而捞不到休息，费多尔呢，他也有苦恼，每晚要为“吃得过多而受苦”。

父兄俩跟“人口众多”的家小，挤在一所鱼腥、烂菜味“经久不散，风也吹不出

去”的破屋子里，而费多尔的住房——“空着肚子的人简直没法跑遍”；

父兄俩平时是“连衬衫也不穿，只穿一条衬裤在工作”，费多尔家里呢，他老婆“什么家务都不做”，成天和一群“朋友”们，“穿着彩色的运动裤和紧身的短衫在花园里散步。习惯地大量喝啤酒，高声大笑。”他的都成了大学生的女儿们则“穿着一样的裤子和短衫在橡树荫下打乒乓”；

……

多么鲜明的对比，多么悬殊的差别！

恩格斯在论述工人和资本家的阶级对立时曾说，“好象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扎格达伊金家里出现了这种同一个家庭、“不同的种族”的奇特情景，正反映了苏修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和阶级压迫的惨重。此刻，费多尔的父兄正躲在冰窖后面愤愤不平地发牢骚，其实这也大可不必，须知你们今天首先不是走进了儿子或弟弟的房子，而是走进了一个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院宅；资本家把两个工人当作“后院的两条狗”，必然如此，只能如此。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特性。连《红楼梦》中的那班封建贵族也没有做得那么赤裸裸。与贾府转弯抹角地沾上一点亲的农民刘姥姥闯进了大观园，那批主子还拉她到家宴席上取笑一番。但扎格达伊金在亲儿子的“大观园”里的遭遇，连一个刘姥姥也比不上了。取笑是有的：孙女儿们，不，公主们“用某种好奇的眼光看他，经常在等待着老头子古怪行为”；而家宴上的席位，则没有了。贾母、王熙凤有时还假惺惺地与刘老老拉拉亲，送点东西，而费多尔和他的哥哥相遇，则“胸膛对胸膛顶在一起”，“放在背后的手都捏成了拳头”。总之，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费多尔的阶级观念

鲜明极了，尽管他还不愿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是资本家，但谁若真要把他和父兄们划为一类，真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工人看，那保管他非大发雷霆不可！

至此，我们已对费多尔现在的阶级属性有了一个初步的、但却又是明确的认识。在过去曾大肆宣扬过“人类之爱”、“骨肉之情”的苏修文学家们笔下，出现了对一个家庭中颇为尖锐的阶级对立的描写，并不奇怪。前者反映了苏联修正主义集团通过人性论的宣传向资产阶级投降、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政治思想路线，这种宣传他们今后还必将继续下去；后者则对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包括在家庭中对无产阶级实行残酷专政后的社会现实作了一定程度的侧面反映，尽管作者的立场决不是站在被专政的无产阶级一边。苏修文学在内容上的这种变化说明了否认阶级斗争必然会直接导致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专政，也说明了整个苏修社会腐朽、溃烂的程度和速度。

虽然费多尔把家庭的面纱一把撕破了，但在父兄的心目中毕竟还留着他的“过去”。费多尔本人早年间也在建筑工地做过工，那时他“没有独立的洋房，没有叫爱尔卡的狗”，“他的老婆也没有天蓝色的裤子：她那时灵活地在建筑工地上工作。”一句话，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若再要查查他的“三代”，那么，不仅他父亲扎格达伊金是建筑工人，而且整个“家族里的人全部都是建筑工人，分布在伏尔加河沿岸，直到里海”。这样一查，我们对费多尔这个典型的认识又可深一步了。显而易见，他是一个背叛工人阶级的无耻叛徒，一个十足的“暴发户”。工人世家的出身，自己做过工人的经历，决不能保证一个人永远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费多尔就是一个明证。过去的一切，他自己可

能也会偶而回顾一番,并作为今天“暴发成绩”的对照而沾沾自喜,但在我们看来,那只能是对他丑恶的蜕变过程的一个辛辣嘲讽。

他是怎么“暴发”起来的?即他是如何一步步从过去走到现在的?这也不必多加论述,回到小说中去,看看他接待第二批客人的情形便可了然。

这是一批神气的客人,而其中最神气的则是费多尔的上司——日涅茨。他也和费多尔一样“高个子,宽肩膀”,而且还有一双“犍牛般的眼睛”。费多尔这下可忙坏了,先是陪着他在觥杯交错中吃了一顿,接着又陪着他在伏尔加河里游了一次泳,尽管费多尔“冷得发抖”、“嘴唇发青”,也还要强装“开心地笑着”。最后,进入中心节目——陪日涅茨去看为他建造的一所别墅,一所“真正的宫殿”。

费多尔为日涅茨造这所别墅,完全是因为有这样一段历史:

一年之前,一个五月的白天,  
日涅茨同志本人在这里高高的河  
岸上站了一会,幻想地赞叹道:  
“多美的地方!这才真是造别墅  
的地方,啊?”

日涅茨的这个“啊”,令人捉摸不透,但费多尔捉摸透了,他在这个“啊”字里听出了这样的内容:“该在这里替我造一所别墅!”于是——

那时日涅茨走了后,费多尔  
就扳动所有他的权力能及的杠  
杆,在一年之内造成了这所别墅。

“扳动所有他的权力能及的杠杆”——  
这里包藏着多少营私舞弊、巧取豪夺、损害

人民利益的勾当!至少,扎格达伊金在工地上每每劳动到一半就没有了建筑材料的哑谜,总可以在这里解开一大半吧?如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赤裸裸的犯罪行为,必然要受到法律制裁。即如列宁所说,“要再三同这种坏家伙作斗争”。但费多尔可以额手称幸的是,他所处的社会是鼓励这种行为的。何以为证?请别忘了今天费多尔举行家宴的目的:“庆祝由于完成建筑计划而得到奖金”。费多尔献给日涅茨一座别墅,日涅茨发给费多尔一笔奖金,或许还会再提升一级,这就是他们之间不断重复的交换原则。换言之,修正主义的官僚们不断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化作“物质刺激”培养和“刺激”工人贵族,工人贵族又不断地用劳动人民的血汗报答和取悦他们,以期获得更大的利益。“刺激”越大,“报答”也越丰厚;钱越多,官也越大——多次往返以至无穷,腰缠万贯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形成了。费多尔的“暴发”自不是偶然。

《红楼梦》里有个贾雨村,因私下得到一张“护官符”,懂得了应该奉承哪家哪族而不惜徇情枉法,因此得以步步高升。费多尔谙悉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集团里的生活秩序和心理默契,活动其间而游刃有余,因此,也可以说是掌握了一张这个集团内部通行的“护官符”。他“生财有道、官运亨通”的秘密全在里边。如果说,贾雨村的“护官符”是封建社会里不成条文的法律,那么,费多尔的“护官符”则是苏修政治路线和经济政策的直接体现,效用远比他们某些冠冕堂皇的法律条文大得多,应用范围也广得多。这是费多尔“暴发”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张“护官符”也不是费多尔独得,你看他那批来赴宴的“毫无例外地健康而肥胖”的朋友们,他那个经常在电话里“代某人说情,向某人叫骂,又对某人献媚”的老婆,以及他老婆那批“营养极好、非常健

康”的朋友和她们的丈夫，哪一个不是运用这张“护官符”的好手！况且，费多尔的这类“朋友”也决不止今天在院宅围墙内狂欢的这一些，围墙外比比皆是，直至勃列日涅夫本人。

看了这么一次家宴，我们总算认识了费多尔，发见了他从过去到现在的足迹。现在好了，闹哄哄的客人们走了，疲惫的费多尔终于把眼光回到憋了一肚子气的扎格达伊金和萨维利身上。于是他遭到了一点责备。萨维利骂他“把良心丢掉了”，费多尔吃惊地责问为什么如此“欺侮”他，萨维利的回答是：“你是咱们自己人，所以打得你痛。”扎格达伊金附和道：“正是这话，正是这话！你是咱们自己人。我们不能让你更深地陷入罪恶中去。”

有所不满，但却是“自己人”，因此要来“劝导”。在这里，作者的立场、观点通过两个毫不觉悟的糊涂工人的形象，破纸而出。原来他才真是费多尔的“自己人”呢！他多少看到了一点苏联国内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避免这些矛盾的更加激化而加速修正主义统治的灭亡，因此想用小说作一番“调解”。其办法，先是把产生于反动社会制度本身的种种罪恶归之于费多尔这样个别人的身上，接着便“老谱袭用”，以人性论的说教来调节和“消弭”矛盾。而其中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千百万扎格达伊金和萨维利相信费多尔们是“自己人”，因此对他们的罪恶行径，不能用反抗的手段、革命的手段来解决，只能“诱导”他们“良心发现”。这也是这篇小说的主旨所在。

但是，人们知道，“特权者的‘良心’也就是特权化了的良心。”从费多尔到日涅茨，直到勃列日涅夫，他们身上决没有一丁点儿作为工人阶级“自己人”的“良心”了。今天，费多尔把他作工人的父兄赶到了“冰

窖后面”，而实际上，他们一群早已把整个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推入冰窖之中！请看日涅茨那双“犍牛般的眼睛”，不正闪烁着要吞噬一切的贪婪凶光？

无产阶级对这伙寄生虫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如列宁所说，“必须有铁的手腕”，“清除他们，赶走他们”！现在的苏联当然不可能做到。但总会有这一天的。这就是费多尔和他的“朋友们”的将来。

小说结尾，送走了父兄的费多尔在田野里“深思”。作者似乎也在“深思”。但即便是挖空心思又怎能阻止得了这个将来的到来呢！

---

## 附：苏修短篇小说

### 扎格达伊金和他的孩子们

格·科诺瓦洛夫

载苏修《青年近卫军》杂志 1972 年第 4 期

---

老头子克制地呼哧着，揉揉腰，伸直了身体，眯着眼睛站了一会，等到头不晕了，就把砌砖用的镢刀放到砖上，开始卷烟卷。他的嵌满石灰的手指在发抖。

正在建造中的房子的空荡荡的躯壳象燃烧着的炉子一样发出阵阵热气。炎热使得泥灰浆刚涂到砖上就干了。

通道上的尘土被来往的汽车卷起来，在工地上空飞扬，在被牛羊啃过的干硬的草地上飘荡。尘土把太阳也遮住了。自卸卡车狂叫着（它们的

发动机已经热过了头),在有坑洼的地方迂回颠簸着,运来钢筋和水泥板,黄色的灰尘上升到四层楼,刺激得人的眼睛直想流泪。但是老头子不顾天热,还是穿着上衣工作。花白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帽檐已经弯曲的、点满石灰的帽子。

老头子的儿子萨维利和孙子米什卡连衬衫也不穿,只穿一条衬裤在工作。在橡木般黝黑的、盖满尘土的背上汗水象一条条小河一样奔流着。

起重机送来最后一捆白砖头,喷出一阵热的铁的气味,然后抬起由钢铁肌肉所交织成的头颈,停住了,就象用一条腿站着打瞌睡的鸟。

“完了!再也没有砖头了!”起重机手从自己的钢铁的窠里向外喊道。

萨维利愤怒地吐了一口唾沫,而米什卡和老头子相互看了一眼。他们默默地下到院子里。大家的心情都是恶劣的——在下班前就没有砖头,已经是第三天了。

“早晨摇它不动,白天止它不住,晚上它自己掉下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米什卡?”老头子问孙子,同时把工具放进提包。

由于健忘,也许是故意,他已经第五次用这同一个谜语来考验孙子的智慧了。老头子历来喜欢谜语,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称他为扎格达伊金。他的家族里的人全都是建筑工人,分布在伏尔加河沿岸,直到里海。有的还在萨马拉城<sup>①</sup>没有改名前就在那里城郊造过别墅,有的则在伏尔加河下流造过石头的大房子。没有一天他们不铺砖,不敲钉子。我喜欢他们,因为他们象蚂蚁般勤劳,还因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伏尔加人,受过伏尔加河水的冲洗和伏尔加流域草原之风的吹打。只要一想起在沉静的晚霞笼罩之下的伏尔加,就会立刻记起这些脸色开朗瘦削的人。只要和随便什么人一谈起扎格达伊金一家人,这条亲爱的河流就会象活的一样在你的眼前翻滚着彩色的波浪……

“喂,怎么样啊,米什卡?谁早晨摇不动,中午止不住?……”老头子讨好地拖长声音说。

孙子装作苦恼地皱起了眉头。

“我想不出,爷爷。”

老头子笑起来。

“你怎么可能猜透这个奥妙呢,我自己出了这个谜语,可是自己绞尽脑汁还是想不出答案来,”

他说着,一面关切地望望脸色越来越阴沉的儿子萨维利。“人们最经常碰到的就正是这样:有本事出谜语,可是没有本事解谜语……啊——啊——啊,找到答案了!早晨起不来,中午止不住的是……——我们老头子。”

老头子用双手从木桶里掬起水来,冲洗自己瘦削的脸,脸上的颧骨晒得发黑,可是前额却是白的。

萨维利和米什卡用水管互相冲洗。他们洗过脸后,显出了黑色的眉毛,变得漂亮了。

当孙子向摆渡船跑去时,老头子就变得沉默寡言了,他不慌不忙地和儿子一起沿着岸边走,用皮鞋踏去毒人参草上的灰尘。

“明天我们将要坐在墙上吹口哨。砖没有运来,”萨维利终于开口说道。

二十五年前一个严寒的中午脚手架倒了,把萨维利压在下面。直到傍晚才把这个半死不活的少年从木板和钢材下面拖出来。从那时起他开始口吃。前面的门牙几乎都跌掉了,不得不装上钢的。

“计划完不成,是费——费——费多尔不好。材料开后门跑掉了。”

费多尔,老头子的小儿子,是建筑托辣斯的经理。弟兄俩早就不和。他们互相不来往,他们的孩子和老婆也不友好。

今天早晨费多尔来到父亲处,爬上了脚手架。他要求父亲和萨维利一起到他家作客。萨维利腰也不伸地在砌一只墙角,对弟弟连看也不看一眼。现在萨维利竟很快同意到费多尔家去,这就使老头子感到惊奇。不过,萨维利当时曾辛辣地笑了一笑说:

“咱——咱们去学习学习过——过——过日子!”

在伏尔加河高高的河岸上,在一座橡树林里,座落着费多尔的石头筑成的房子。

一条柏油路把这座房子同彼得罗夫斯基大道连接起来。从苗圃里移来的樱桃树生长得非常茂盛,把高高的围墙连同墙上的铁丝网遮住。在双扇的黄色大门后面是一间汽车房,在它的敞开的门里面停着一辆私人汽车,天蓝色的,同费多尔老婆的运动服的颜色一样。

<sup>①</sup> 萨马拉在1935年改名为古比雪夫。

费多尔的两个女儿穿着一样的裤子和短衫在橡树荫下打乒乓。她们看见祖父和伯父后慌乱失措，竟忘了和他们打招呼。

“妈妈！妈妈！”其中一个叫喊起来，向着房子跑去。另一个把双手连同球拍伸到背后，皱着眉放肆地用快活的眼睛看着客人。

阳台上出现了一个高大的女人，她穿着天蓝色的、紧贴身体的裤子和花短衫。她用手掌盖在眉毛上看了看老头子和萨维利，点点头，扬起下巴，又消失在房子里荫凉的昏暗之中。

高个子、宽肩膀的费多尔不慌不忙地、象一切有自信心的人那样摇摇摆摆地走近亲人，拥抱了父亲，然后带着高兴和谴责的神情摇摇头，看了看哥哥，紧紧地拥抱了他，长久地拍着他瘦骨嶙嶙的双肩，做着眼色。

“我无限地高兴！但是你们要原谅我的硬化症，对！对！据说，我的记忆力衰退了。由于我的过错产生了一点不太合拍的……”

萨维利感到，作客来得不是时候。事实确是这样，费多尔在邀请他们的时候，忘了朋友们今天将在他这里集合庆祝由于完成建筑计划而得到奖金。他还期望日涅茨同志本人也将光临。

“费佳，亲爱的，一切都将正常。你别怕。我和萨维利……你不要骗自己人，”老头子说。

“是这样，弟兄们兔子们，我再说一遍：我很高兴你们来！而且非常可惜我不能陪你们多久。我们是自己人，我把真相告诉你们：将要有客人来，大客人，但愿鬼把他们都捉去！但我对你们……”

“别——别——别耍滑头了。咱们走吧，爸爸，到码头上去，那儿有极好的啤酒。而且从那儿可以望得见费季卡的宫殿。”

“萨维利，如果你是来吵架的……”费多尔开始了。

老头子揉着帽子，哀求地和可怜地望着儿子们。

“孩子们，不要使我难堪。可怜可怜老头子吧……”

在冰窖后面的荫凉处，草地上铺了油布和桌布，女主人的姨母东卡给他们准备好了吃喝的东西。

“我们何必要合戴一顶帽子、合围一条腰带

的四兄弟呢？也就是说，我们何必要桌子呢？在地上吃好得很——不会跌下来，”老头子说。“你，东尼亚，你还要给我们一样东西配鱼冻：祖父埋在土里，胡子拖在土上。照普通老百姓的说法就是老姜。”

萨维利和老头子同东卡姨母一起干了杯。老头子看看天空，看看屋檐下的燕子窠……回想起来：他两年前死了妻子后，曾有一度搬到费多尔处来往。替他们喂猪、喂鸡、喂一只叫做爱尔卡的大狗。想把自己的灵魂同小儿子的家庭紧紧贴在一起，可是没有成功。他亲身感到了做作和虚伪。孙女们是大学生，用某种好奇的眼光看他，经常在等待着老头子古怪行为。这使他不开心，因此变得孤僻和阴沉。

儿子家里的生活情况是：媳妇什么家务事也不做，所有人吃喝浆洗的事都由东卡姨母来做。媳妇起床很迟，这一点在老头子的眼光中已经是一种罪过了。媳妇时常招集她的女朋友们，象她一样已经即将老去的，但是营养极好、非常健康的女人们。她们穿着彩色的运动裤和紧身的短衫在花园里散步。习惯地大量喝啤酒，高声大笑。她们在老头子看来是不可理解的。

媳妇常常几个钟头地打电话，代某人说情，向某人叫骂，又对某人献媚。

老头子越来越感到乏味，终于离开儿子，回到自己在城里的房间，同一个浮标看守人的寡妇结了婚。儿子们带着老婆出席了婚礼。萨维利读着祝贺诗，放肆起来，好容易才把他制止住。费多尔温和地居高临下地同父亲开着玩笑，称他为新郎。甚至在婚宴上没有一个人忘记费多尔是个大首长。时刻使人觉得，庆祝仪式的主人不是父亲，而是费多尔。

虽然有点勉强、但毕竟还是快活的宴会，被萨维利破坏了：他一个人躲在角落里，低声地说着什么，翻着眼睛，然后走到房间中央，做戏般地挥舞双手，朗读了一首对建筑托辣斯的讽刺诗，由于口吃，使所有听的人都感到吃力不堪。父亲感到担心起来，可是费多尔却嗤之以鼻，劝哥哥去登台表演。正是在那个时候老头子懂得了，费多尔是多么的自高自大——哥哥的揭露性的诗句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

现在老头子懊悔离开了小儿子，没有能够把

他转变到自己这一边来。费多尔的生活使他担忧，他在这种生活中感到某种异己的东西。

东卡姨母拿来了初腌的黄瓜。老头子在草上擦擦手，喝了一口酒。

“你要青春，可是买不到；你不要衰老，可是卖不掉……喂，萨维利，这儿不错，啊？让他们在那边闹吧。”他向阳台挥挥手，从那边传来费多尔的朋友们的声音：“我们在这儿，在冰窖后面，也不错，啊？”

“我和你好象后院的两条狗，”萨维利清晰地说：他稍稍有点醉了，就不再口吃。“换了我，就不能在这座房子里过日子。”

萨维利和自己人口众多的一家人住在集市广场上的一座旧房子里。由于窗户面向市场，鱼的气味和枯萎蔬菜的气味在房子里经久不散，风也吹不出去。

“让费佳欣赏伏尔加母亲的美景。我从自己的房子里用工人通讯员的笔来触官僚主义者的痛处。”

萨维利有时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一些自己的札记和寓言。老头子不喜欢儿子到处找毛病，疑神疑鬼。现在萨维利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报纸。

“我说话不行。你读读这一篇……”

老头子一边喝啤酒，一边读文章。泡沫沾在他的灰白胡子上。萨维利收拾去年的橡子，把它们向墙上扔。

“哎，亲爱的，难道可以这样写吗？把黑色的苍蝇抛满白色的田野——不太有分寸。你把费佳骂倒了，”老头子说。

萨维利用钢牙咬着熄灭了的香烟头，说道，他已把奖金退了。他折断一株毒人参草，用草茎从啤酒杯的泡沫里拖出一只小虫。

“飞吧，酒鬼！”

“与其用书面形式向兄弟训斥，不如他推心置腹地谈谈，萨维利，”老头子说。

萨维利承认，两星期前他曾经到过兄弟家，但是没有谈成，因为费多尔连让他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一直自吹自擂，说什么他马上就要让所有的人都住上新房子！那时萨维利就嘲笑他说：“要是没有你，俄罗斯就要完蛋，就要一座房子也造不成，只能一直住在土窑里！”

“咱们去找他谈谈，如果他还没有象坏的解蛋

母鸡闷死自己的小鸡一样把自己的良心葬送掉，”萨维利说着站了起来。

父亲没有来得及抓住他的衬衫衣襟。萨维利在树木中间绕行着，向着下面的伏尔加河走去。在木头的踏板上费多尔的朋友们正在脱衣服——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健康而且肥胖。最胖的是日涅茨本人，他高个子，宽肩膀，剃着半博克式的发型。在漂亮的脸上生着聪明的犍牛般的眼睛。

费多尔看见哥哥，简直就惊呆了：萨维利象一根长竹竿那样靠在一棵白桦树上，手里拿着一小杯伏特加酒，灰白的眼睛斜视着，露出冷笑的表情，看来准备要吵架闹事。他马上就要念起关于官僚主义者的寓言了。

日涅茨看了看萨维利，微笑一下。

“应当先游泳游够了，然后再往肚里装酒，”他说，特别津津有味地发出那些普通的字眼。“游泳之后更有益处。”

“也许是这样好些，日涅茨同志，”萨维利和好地回答说。“可是我不论游泳前后都能喝。只要有兴趣。”

但日涅茨已经不注意萨维利了。他走到水里，钻了下去，然后钻了出来，喷着水游开去了，象一头年轻的马一样。

关于日涅茨有一个传说，说他能够半天不从水里出来，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能在这件事上超过他。

有一次费多尔决定不落后于他，但过了一个钟头以后腿就抽筋，沉到水底去了。日涅茨钻下去，抓住头发把这个勇敢的建筑托辣斯的首长拖了上来。现在还没有人落后于日涅茨，只有萨维利由于身体瘦支持不住，爬上来坐到太阳地里，擦着冰冷的手指。

当日涅茨用毛茸茸的毛巾不慌不忙地擦着身体的时候，他的血红的身体上冒着蒸汽。费多尔则冷得发抖，他的眼睛变得象玻璃，嘴唇发青。但是他开心地笑着。

他们稍微喝了一点酒，用日涅茨的话来说，是为了调整一下马达，然后去参观一座没有住人的别墅。透过橡树林可以看到这座房子的绿色屋顶。没有人招呼萨维利一起去，但也没有人轰他走，他就跟在大家后面。

萨维利看到别墅就想，这是一座真正的宫殿。一年之前，一个五月的白天，日涅茨同志本人在这里高高的河岸上立了一会，幻想地赞叹道：“多美的地方！这才真是造别墅的地方，啊？”他有一个习惯：使人捉摸不透地重复地说“啊”。有些人认为他这样是极端地狡猾和聪明，另一些人则以为他不过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这样。那时日涅茨走了后，费多尔就扳动所有他的权力能及的杠杆，在一年之内造成了这所别墅。

萨维利从人们含糊不清的谈话中明白，这座房子是为日涅茨造的。而日涅茨则搓着手，夸奖着这座房子，同时重复着令人费解的“啊”。

萨维利痛恨自己的弟弟和他的客人们：他们喝了一小杯之后，就把酒忘记了。而且也不请他喝。他们没有良心。他几次试图插进他们的谈话，然后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

“这所宫殿究竟是给谁的呢？”萨维利问弟弟。

“你来住吧，用你的土烟草熏熏它，”费多尔丢出一句话，就把后脑壳转向哥哥。

萨维利惊讶地看着宽阔的后脑和肥胖结实的头颈，他觉得费多尔根本不是他的弟弟。

父亲来了。

“不——不——不！谁将在这儿住？”萨维利问父亲。

“你自己要操心的事还不够吗？干么要伸出头去管起分配住房的事儿来？这座宫殿完全可以让日涅茨同志来住，”老头子轻轻地说。“否则，也许是更高级的人。也许是从另一个强国来的什么杰出战士要到我们的伏尔加河来恢复精力。”

“不会来住！”萨维利固执地重复了几次。“那怕是印度人或是非洲的阿拉伯人都会来住。”

日涅茨用自己犍牛般的大眼睛专注地看看萨维利的脸，问他为什么认为有功的人不会愿意到这里，到俄罗斯大河的岸边来休息？

萨维利笑起来，

“大人物不会住在这些墙里面。你会吗？”

日涅茨耸耸厚实的肩膀，他的柞蚕丝的军便服在背上拱了起来：

“可是要知道我不是大人物……孩子们将来这里住。他们是最大的大人物，咱们的孩子们。”

客人们走了，费多尔轻松地透了一口气，在

他们后面关上了大门。

“爸爸，哥哥，咱们来休息一下，啊？”

他们在小橡树下面的一畦针茅草上坐下来。暖和的黄昏时分常有的宁静软软地笼罩着庄园，在伏尔加上空扩散。

瘖哑地、悲哀地、稍微地带些口吃，萨维利唱起歌来：

啊，我的命运，你啊……

老头子和费多尔小心地用低沉的调子跟着唱起来，歌声痛苦哀怨：

我的痛苦的命运。

暮色使人的脸模糊不清，所以现在是噪音的家族特性——亲切柔和——把他们联结在一起。老头子的眼睛遥望着一颗傍晚的星，此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他的年轻的妻子，他的儿子们的母亲，手里还提着一桶冒热气的牛奶，而他蹲下来喝着这温热的牛奶，不断地自下向上看着她。她摸摸他的后脑勺：“嘿，竟变成了吸奶的小牛”。

啊，黑夜沉沉，人不眠，——

费多尔唱着别人的忧愁，挺出宽阔的胸膛。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不幸的，但在这个黄昏时刻，当河上浮着带灯火的船只，而土地和草木发出干燥和忧伤的气息，他可怜起自己来，也可怜哥哥和象小牛一样温柔的父亲。

而萨维利似乎是为自已艰难的命运而骄傲：

我的狭窄的小道

长满了乱草蓬蒿……

父亲摸到橡树下面的一只酒瓶，把脸转向晚霞，开始斟酒。但是萨维利止住了他：

“等一等……你知道吗，费佳，我写了一篇关于你的文章……而且把奖金退了……”

老头子说，如果计划确实没有完成，他也要退掉自己的奖金。

“费佳尔卡，你家里只有这几个人，可是搞了这么一所宫殿般的大房子——空着肚子的人简直没法跑遍。住在这样空旷的地方不害怕吗？”

“你们吵什么啊？难道是第一次领到奖金吗？”费多尔说。

老头子再次试图开导儿子们。

“你，费季卡，把良心丢掉了，”萨维利说。

“住口，酒鬼和蛊惑人心的家伙！”

兄弟俩胸膛对胸膛顶在一起，放在背后的手都捏成了拳头。父亲挤进他们中间，抓住了两个人的胸口——不知道这个瘦老头从哪儿来的力气——把一个人推到树边，把另一个推向草地。

“不要用咒骂来使老头生气，孩子们！”他说。

他用背把费多尔紧紧压在树上，柔和地劝说：

“你不要在我面前发火，你还小呢。不许碰萨维利，他是气坏了……”

然后三个人长久地坐着，谈着多年来积在心中的怨恨。

“怎么，照你看来，我应当在旧制度下生活？”费多尔愤怒地问。

“不要紧，现在自私的人也吃得很香，无忧无虑。计划没有完成——不要担忧；别人超额完成了。伏尔加河一带的小麦旱死了——不必发愁，西伯利亚丰收了。你何必要旧制度呢？”

从田野里吹来一阵风，吹开了大门，使得院子里立刻凉爽起来。

“喏，这就是：没手，没脚，会开门，”老头子说。

“萨维利，你欺侮了我，可是为了什么呢？”

“你是咱们自己人，所以打得你痛。让我们一起来想想，怎样生活？也就是我和你怎样往下走。这个不简单啊。”

“正是这话，正是这话！你是咱们自己人。我们不能让你更深地陷入罪恶中去。……造房子我们不当是为了自己，费佳，要为了人们，”老头子接上说。“从远古时代起，当人学会了用泥土和石块垒成土屋，用木板钉成板房以后，人就一直在美化土地。生命是短暂的，而房子常常能站立几百年……你们记得吗，有一年夏天在下游地区工作？用土坯和芦苇砌小屋。可是人们很高兴。欢乐并不一定要求有钢筋和玻璃造成的使用电梯的摩天大楼。在土坯的房子里人们也在唱歌……你们记得吗，在下游的无树林地区？有时候，伏尔加河上流来一棵小白杨，搁住在沙滩上。它就在沙里扎下根，抽出绿色的枝叶。这棵树苗在寸

草不生的黄沙滩上发出绿色，令人赏心悦目。看起来，任何地方也没有象无树林地区那样对一棵小树感到高兴。就是这样，孩子们。”

兄弟俩安静下来，看着发出亮光的伏尔加，回忆起自己的生平。少年时代过得很愉快。相互之间没有隔阂。费多尔没有独立的洋房，没有叫爱尔卡的狗。他那时身体瘦而强壮，每夜不因吃得过多而受苦。他的老婆也没有天蓝色的裤子：她那时灵活地在建筑工地上工作。有时候，吃过晚饭，开玩笑地唱着：

浴室里的扫帚沓坏了，

纺锤不转了，

伏尔加河送来木头了……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该想想，孩子们。”

儿子们肯定地回答：

“是该想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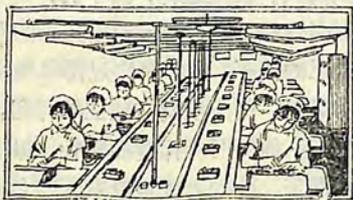
萨维利说这话时声调生硬，而费多尔则带着深思的神情。

“智慧不会失掉香味，黄金不会腐烂，”老头子说，“俗语说得好：跌倒在地上了——会站起来，如果撑住土地的话。”

费多尔把亲人们送到了大道上之后，并不急于回家，小麦在刚升起的太阳光下随着微风泛起轻轻的波浪。洁白的、象用初雪雕成的野菊花把麦田和道路隔开。他采了一束野菊花，举到头顶上，花上的露水象火星一样闪闪发光。

“你是咱们自己人，我们不能让你更深地陷入罪恶中去。”他想起父亲的话。他稍稍蹲下身子，看见了父亲和哥哥的头在起伏的麦浪上面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他感到他们是爱他的。不过有一点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萨维利要退掉奖金？

(丁进译)



## 流水线的波澜

吴 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们电子工人，战斗在长长的流水线上。

车间宽敞而明亮，金色的阳光透过一尘不染的钢窗，洒向整齐的流水线。传送带有节奏地平稳地运行，把一台台电子设备从一个工人的手，送到另一个工人的手上。经过一道道工序，然后盖上鲜红的合格章，送往工矿、送往乡村、送往军营、送往五洲三大洋。

这里没有声若奔雷的马达轰鸣，没有壮丽磅礴的铁水钢花，即使在生产最火热的时刻，也只听见烙铁焊接的“嗤嗤”声。宁静么？不，只要你一坐上流水线，就会感觉到，这里有动人心弦的壮阔波澜。

红卫兵小郑分配到工厂，第一次坐上流水线。他前面一道是八级工老张师傅，后面一道是个小业主。小郑操作生疏，跟不上流水线的速度，急得呀，额上渗出了汗珠。

小业主脸上笑嘻嘻地凑在小郑脑后小

声说：“慢慢来，不要急，反正工作八小时，不会扣你工资。”小业主心里想：你跟不上，我也乐得在下道“乘风凉”，正好闭上眼睛，盘算盘算家里的金鱼缸……

可是，流水线的速度并没有慢下来。有名的快手老张，在热情地帮助小郑装呢。

小业主心里实在想不通：工艺卡片上分工明明分得仔细，你偏多管闲事。生产多了，又不会多给你一分钱工资！……

类似这样的小事，也许只能算一个水泡，一丝涟漪，却是那样地发人深思：穿着一样洁白的工作服，坐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看起来，都在建设社会主义。可是，由于各人阶级地位、生活经历、思想改造的不同，人与人思想的差别，竟可以是迥然不同。这是正常的。一向从铜钱眼里看世界的小业主，怎能理解老张师傅的胸怀呢？

老张师傅是我国的第一代电子工人。旧社会，他在一家外国资本家开的无线电厂做工。流水线上，一只只印着洋文的零件，由中国工人的手装成机器，然后流进市场，变成白花花的银元。老张师傅呵，不知烧掉了多少根烙铁头，不知磨秃了多少把尖头钳。可是在那年头，劳动是最廉价的商品，装一台收音机所得的工资，只值一枚螺丝钉钱。可是还得干，“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饥饿，象一根丝丝扣肉的无形绳索，把劳动者绑上了流水线。流水线啊，流不尽工人的苦难；流水线啊，填不平老板的贪婪！

解放以后，工人成了工厂的主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成了分配的原则。老张师傅从被剥削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带着强烈的翻身感，把自己的智慧和技能，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国家根据他的技术，评他为八级工。根据技术，评定等级，这似乎是十分合理的，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六十年代初期，老张带了两个徒弟。师傅尽心地教，徒弟尽心地学。满师了，两个徒弟技术都不错。正好，车间里需要增加一个调试工，两个徒弟争着要干，互不相让。一把椅子，怎么坐两个人呢？糊涂的车间主任最后决定：两个人逐月轮流干。矛盾好象摆平了，师兄弟俩却翻脸成了仇。什么原因呢？

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情才搞清了。原来，是他们听从了小业主的话：“调试工技术性强，评级时比装配工高一级，硬是多拿几块钱呢！”为了多拿几个钱，忘记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还象是工厂的主人吗！在批判刘少奇“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大会上，两个徒弟洒下了悔恨的眼泪。老张师傅在台下感慨万千：等级、等级，你在腐蚀工人阶级；物质刺激、物质刺激，你在刺激资本主义！工人既然是国家的主人，劳动就不应是为了个人谋生，而是为全人类的解放团结起来斗争。

由此，老张师傅认识了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既然社会主义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那么，每个有觉悟的工人，就应该为破除、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战。由此，他对“各尽所能”的理解，再不受工艺卡片的束缚，再不受“按劳分配”的局限。尽管他担任了车间技术组长，还是常常来坐坐流水线。

自然，这何止是老张师傅一个人的思想，还是看看这条奔腾向前的流水线吧。在一次为我国某项重点工程赶制一批电子设备的战斗中，流水线成了和帝修反抢时间的战线。无论是八级工的工作，还是杂务工的工作，从试验复杂的电路到旋一只小小的螺丝钉，大家都争着干。一不计报酬，二不计时间。车间上空，那鲜明夺目的标语，写出了工人阶级的誓言：“做自觉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不做雇佣劳动者！”“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劲！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小业主惊讶了，又没有奖金，哪来这样的干劲？厂革会生产组的一个干部激动地说：“我从到这个厂当公方代表到今天，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他问青年人：“你们算是什么工？”青年人自豪地回答：“我们是无级工！”站在一旁的八级工老张师傅听了，心房猛一震动。无级工！这是多么高尚的称号！无级，是对等级的否定，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否定。无级工，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些文化大革命后进厂的新工人，在短短几年内掌握了老张几十年学得的技术，他们为革命不争级别争贡献，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三级工、五级工、七级工、八级工们学习吗？

车间里，时间，“嘀哒、嘀哒、嘀哒”地过去，手中的电烙铁，“嗤、嗤、嗤”地响着。这有节奏的声音，在那个小小业主之类的人听来，是“钱、钱、钱……”钱，是他手表的发条，烙铁电源。做一分钟活，拿一分钟钱，不然，手表就会停摆，烙铁就要冷却。可是这有节奏的声音，在有觉悟的劳动者听来，是“干！干！干……”共产主义理想，为我们的时钟永远上紧发条，为我们手中的烙铁提供了无尽的电源。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一只零件，坐上流水线，就象是装上革命事业这台大机器；我们把自己看作一朵小小的浪花，在流水线上汇入洪流，共同推动共产主义理想的航船。

那一天，当早晨的太阳把第一束金光投到流水线上，重点工程急需的设备正式开始流水了。格外激动人心的是，从流水线的第一道工序开始，和机器一起往下流的还有一叠车间团支部突击油印的列宁的文章：《伟大的创举》，工人们会意地一人拿了一本珍重地放进工具箱。长长的流水线上，飘荡着一股油墨的清香。这清香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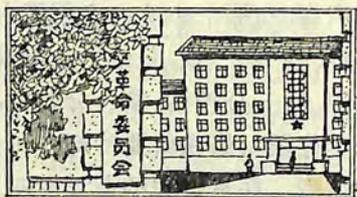
清醒，给人力量，就象是湍急的江水，推动了高效率水轮发电机的叶片；又象是强劲的东风，灌进了通红的炉膛。这一天，干出了平时三天的产量。

该怎样正确估价流水线上先进工人的崭新的风尚？让我们打开那本散发出油墨清香的列宁的文章吧：“共产主义（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往前去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伟大列宁说得多么亲切、多有预见！我们的流水线正是“愈往前去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共产主义精神

不断战胜资产阶级法权，这才是我们流水线壮阔的波澜。

我们电子工人战斗在长长的流水线上。可是，每一个革命者，谁又不是战斗在流水线上呢？在全市革命生产的流水线上，我们的流水线只能算一道工序；全市在全国的革命蓝图上，也只是一道工序。如果想得再广阔一些，全世界无产者相互支援，前赴后继，不都是在以《共产党宣言》作图纸，在世界革命的长长的流水线上共同建造共产主义的光辉大厦？！

正因为此，我们的流水线才有如此壮阔的波澜。



## 区革会的大楼

刘 芽

我们的区革命委员会大楼屹立在大江边。江上的汽笛、纱厂的梭声、红领巾的欢乐歌唱、还有民兵巡逻的脚步声，常常和涛声一起扑进大门，传到每一个办公室。

这一幢五层楼房，和它的国家机关

一样，雄伟、庄严，又简朴、亲切。大楼中央挂着金闪闪的国徽。而大门两旁，青苍苍的松树，更增添了无限生气。

大楼的门前，常常是最热闹的场所。红卫兵上山下乡前，载歌载舞来到此地，递送决心书；工人们刷新了生产纪录，敲锣打鼓来报喜；每当党中央发出了新的战斗号令，基层干部闻风而来，自行车停满大门外；还有，开往五七干校的大卡车，常常停在门口向大楼喊话，喇叭一掀：嘟嘟，嘟嘟！

我们的大楼，既然成了一个战斗指挥部，大楼里外发生的事情也就远远不止这些。大楼里的老同志，常常深沉地向刚进入大楼的年轻人说起往事。

半个多世纪以前，这幢大楼的土地就沦为帝国主义租界了。江边一带，布满了外商的纱厂、水厂、电厂。破产农民勒紧腰带，来到厂里。他们当包身工、搬运工、徒工，喝着薄粥汤，一天卖命十六小时……

年复一年，多少个洋老板由两手空空的瘪三，成了大腹便便的巨富。

为了保住他们剥削的“天堂”，那些洋老板，在他们的“领事馆”支持下，用大批警

察和马队，威逼中国劳工，在江边砌起了这幢大楼。又在黑森森的大楼门前，堆起砂袋、安上铁丝网，挂上“巡捕房”的招牌。从此，大楼的门，就成了吃人的老虎口。大楼呵，象座大山，压在劳动人民的身上。

抗战胜利以后，大楼到了国民党的手里。招牌换记，“巡捕房”变成了“警察分局”。残酷的手段，却毫不逊色。这一幢大楼里不知残害了多少工人运动的优秀儿女。记得有一年闹工潮，工人示威游行的队伍，象洪水冲向大楼。老虎口里的机枪响了，几十名烈士倒下了，殷红的鲜血，渗透了大楼门前的土地……

人间正道是沧桑。一九四九年，这个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炮声震撼大地，人民解放军南下进城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开进大楼。无数劳苦大众，涌向大楼，摘下破招牌，踩了又踩。淌着喜悦的泪花，仰望大楼顶上升起的红旗……

正是从这一天起，大楼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人们砸开了牢房，拆除了大门前的砂袋、铁丝网，拓宽了门前的大路；大门前挂上了崭新的区人民政府的标牌。刚刚从炮火中走出的一位解放军团长，当了第一任区长。从第一天起，人们经常看见他带着一群人，挽起裤腿，涉着大水，把救济粮背到江边棚户区；又带着“肃反”工作组，背着背包，住到工厂宿舍调查研究；于是，纺织厂的包身工，海港的码头工，机器厂的老钳工……也第一次扬眉吐气地跨进大楼，找人民政府的负责人，提供建议，参与政事，检举坏人……

天变了，地变了，大楼也变了。这一幕幕情景，多么令人鼓舞呵！可是也还有另一面，我们的老区长，那位曾经在炮火中出生入死的老团长，也变了。他的办公室，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从底层搬到了最高层，还叫人定做了丝绒沙发，壁上挂满了远离尘

世的山水画。进出大楼，电梯、轿车都要“专用”。人们再也看不到他象当初入城时，经常走出大楼，串串群众的家门，听听工厂的机器声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的风暴席卷全区。在一个飞雪的清晨，革命造反派的大军，涌进了这幢大楼，领头的是一位烈士的女儿——纺织工人和另一位机器厂的老钳工。他们在老区长的办公室门上贴了大字报，一连问了十几个“为什么”？

不久，大楼门前挂起了“区革命委员会”的新标牌。随后，一批批来自工厂、商店……的新干部进入大楼。欢送的人群，千叮咛、万嘱咐！他们还特意送来了几十棵小青松，栽在大门两旁，栽在当年烈士们流过鲜血的土地上。小松树呵，你生机旺盛、苍翠青绿，你沐浴阳光、扎根土壤，含意多么深远呵！

那位老钳工，给小松树培好土，找到区革会副主任，就是那位年轻的纺织女工，充满深情地说：“今天是你第一天进大楼，你就要想想怎样常常走出大楼……”

话很朴实，可是包含着多么深刻的含义！

从这天起，大楼又变了，它变得更加生气勃勃。机关里实行了“三三制”，满卡车戴着草帽的人们，由区革会主任带队，驶出大楼，来到海岛芦苇滩，迎着风雨，盖起五七干校的第一幢校舍；卫生组长亲自深入车间，起草关于工人医生的调查报告；大楼传达室对面的一排办公室，修缮一新，纺织女工出身的副主任亲自挂上了《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的小牌牌。一天天，常委们满面笑容地轮流走进这儿，亲切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民群众。有一天，我们的女副主任在“信访室”值班。有几位房地局的工人群众来访，反映张家宅造工房工程，上级计划早

已批复,为什么材料迟迟不运来,延误了开工。象这样的事情,要是“官”气足一点,副主任大笔一挥,在“信访单”上批示:“转有关部门一阅”,也就了事。但,我们的新干部却细心地联想起许多事情。她并不掉以轻心,而是几次走出大楼,来到工地上,来到房地局的基层,向群众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终于查明真相,原来是工程处有人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了区革会大楼里的一个干部,他们克扣国家资材,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坏家伙被揪出来了,工地施工立即正常进行了。

我们的新干部,就是这样常常从大楼走出来,通过各条渠道,奔向火热的基层,奔向斗争第一线,同广大人民同呼吸,共战斗!

今天,谁还能说我们的大楼仅仅有一扇大门呢!不,它还有许许多多的大门,敞开在工厂的车间里、商店的柜台旁、工人新村的里弄中!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大门,才把我们的大楼和全区紧紧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堡垒!

我们大楼里的新干部常常走出大楼,一些老同志同样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当年的老区长,今天的区革会副主任,也在伟大的革命风暴里,焕发了青春。虽然,他的鬓发已经霜白,但他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有增无减。在春节的夜晚,他住在大楼的宿舍里,把小闹钟放在床头。因为,明天清晨,要到清洁管理站去慰问节日里坚持工作的清洁工,和他们一起参加劳动。虽然,昨天在安排名单时,大家把这个解放战争时期的二等残废军人排除在外。可是,这一刻小闹钟根本不起作用,还没等到它发出“警铃”,老区长已经走出了这一幢大楼,他找到了当初最严厉地批判过他的那位清洁工人。他们推起了同一辆粪车,用眼神交换着亲切的语言。然后,他跟着清洁工人的脚步,走大

街,穿小巷;学着他的姿态,用石蛋子擦洗厕所里的黄垢,也擦洗着自己头脑里的污垢……

象新干部和老区长这样的事情,在大楼里是很多的。我们在总结大楼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常常为它的昨天而沉思,又常常为它的今天而高兴。但是,近来发生的一桩事情更使我们长久地激动不已。

那天,万里无云,风和日丽,大楼附近插上许多红旗。我们大楼里所有的人们,云集门口,迎接我们区的四届人大代表从北京归来。这位代表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已经退休的老钳工。

他风尘仆仆,步履稳健地走来了。我们拥上去热烈地握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询问大会的盛况,询问毛主席的声音,询问大会堂的灯火……他满面笑容,一一回答。而后,忽然用深邃的目光,看看熟悉的老区长、女副主任,看看我们大家。简洁而又尖锐地问道:“人大的文件,你们学了没?大楼的明天还会变得怎样?你,老区长还会不会变得象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样?你,纺织女工会不会变得不象工人?……要是林彪一类上台,大楼会不会又压在人民头上?”

大家似乎都收敛了笑容,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听得楼顶的红旗在风中呼啦啦飘扬。

我们怎能不激动啊!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群众,是这样关心国家政权的建设。世世代代,哪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大楼高有上百尺,它的每一块基石是什么奠成的?

我们又怎能不好好想想老工人提出的问题。

人类社会从奴隶制度起,便产生了阶级,产生了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统治阶级用奴隶的脂血、白骨,垒起多少紫禁城、永乐宫,筑起多少不可逾越的

高墙大门。隔绝人民，禁锢自己，鸿沟深深！他们又用刀斧、镣铐捍卫这样的“大楼”。“大楼”压碎了多少奴隶的头颅！今天，列宁故乡的不肖子孙，钻进了克里姆林宫。当年红星照耀的大楼，不是也变成了魔影重重的大山，压在人民头顶。

现在，我们也进入了大楼。特别是我们年轻的一代，被革命洪流推进了一幢幢大楼。我们担任了书记、主任、委员、组长，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桌前，或者草拟公文、批阅文件，或者下达通知，召集会议，都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如何加固大楼的一砖一

石，一栋一梁，把它建设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钢铁大厦、巍峨高山？

让我们想想辉煌的理想吧！我们庄严宣告：消灭阶级！最终也消灭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国家！我们要把拆除这幢“大楼”的“高墙大门”作为光荣的历史使命。在光辉的未来，我们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亿万双无产阶级的手，将在地球上筑起一幢真正属于人民的共产主义大楼！



## 橱窗内外

任雨人

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列宁

到过上海南京路的人，一定会对那五光十色的橱窗，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那五彩缤纷的花布，那琳琅满目的食品，那式样新颖的手表、半导体、缝纫机……哪一样不是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又有哪一样不体现出我国蒸蒸日上的工农业生产的新水平啊！这橱窗，是祖国繁荣面貌的小小“特写”；这橱窗，是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具体象征。

人们站在橱窗前，根据自己的需要挑选着中意的物品，然后付钱取货。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对于一个商店来说每天要进行千百次的活动。

当年，在那南京路上魔影蹁跹的岁月里，这一扇扇橱窗里也曾陈列过各种花花绿绿的东西，尽管花色繁多，设计得奇形怪状，但招徕顾客的目的只要用一个字即可以概括，即：“利！”那些远涉重洋而来的“舶来品”，那是为了洋人寡头们的“利”；拍卖过粗制滥造的“真正国货”，那是为了工业资本家们的“利”；张贴过“大减价”、“买一送二”之类的骗人广告，那是为了商店老板们的“利”……那时，这橱窗内外散发着熏人的资本主义的铜臭。这气味，就是当商店的

大楼上飘扬起五星红旗的时候，也还没有完全扫除干净。叛徒、内奸刘少奇不是就宣扬过“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资本主义生意经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以雷霆万钧之力涤荡着资本主义余下的污泥浊水，使得这橱窗内外焕然一新。

橱窗的内容和形式在发生着变化。橱窗内外人们之间的关系在发生着更为深刻的变化。今天，在我们这社会主义商店的橱窗内外闪耀着多少灿烂的思想火花！

还是让我们从一件发生在这橱窗之前的平常的小事说起吧！

——那是一个平常的早晨。一位头发灰白、面色红润的老营业员，在用一块抹布揩拭这排橱窗的大玻璃。

一位女青年走来了。她停在专门陈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用品的橱窗前。她是本届毕业生，即将奔赴边疆闹革命，她需要一双防滑靴，可是货卖完了，得过几天才能再到货。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号召，是我们各行各业都应大力支持的新生事物啊！老营业员思索了一下，说：“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再到商店来一趟，我们给你想想办法！”

这位老营业员利用中午吃饭的休息时间，给总店、批发部和百货仓库打了十几个电话，最后终于得到了批发部的答复：还有一双，本来是留作样品的。

老营业员高兴极了。晚上下班后，他连晚饭也顾不得吃，到批发部取回了这双防滑靴。

晚八时，街上的商店都已经“打烊”了。只有这家商店的门还开着一道缝，里面透出灯光。等那位女青年跑来时，那双防滑靴的纸盒早已用绳子扎好了。

可是，当老营业员知道了女青年将要

奔赴的地方是我们祖国的最北方——呼玛时，老营业员点钱的手停住了。他把防滑靴收了回去。一边拍着脑门说：“看我多粗心，早上多问你一句就好了。”原来根据返沪的黑龙江插队青年介绍，那里冬天雪大，常有半尺深，踏雪要穿牛皮做的“靽鞞”，防滑靴不好用。

老营业员一边介绍情况，一边拿出一段闪亮的尼龙绳补充说：“那边绑‘靽鞞’的绳子容易断，麻绳又太粗，最好的是尼龙绳，你就带一副尼龙绳去吧！”女青年看了看那已用绳子扎好的防滑靴的纸盒，又看了看那段尼龙绳，最后落到了老营业员的脸上。这是一张多么亲切、热情的脸啊！

女青年想到为了自己买防滑靴老营业员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不禁一股热浪涌上心头。她赶忙低头付尼龙绳的钱，眼里已有些潮润了。告别时，她激动地说：“老同志，我到了呼玛，一定全心全意地建设好祖国的边疆！”

在这静静的雨夜里，发生在南京路上一家普通商店里的这次商品交换，是多么发人深思啊！

这里，“价值法则”失去了它固有的作用！这对于资本主义的商业来说，这样的事情简直是“神话”。他们会不解地问：“这是为了什么呢？”

是啊，这是为了什么呢？请到我们大街上的每一家商店认真地看一看吧！那一家家百货店、布店、服装店、五金店，张贴着“以卖带裁”、“以卖带补”、“以卖带修”、“以卖带教”的告示；那卖着手表、电视机等高档商品柜台的旁边还设有一分钱小商品的专柜；那上下四层楼，每天销售额达几十万的大商店却还设有配半只袜子、半截表带的营业项目……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对我们商业战线

上上述的许多新鲜事物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在他们看起来：“你们不也是在花钱买东西吗？”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这篇文章中说过：“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拿钱买东西”、货币交换、商品制度，这些都是“旧社会的痕迹”，在现阶段我们还不能消除。可是我们要加以限制，资本主义“金钱万能”的哲学，在我们社会主义商业领域里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橱窗内外、柜台前后“正在产生，正在开始产生一种崭新的、违反资本主义旧有的一切惯例的东西”。这是任凭拿多少钱在资本主义的商店里也是买不到的。

今天，我们站在这橱窗之前，并不想把出现在商业战线上的新事物描绘成大树参天，绿荫一片。不，这些还只能说是萌芽。而且我们还看到在没有铲除净的资本主义的土壤上还不时地滋生出杂草。

这不由得使我们想到了前不久发生在这橱窗前的一场争论。

——那也是一个平常的早晨。一个梳着小辫子的年青女营业员同一个四十多岁、脸腮有些干瘪、胳膊上戴着一副白套袖的人一起擦橱窗。那个脸腮干瘪的人拿着一块脏抹布，对着贴在橱窗一角的一张写

有“以卖带修”和“送货上门”服务内容的“告示”，“哗”地就是一下子。“告示”被弄脏、撕破了。

小辫子姑娘的脸立刻涨红了：“你要干什么？”

那个脸腮干瘪的人尴尬地笑了笑：“唉，这告示贴了不少天了，顾客们都晓得了。再说，现在每天的营业多忙，还顾得上这些麻烦事。商店商店，卖货收钱。啊！……”

小辫子姑娘打断他的话，指着商店的招牌，愤怒地说了一句：“这不是你为老板拨拉算盘珠时候的‘天增利’，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新风’！”然后转身跑进店里又写了一张字迹工整、内容相同的“告示”，贴到了那张被撕坏的“告示”上边……

这短短的引人深思的一幕同那深夜里卖尼龙绳的感人肺腑的一幕，在我们的橱窗内外，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但是，资本主义的杂草尽管还会在那残存的土壤上不断滋生，可是它们将连同产生它们的土壤不断被铲除，日渐衰亡。而共产主义的萌芽，虽然在社会主义红旗下刚刚崭露出来，却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它们必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下，迅速成长！

看着这一扇扇丰富多采的橱窗，想到产生在这橱窗内外的许许多多事情，谁不为商业战线上的大好春光而感到欢欣鼓舞呢！

朝阳照耀着橱窗，我们社会主义商店的橱窗多美啊！



# 钻石及其伙

李 瑛

## 钻 石

位于非洲中部的扎伊尔，以盛产钻石闻名于世，有“中非宝石”之称。在希腊文里，“金刚石”这个词同时也是“不可被战胜的”的意思。

钻石的河，钻石的山，  
月光下，到处闪着萤光的幽蓝；  
扎伊尔——世界的骄傲，  
你和钻石一起，屹立在大地上，  
抵住高温、高压、磨损、强酸！

但，过去多少年，却被殖民主义者霸占，  
他们敲骨吸髓，疯狂而贪婪；  
那颗颗宝石，不正是你浓缩的血汗，  
被他们串成项链，嵌成指环，  
镶上他们耀眼的皇冠……

今天，欢呼你，扎伊尔，你的独立，  
也欢呼你维护民族资源的奋战，  
看，收归国有的公司

和自己的工程师、技术员，  
从采掘到精选，  
干得多么出色，多么熟练！

工地上，推土机和卡车响成一片，  
车间里，分离出的钻石，晶光闪闪；  
这时，只有这时，在你手里，  
它们才射出真正的光——  
照着今天，也照着更美、更美的明天！

听，你们的话说得真好：  
“要改造世界就必须挺起铁骨钢肩，  
象钻石，作钻机的钻头，车床的车刀，  
——再硬的金属也要切削！  
——再厚的岩层也能钻穿！”

## 篝 火

一堆火，燃在草莽，  
照耀着野藤、密林，重峦叠嶂；  
是第几夜了，坦桑尼亚老大爷，  
又来为我们驱赶虎狼，守卫篷帐……



一堆火，燃在山岗，  
照耀着丛丛翠竹、滴滴酒香；<sup>①</sup>  
快去睡吧！风硬了，老大娘，  
莫再为我们夜战，接送酒浆……

一堆火，燃在井旁，  
照耀着夜的小小的山庄；  
感谢你，辛勤的赞比亚姐妹，  
星光下，为我们搓洗汗湿的衣裳……

一堆火，燃在河谷，  
照耀着粼粼的清波细浪；  
哪里来的这群小兄弟，  
为筑路，也帮我们石子拣出河床……

沿着沸腾的坦赞铁路工地，  
多少个冬夏，篝火象鲜花怒放，  
看呵，一堆堆，风吹不熄，雨打不灭，  
熊熊地燃烧，直到天亮。

怎能忘，篝火边黝黑的臂膀，  
怎能忘，篝火下亲切的目光；  
深沉如海的坦赞人民的情谊哟，  
给了我们何等巨大的力量！

我忽然想起我们两片古老的大陆，  
它们苦难的过去、未来的希望；  
沿着篝火，我们建起座座路碑，  
记载里程，也记载着我们  
共同的战斗和理想。

### 普里特维公路

尼泊尔普里特维公路（从加德满都附近的闹比斯到博克拉），在尼中两国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并肩战斗下，经过六年多的艰苦奋战，终于竣工通车。这一巨大工程的落成，给叫嚣“这里根本不能修路”的帝国主义分子一记响亮的耳光。

风雪里，我们同筑一条路，  
穿过峭壁，跨过深谷；  
你开推土机，铲掉野草，  
我开压路机，推倒杂树。

我们用战歌和篝火，融化风雪，  
我们用沥青和汗珠，把碎石浇注；  
座座路碑不单记载着里程，  
也在描绘我们友谊的蓝图。

呵，想起崇山峻岭间这条大道，  
怎能不想起我们的远祖，  
怎能不想起我们两个不同的民族，  
却有共同的血缘

——共同的经历和痛苦。



在我们这小小地球上，  
亚洲，已升降多少次了，你  
——这古老的大陆！  
今天，尽管我们中间  
耸立着珠穆朗玛峰，  
它却怎能隔断我们的心音和肺腑！

我们人民的友谊，正象这迢迢风雪路，  
越过无数山川，战胜无数险阻。  
看哪，地平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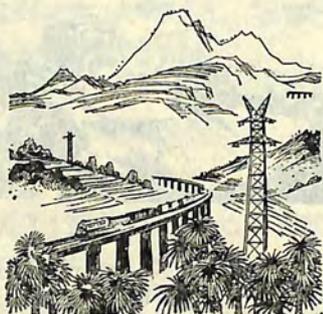
那巍巍大桥，莽莽大坝，  
哪一座不闪着友谊的光辉  
和战斗的幸福！

<sup>①</sup>在坦桑尼亚山谷，生有酒竹，砍出裂口后，  
汁液滴出，香醇如酒，清凉可饮。

## 给一位桥梁厂工人

多自豪，能为我们赞比亚弟兄造大桥，  
片片巍峨的钢梁，山一样高；  
你手下缤纷四溅的焊花，  
该和那赞比亚谦比西河谷的花朵，  
同样娇娆！

哦，你在建桥，你也在建我们心上的桥，  
——从亚洲东方，到非洲赤道；  
两片大陆间凌空飞架，  
——多么壮丽的诗行！看着，想着，  
不禁涌起幸福的微笑。



任桥下横卧着千山万水，  
任桥上常袭来风狂雨暴，  
只因它凝着两片大陆人民的友谊，  
才这样庄严雄伟，坚不可摧，  
甚至每颗铆钉都闪着骄傲！

## 在纳沙布地角<sup>①</sup>

——题一张图片

日本，北海道，纳沙布地角，  
云，卷着嶙峋的海岸，  
风，摇着挺劲的荒草。

老人带着他的子孙，在眺望还是寻找？  
面前，铁青的海水呀，  
掀起排排飞进的浪涛。

他知道，在第几排波涛后有他的家乡，  
——那里，茂密的椴松林象低垂的云，  
——那里，金矿、银矿在群山间闪耀。

是的，那里有你祖国的海岛。不正是  
你吗——

冬天，在山里围猎野熊和赤狐，  
夏季，在海上捕捞鲑鱼和海藻……

如今，再寻不见你们的房屋和街道，  
那岛群，早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舰队，  
一艘一艘，在你们的庭院抛下了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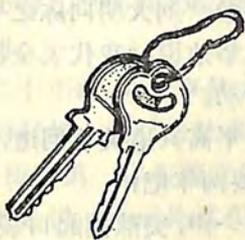
暮色苍茫里，我看不清你们的面容，  
却听见你们的心，借着大海怒号，  
却看见激愤的泪珠，迎风闪耀！

我知道，明天，当收复四岛的斗争  
涌起新的高潮，  
你和你的子孙高擎的大旗，  
将在那洪流的最前面，高高地飘！

<sup>①</sup>纳沙布地角，在日本北海道根室半岛。

(插图：邓泰和)





## 钥 匙

郁俊英 沈金祥

### 一

电站建设工地最紧张的地方，要算是焊工们工作的场所了。你就看那灿烂的弧光吧，闪闪烁烁，直刺青天，一派抢电夺电的激战景象。

这会儿，电焊班班长、共产党员孟祥根师傅正伏在一根粗大的钢管上使弄着焊枪。晶莹的汗水从他那横展着皱纹的额头上渗透出来，凝聚成一颗颗豆大的水珠，落进面罩，再从面罩的隙缝中滴到烧红的钢管上，“噉”地一声没了影儿。好一会，他才从面罩里抬起头来，抹了把汗。冷不防，从背后伸过来一只大手，抓住了他刚刚放下的焊枪，那灿烂的焊花便象礼花似地再次闪烁、飞舞起来。

“大明，是你？”孟祥根惊喜地喊了起来。

旁边，有个名叫姚振泉的圆脸蛋小伙子，双手围了个喇叭，放开喉咙高声喊：“同志们，刘师傅——不，我们的工人大学生刘

大明回来啦！”

喊声未落，宽大的工棚里“噉噉”的焊接声立即刹住，人们从四面向这里围了过来。握手，问好，递茶水，搬凳子，忙得刘大明应接不暇。

刘大明“张师傅”“李师傅”的一个个叫过去，最后目光在同志们的眼睛上楞住了：“噉，你们的眼睛怎么都红成这样了？看，眼圈都肿啦！”

“叫工作急红了眼呵！”孟祥根在一旁解释说：“为了争取提前发电，同志们白天黑夜连着干，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刘大明心里一动，问道：“师傅，你不是写信告诉我，工地上正在搞高压管道自动焊接机的革新吗？怎么……”

孟祥根说：“搞了几次都没成功。”

“为什么呢？”

“原因很多……”

话没说完，工棚门口忽然走进一个人来：“哎呀，大明，你已经到工地啦！刚才我还打电话到指挥部去要人呢。”进来的是工地副主任陈之平。

“人家刘师傅一到工地就拿起焊枪干起来啦，老陈你看，手艺还是这么巧！”姚振泉指着刘大明焊过的管子，对陈之平说。

“好啊！”陈之平握着刘大明的手，又象是称赞又象是提醒：“现在你不能光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电焊工啦！我和支部书记商量过了，决定你到工地办公室工作。”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两把钥匙交给刘大明。并补充说：“喏，这是办公室门和办公桌抽屉的钥匙，那儿有的是资料，环境也好，这钥匙你自己保管好！”

刘大明忍不住回头看了看师傅孟祥根。孟祥根正用期待和信任的目光望着他。刘大明想了一想，郑重其事地对陈之平说：“老陈，你搞错了吧，应该给我的不是这两把钥匙。”

“什么，不是这两把？”

“你应该给我工具箱和更衣箱上的钥匙，记得我去上大学时……”

“噢！”陈之平急忙接口，“那好办，我叫办事员去另外配两把。”

“不用了。”孟祥根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两把磨得金光澄亮的铜钥匙，郑重地放到刘大明掌心里，充满感情地说：“大明，这是你以前用过的。我知道你一回来就会要它的。”

刘大明感激地接过钥匙。顷刻间，一股暖流流遍全身。

站在一旁的陈之平，却惊愕地睁大了眼睛，脸色“唰”地红了起来。

## 二

两年前，刘大明离开工地去上大学的那天，恰好是陈之平从技术科到焊接工地来参加“三三制”劳动的第一天。陈之平站在锣鼓喧天、红旗飘扬的欢送人群中，望着胸佩大红花、满脸闪红光的刘大明，心里也

很激动。他从来没想到，一个工人去上大学，竟会受到如此隆重热烈的欢送。

“老陈，你也来啦？”刘大明向陈之平伸出了双手，感情真挚地说：“我代表全班热烈欢迎你来参加劳动。”

“嘿嘿，”陈之平高兴地笑着问道，“大明，你这一去恐怕要两年吧？”

刘大明“哦”了一声，突然摸起口袋来，从上衣摸到裤袋，又扑哧一笑，对孟祥根说：“师傅，我交给你的两把钥匙呢？”

“怎么，让我保管了，还不放心？”

“不，师傅，老陈到我们班里来劳动，我想把我的工具箱和更衣箱让给他用。”

“噢！”孟祥根立即摸出两把金光澄亮的铜钥匙。

刘大明接过手，认真地把它交给陈之平，说：“拿着吧，老陈，我那工具箱里什么都有，要用你尽管拿吧……不过，两年后，可要物归原主。”

“好好，我一定……”陈之平一口答应。但是，当半年前陈之平结束劳动重新回到技术科去的时候，并没有把钥匙留下来。事后，孟祥根师傅去索取时，却再也找不到了。一直到一次科室大扫除，有人在一只墙角落里清了出来，才交还到了孟祥根手里。

现在，两年后的今天，这两把被陈之平丢了的铜钥匙重新回到它的主人刘大明的掌心里了。陈之平也突然触景生情回想起那么一段往事，两颊怎能不感到热辣辣呢……

## 三

吃过午饭，刘大明健步走进主任办公室，听候陈之平分配工作。读了两年大学，他还是那个老脾气，什么事都先听听群众意见，跟他师傅商量商量。刚才，他就是从孟祥根那儿来，心中对工作已经有了个底。

陈之平给大明倒了一杯茶，自己点上一支烟，正想谈工作，却不知怎么的，眼前老浮动着几把钥匙的影子，心里总觉得有点别扭。

二十年前，陈之平从大学毕业，到单位报到的时候，当时的技术科长——总工程师，给他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两把钥匙，第一句话就是说：“今后你就在这办公室里工作。”从那天起，他就一古脑儿钻进了办公室。若干年以后，他居然也当上了技术科长。于是，每当有大学生来报到，他也就很自然地发给两把钥匙，指定一只办公桌。想不到今天，一个读了两年书的工人大学生毕业回来，就在钥匙问题上同他闹了个小小的波折。

“嗯……我先把情况说一说。”陈之平深深吸了一口烟，好半天才慢吞吞地开了腔，“大明，你回来得正好。现在，我们的电站是越造越大，焊接的钢管是越来越粗，钢管的合金成份也是越来越复杂了！”

刘大明插了一句：“孟师傅他们不是正在搞高压管道自动焊接机的革新吗？”

“是啊，搞了好久，仍然在根部焊接上停步不前。”陈之平弹了弹烟灰又说，“高压管道自动焊接机在目前还是一项尚未彻底攻克的科研项目，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也专门研究过，有过不少教训。现在你回来了，我想……”

“我已经跟孟师傅说过，准备和他们再搞下去。”

“那好。”陈之平高兴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一面穿外衣一面说：“我现在就领你到研究室去看看，那儿正好也是你的办公室。”

刘大明跟着陈之平离开办公室，不一会便来到一条林荫小道上。脚下是青石铺的路面，两旁是苍翠的松柏，仿佛走进了一个风景优美的避暑胜地。

走着走着，一座掩映在绿树丛中、满墙蔓延着花藤的乳白色小楼房出现在刘大明的眼前，他实在想不起这是什么时候造起来的？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呢？

陈之平从刘大明手里拿过钥匙，熟练地开了门，接着便上了楼。

“环境不错吧？闹中取静，这对于搞科研的人是最适宜的了。”陈之平颇为满意地说着，同时打开了钢窗。

刘大明环视室内，南面是一排发亮的玻璃柜，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技术书籍，两面靠窗摆着两张写字台，墙上用图钉揷了不少图纸，西北角还有一架晒图机，布置得真象大学里的教研室。

他再走近窗口向外眺望，啊，一条飘带似的河流蜿蜒东去，清澈的河水倒映着两岸茂密的绿树；远处浩瀚的迎春湖上渔帆点点，波光粼粼，景色十分秀丽。

“关在这样的楼房里搞科研？离开火热的工地又是那么远！”刘大明惊愕地瞪大了两只乌黑的眼睛，脑海里出现了一连串问号。

陈之平却在那边打开了玻璃柜，拿出几本装饰得很漂亮的书和一本厚厚的硬面簿子，招呼刘大明：“来，大明……喏，这是几本刚到的外国技术杂志，喏，还有，这是我过去搞自动焊接留下的记录。虽不是成功的经验，但总有一些参考价值。”

刘大明接过来翻了翻，随后问：“孟师傅他们在根部焊接上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这叫我怎么说呢？”陈之平皱着眉说：“设想倒是有一些，但经不起推敲。这也很难怪，他们毕竟缺少理论知识。”

“可他们有实践。”

“实践？……嘿，说是那么说，可现在接触的都是新东西，大明！”

“新东西也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嘛，离不开……”刘大明正要反驳，陈之平却在扶

梯口招呼他下楼去了。

楼下，放着一台电焊机和一架沾满灰尘的机器，刘大明一看就知道这是陈之平过去没有搞成的自动焊接机。

陈之平从地上拾起一段钢管，对刘大明说：“喏，这是我过去试焊的样管，在根部焊接上总过不了关……”他摇了摇头，“咣当”一声把钢管丢到墙角边，然后，把钥匙还给刘大明说：“大明，根部焊接是攻下自动焊接机的基础，要解决这个基础，你得好好在这儿研究研究。”

“……？”刘大明若有所思地望着陈之平，脑子里又增加了新的问号。

“你看，这儿的条件多好，楼上有资料，楼下有设备，环境又是这么幽静，任何人也不会来打扰你……好吧，我走了，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来找我，我这个老古董说不定也能助你一臂之力呢。”说完，拉开门管自走了。

刘大明长久地望着陈之平远去的背影，感到有说不出的难受。

什么幽静，什么不会打扰！简直是与群众隔绝！他愤愤地抬腿向外走去，但一想不对，“得把那些钢管带走，好拿回去研究研究，有些资料也可翻翻。”于是，他回转身来，用铅丝串起地上所有的钢管，又上楼找了几本参考书，然后离开了楼房。

穿过沸腾的工地，刘大明来到焊接工棚。这里的空气，这里的弧光，这里的喧闹，对他来说，都是那么亲切动听。

不一会，早中班的工人都到工具间交接班来了。

“刘师傅，你这挎包饱鼓鼓的，装了些什么呀？”姚振泉坐到他身边问。

“书。”刘大明说。“这些书，都是我在大学里读的！”

“能借给我们看看吗？”

“能，怎么不能？！”刘大明打开挎包，拿

出书，“我带来就是为了给大家看的！”

孟祥根在一旁高兴地说：“好啊，大明，你在我们班里办起大学来啦！”

“大伙派我去上大学，学到的知识不是属于我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应该分给大家。师傅，你说是吗？”刘大明一边说，一边把书塞进工具箱。

“嗯，好，对对。”孟祥根满意地点着头，笑得嘴角边的鱼尾纹象波浪似的活动起来。

“哈，刘师傅，你这只工具箱变成新华书店啦！”不知是谁开玩笑地叫了起来。

“哈哈哈！”人们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使这间不大的工具间充满了欢乐。

“静一静！同志们！”突然，姚振泉纵身跳到一张凳子上，两手往下一按，一本正经地说：“同志们，我建议刘师傅今后给我们上课，大家说，好吗？”

“好！”一阵热烈的掌声。

“行！”刘大明一口答应，两眼闪着晶莹的光彩。随即，他又举起手上的二把铜钥匙，朗声喊道：“这是我工具箱的钥匙，挂在更衣室里，大家要用，尽管去拿。”

#### 四

时间在紧张的战斗中流逝。

这些日子来，刘大明忙极了。由于他一回来，许多工人老师傅比以前更加关心自动焊接机的革新了。特别是孟祥根和姚振泉他们，象着了迷一样，利用休息时间，跑科技交流站，访问焊接厂，弄来了不少技术资料。刘大明要看，要研究，要和工人们一起商量，同时，又要进行试焊，从失败中寻找原因，提出改进措施，等等。怎能不忙呢！加上这几天陈之平到市里参加一个学习班去了，他就更忙了。

这天，刘大明向焊接工棚走去。

“咣当!”忽然,一段钢管弹到了他的脚边。

“咣当!”又是一段钢管从工棚的窗口飞出来。

“咣当!”“咣当!”窗口接二连三的飞出十几段钢管,刘大明一一拾起,抱在怀里,踮起脚跟向窗内一瞧:啊,是陈之平从学习班回来了。

是的,陈之平刚开了好几天技术交流会回到工地。一回来他就听说刘大明、孟祥根他们搞的自动焊接机,仍然在根部焊接上过不了关。而工地指挥部却多次催着他们早点搞成,否则整个电站的提前发电要被焊接拖住后腿了。

情况十分紧急。陈之平身不由主地赶到那座幽静的研究室,偏偏钥匙忘记带了,伸手使劲敲门,回答他的却是满楼空洞的回声,他心里便有点冒火了。来到焊接工具间,刘大明又不在,只见一块黑板上写着六个大字:“第五讲,焊接法。”是刘大明的笔迹。

“工作这么忙,他倒还有空给工人上课,真是乱弹琴!”陈之平心里嘀咕着,脚下一滑,低头一看,原来踏着了一堆废钢管。于是,他接二连三地在十几秒钟内把它们全抛了出去。

“老陈,你怎么把钢管全丢出去了?”刘大明走进来问。

“这是我过去搞自动焊接试焊的废样管,你拾回来干什么?”陈之平诧异地问。

“可以研究研究嘛!”刘大明从地上拣出一段钢管说,“这是我们前几天试焊的,你看,这儿有一小段不是焊得挺好吗?我看有百分之二十!”

“碰巧!完全是碰巧!不值得大惊小怪!”陈之平挥着手,把头摇得象货郎鼓似的。

“不,有了这个百分之二十,就有可能有百分之百!”刘大明充满信心地说,“老陈,

在你去开会期间,孟师傅他们提出改热焊为冷焊,这一段就是用冷焊焊的,我看很有希望。”

“什么?你们用冷焊!?”仿佛赤脚踩着了烧红的铁板似的,陈之平急得跳了起来,“大明,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种高压合金钢又硬又脆,从来也没有见过哪本资料上有介绍过冷焊的。孟师傅他们早就向我提出改热焊为冷焊,我一直没有理他,现在你们这样搞,要出大毛病的啊!”

“为什么呢?”

“张三提个建议,试一下,李四出个点子,再试一下,七人八主张,根基就不牢!”

“不,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有群众支持,根基最牢靠!”

陈之平反感地说:“大明,搞科技研究不是搞政治运动,情况不同嘛!”

“不,这是一回事……”

“好了好了,现在没有时间来跟你争个明白,目前最要紧的倒是要解决你这里的问题:环境不好,干扰太多!”

“什么……?”刘大明仿佛有一团火在胸中升腾着。

“我看,干脆把机器搬到研究室去,你我来个新老结合,下个狠心,花它几天时间,把根部焊接攻下来,千万不能让旁人再来打扰了,啊?!”

“不,你这是脱离群众,闭门造车!”刘大明再也忍不住了,这个不易冲动的年轻人此刻涨得满脸通红,“老陈,再也不能走回头路!”

“走回头路?”陈之平吃惊得张大了嘴巴。

“难道你忘了?文化大革命前你研究了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在根部焊接上停滞不前,总是扎不下根基?老陈,我看关键就在……”他停了一下,忽而从袋里摸出两把铝钥匙,接着说:“关键就在这上面!”

“钥匙?”陈之平象坠入五里雾中,“这与钥匙有何关系?”

“你这两把钥匙虽然能把研究室的楼门打开,但却打不开群众智慧的大门。同志,在革命的征途上离开了群众,那就什么也搞不成!”

“啊?!”陈之平被震惊了!刘大明这些话象机关炮似地打来,简直使他受不了。他红着脸说:“大明,不管怎么说,大小我也是个主任,我有权作出决定:搬!”

“不,你没有这个权力!”忽然,门外飞进一个洪钟般的嗓音,接着,孟祥根健步来到陈之平跟前。

“老陈,你那套旧作风应该彻底换换啦,难道你还要让大明跟着你的脚印走老路吗?”

“……”还能说什么呢?陈之平仿佛触电了一般,呆呆地站着一动也不动。

孟祥根换了口气对刘大明说:“大明,科技交流站我去过了,准备邀请造船厂里的电焊工,还有科大的老师,大家一起来搞会诊,时间约在明天。”

“太好了!”刘大明兴奋地说,“老陈,你也来吧。”

“……”陈之平没有声响,心里却在冷冷地说:“这是搞科研,又不是给病人开刀,还搞什么会诊?真是乱弹琴!……”

## 五

陈之平下了狠心,关在那座研究室楼里,独个儿搞起根部焊接的方案来。这一天,当他咬着馒头从食堂往回走的时候,忽然听说刘大明又在进行第五次试焊了。也许是出于某一种责任心吧,他决定去看一看。

但是,人还没走进焊接工棚,他就在窗外楞住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多么令人吃惊的情景:你看,钢管上竟然没有任何一

点加热的电气设备,那就是说刘大明在搞根部冷焊。他再一看:不好,那电流表的指针竟然指到了一百八十的读数上(比正常焊接超过了两倍),这么大的电流焊缝不产生裂纹那才有鬼呐!看到这里,陈之平不由得急了,一个箭步跨进屋子,冲到电闸刀前,正要伸手拉闸刀,一只大手搭到了他的肩上,回头一看是孟祥根。

“慢!”孟祥根两眼射出炯炯的光芒。

陈之平不得不把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呜——”电焊机嗡嗡地响着,“噉……”焊接机绕着粗大的钢管自动地转着,不一会,刘大明从面罩里抬起头来,“啪!”地一声关掉了自动控制器。陈之平迅速抓过一个工人手里的电筒,朝还在冒着青烟的钢管里圈一照,这一下他楞住了,那条焊缝整整齐齐,闪闪亮亮,简直比搪瓷烧的还光滑。但是,他还有点不相信:焊缝内部怎么样?有没有气孔?有没有夹渣?刘大明象看出他的心思似的,取过两段钢管往压裂机下一压,然后,递到陈之平面前。陈之平一看,压开的焊缝颗粒严密,没有气孔,没有夹渣,也没有裂纹,但不知怎的,他那两道紧锁着的眉毛还没有舒展开来。刘大明微微一笑,回转身又取出三段焊好的钢管,放到压裂机下面统统压开。这一下,陈之平在事实面前无话可说了。他那张象刮过浆糊一样紧绷着的脸再也控制不住地活动起来了,一阵白,一阵青,最后变红了。

“太……太好了!”他喃喃自语。

刘大明却谦逊地说:“老陈,看看,还有什么应该改进的?”

陈之平红着脸,慢慢地在那架自动焊接机边转了一圈,然后思索着说:“……电源最好能搞成脉冲电源,不过这要设计一套电气设备……还有,焊丝的送丝速度也最好搞成自动的,不过这要搞个调节器……”

刘大明的笔嚓嚓地在本子上认真地

速记着，兴奋地说：“太好了，老陈，你这一提，我们这焊接机可真搞成全自动的啦！”

“报告！工效提高二十倍！”姚振泉举着一张纸突然钻进人群大声说。

人们笑了，笑得最欣慰的是两鬓花白的孟祥根。

在事实面前彻底服输的陈之平忽地向刘大明一伸手：“把图纸给我。”

“图纸？什么图纸？”刘大明不明白地问。

陈之平说：“自动焊接机的图纸啊！让我研究研究，不，学习学习……”

刘大明显得为难地搔着头皮：“老陈，图纸可一张也没有。”

“那……草图有吗？”

“草图倒是有，不过全画在记录簿上。”

“那也行，记录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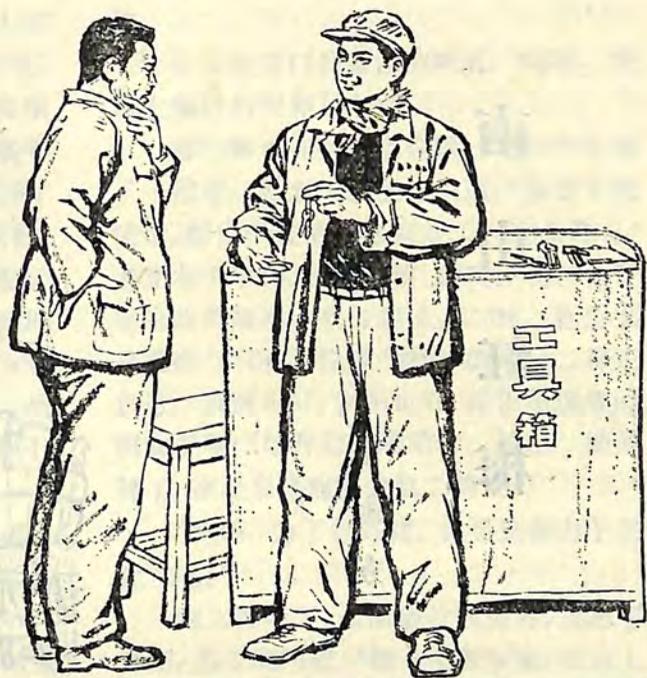
“在工具箱里……”说着，刘大明离开了焊接机。

陈之平迷惑地跟着刘大明走进更衣室，随后又来到工具间。刘大明拿出两把金光澄亮的铜钥匙交给他说：“你自己开吧！”

陈之平接过钥匙，打开工具箱。姚振泉抢着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本小记录簿，兴奋地说：“这两把钥匙谁都可以用。刘师傅说过，谁要看书找资料，可以自己打开箱子拿；谁有好的建议，可以直接写到这本记录簿上。大伙儿都把这箱子叫成‘技术交流箱’，你看，簿子上都写得满满的了。”

陈之平从姚振泉手里接过那本簿子，异常激动地翻看，上面写着：

“……正因为有困难，才要我们工人阶级来攻克它，大明，大胆搞吧！”看得出来，



这是一位老年工人的笔迹。

陈之平轻轻念着另一个工人记的：“昨天晚上我去市图书馆借来了这本书，书里的第三章第四节，对我们研究高压管道自动焊接机很有帮助，你参考一下吧……”

他又翻了几页，全是密密麻麻的字，但是笔迹都不同，有的还附着一幅幅改了又改的图样。啊，刘大明这个工具箱里，这个小本子上，集中着工人智慧和创造！这那里是一本普普通通的记录簿？！

陈之平的耳边忽然响起了刘大明那低沉有力的声音：“……你这两把钥匙虽然能把研究室的楼门打开，但却打不开群众智慧的大门。同志，在革命征途上离开了群众，那就什么也搞不成！”

陈之平的脸上又一次发烧了。他仿佛又看到那两把挂在更衣室墙壁上的铜钥匙，眼前闪烁着一道道耀眼的金光……

(插图：张培础)

# 南山红梅

张永秀



凉丝丝的秋风吹拂着汗涔涔的面颊，我一个劲地赶路。到村，已是喜鹊归巢，暮霭四起的时候了。

吃罢晚饭，妈妈已烧好了水，要我烫烫脚上炕休息。我坐下来洗着脚，兴奋地说：“我还得找徐云去哩，这半年多没同她一起学习啦！”妈妈知道我俩最要好，从徐云到咱村来落户后，差不多一直在一起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一起搞大批判，一起战天斗地。

“徐云还在南山上喂猪吗？”我问坐在电灯下缝衣裳的妈妈。

妈妈兴致勃勃地说：“在那儿呐，这闺女可真有出息呀！你上北术修水库这半年没见她，人家成了全公社的模范饲养员，还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了呢！县里、社里常在喇叭里广播她。只要提起她呀，谁不说人家闺女是棵长势喜人的好苗苗！”

妈妈的话句句投在我的心泉里，溅起阵阵激动的浪花，徐云当饲养员前前后后

的情景，好象放彩色影片似的，一幕幕清晰地映在我的脑际上。

去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天边挂着几缕彩云，夕阳照耀着富饶美丽的田野。劳动了一天的男女社员，扛着农具，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地下坡归家，边走边谈论队里养猪的事儿。

“咱们队再实现不了‘一人一头猪’，可真丢脸不轻！”

赵二婶接着话茬说：“我看咱们队养猪事业落在兄弟队后头，就是叫饲养员陈家吉给挡住了。看他把猪喂得象个啥，不是钩钩腩，就是弓拱腰。不管干什么工作，都得有个好思想，不信，换上我们的徐云姑娘试试看，准把猪养好！”

一提起徐云，我们几个青年伙伴异口同声地嚷开了：“徐云可不带吹的，保险行！”

走着谈着，不知不觉路过南山下，忽然山上传来一阵悦耳的样板戏歌声：“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我们抬头一看：层层梯田里，密密实实的谷穗，随风飒飒摆动；山顶养猪场的粉白石灰墙上，徐云写的“积极发展养猪事业”几个大红字，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山崖上那棵尚未吐艳的红梅树，枝叶茂密。人呢，没见影儿。可我们都知道那是徐云唱的，才要伸着脖子吆喝，忽见徐云从猪圈里跳了出来。她穿着一身冒了白的海青蓝制服，翻领里露着火红的秋衣，扛着锨，唱着往山下走。她见了我们，嘎然闭了嗓门，笑着一阵风似地冲过来。

说笑了一阵，她把我叫到一旁，悄声说：“秀英，根据我在猪场积肥时的观察，陈家吉可能往家里偷花生饼。”

陈家吉是个摘帽的富农分子，平时鬼点子不少。当初队里建猪圈，他“积极”要求当饲养员，说是要为集体养猪事业做出贡献；加上有人介绍说，他喂猪有点经验，队上就叫他当了饲养员。现在贫下中农越来越看出，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往家偷花生饼这号事准能干出来。接着徐云把捉贼栽赃的办法告诉了我，要我协助，我当然高兴。

## 二

陈家吉偷盗猪饲料被揭发了，队委会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撤销他饲养员的职务，换上徐云，我接替徐云当积肥员。

这一决定正好依了我们的要求。徐云拉着我的手跳了一个高儿，转了一个圈儿说：“秀英，猪场里积肥我捎带干着，你把户圈管好就行啦。”说罢，蹦出了队委会的办公室，拽着我就往赵二婶家跑。她来村插队后，早就把赵二婶的家当作自己的家了。我被拉得一个踉跄一个踉跄的，街上的人

们看见了，不知道什么景，又是惊，又是笑。

徐云闯进门报喜似的叫道：“妈妈，我当上喂猪的饲养员啦！”

赵二婶坐在灶前烧晚饭。她往灶里续了一把草，堆起了满脸皱纹道：“你这个死嫚子，听见干脏活累活就欢了！这么热心，老支书少不得又要‘表演’你哩！”我和徐云吃吃地笑起来。我打趣说：“二婶，你怎么总是把‘表扬’，说成‘表演’的呢。”二婶正色道：“表演也好，表扬也好，反正是说我的闺女好呗！”她开心地哈哈着。等赵二婶笑停了，徐云亲热地搂着赵二婶说：

“妈妈，为了养好猪，我要到南山上去住宿呢！”

赵二婶听了，渐渐地收起笑容，沉思了片刻，关心地问道：“你一个闺女家，在山上住宿过夜不害怕吗？”

徐云笑了笑说：“妈妈，我哪有闲工夫去害怕呢？”

我见徐云逗着赵二婶，忍不住笑了：“二婶，人家不怕，你先怕了？放心吧，徐云要带个青年养猪组上山哩！”

赵二婶欣慰地点着头说，“二婶我全力支持。”

## 三

徐云上任的第一天早晨，我到南山积肥。火融融的朝阳跃出东山巅，南山象披上了一件金灿灿的纱衫。红梅树那茂密的花朵上缀满了露珠，晶莹闪光。

我正在往圈里垫土，忽听徐云喜滋滋地叫唤我。“秀——英——！”她挑着满满两筐野菜，忽闪忽闪地顺着南北向的地堰走来。挽到膝盖上的裤腿被露水洗得湿漉漉的，头发象雨淋了，黑毡似地贴在头上。她走到猪圈前放下筐，我一看：灰菜、荠荠

菜、苦菜、野芹菜、刺蓬子、蛤蚧蔓……各种野菜都有。我只知道猪吃苦菜，其他的不能吃，我不知道。心想，要是猪不吃其他的，徐云不是白费事了吗？我正在这么想着，只见徐云从裤袋里掏出一个红皮小本，本里夹着钢笔。她从筐里拣出一样野菜挪在圈里，见猪崽甜津津地吞吃的时候，她脸上泛起一阵喜悦，钢笔尖在小本上唰唰地写。她边挪边观察边在小本上记。噢——，我明白了，原来徐云是在了解猪崽喜欢吃啥样的野菜呢。

不一会，陈家吉拿着行李从宿舍走出来，走到徐云跟前，低头哈腰地说：“徐云，你来了？我这就走。”

陈家吉刚想溜，徐云瞪了他一眼，拦住说：“慢着！等交接完了工作再走！”

陈家吉被迫留下来交接工作，临了，他眨巴着黑豆眼说：“徐云，三号圈那头母猪要生产了，看样子就在这几天里头啦，你负责料理吧。”

“你不好等接了产再走吗！”我对他说。

“那哪能啊？不该我事了！”他瞟了徐云一眼，“再说，别看我的脸老成椿树皮了，干那号事我还有点害羞哩！”

我听出陈家吉这是故意将徐云的军，心里很生气。

徐云将湿漉漉的短发一理，洒了洒手上的水，钢针似的目光直刺着陈家吉，倔犟地说道：“你走吧，你走吧！你走了，地球照常转，太阳照常从东方升起！”

撵走了陈家吉，我担心地问徐云：“你会接产吗？”

“难不倒我，不会不要紧，拜老贫农为师。我去找二队饲养员孙大爷来指点指点。”说罢，一扭身，朝山下飞奔去。

#### 四

小猪落生了，徐云又搞起了醋化饲料，

把个猪场搞得兴兴旺旺，赵二婶逢人就说：“我们队的猪算是从后娘手里夺过来了。”气得陈家吉连走路也白着眼。

人忙倍觉时间短。转眼之间，已是隆冬时节了。

一天夜里，我在梦中被一种刺耳的声音惊醒。只听得外面鸣——鸣——一阵一阵响，就象轰炸机俯冲一样。起风下雪了，窗外那棵老梧桐也叫风扳下一档大杈枝，我再也睡不着了，心里惦念着南山。那里有头老母猪，生了小猪后的第二天就得了掉腩病，身子很虚弱，这样严寒的夜里，它能熬过来吗？

第二天，雪停了，可西北风还没有败劲。我上山到猪场一看，徐云宿舍的门挂了锁。大清早她上哪去了？我心里好纳闷儿。

我缩着脖子到各个猪圈转游了一下，猪都蜷在铺着碎草的窝里，唯独那头掉腩的母猪和它的娃子们不见了。

我站在屋前避风的地方张望着。狂风卷着积雪，天地间白茫茫的浑然一体。路上断了行人，天空绝了飞鸟。山下公路边的加杨，沟帮上的洋槐，前伏后仰，拚命挣扎，光秃秃的枝条，发出尖厉的呼叫声。唯有那棵红梅挺拔吐艳。俏丽的枝条，胭脂的蓓朵，傲风凌雪地飞舞。这时我突然发现东南方不远的山丘上，茫茫大雪中有个红点！啥呀？我瞪大了眼睛。那红点朝我方向移动着，一回儿，我看出来了，是徐云。你看，她蒙着红头巾，斜背着黄色帆布包，象山羊犄角似地向前走着。

徐云精神抖擞地走到我面前。好家伙，简直是从雪里爬出来的。头巾的绉折里、棉袄领子里、帮子鞋口里都灌满了雪。脸，冻成了两块紫萝卜皮。她一见我，惊讶地埋怨道：“哎呀呀，这号天气你来干啥呀？不要命啦？！”

“我来看看那头病猪呢。”

“哟——！你是来看‘病号’的呐！怎么也不拐个篓？格格格……”她清脆地笑起来。

“你这是舍死拚命地去干什么来？”

“到兽医站去给病猪撮药来。兽医说，吃完了就去拿，中间不能断下。”

“哎呀，来回二十多里呐！”

“嗨，四十里也得去呀！从前陈家吉就是不愿跑路取药，死过两头猪，还卖老资格说早看出是‘泥埋货’，集体的猪死了，他一点不心痛。如今到了我们手里，能让猪死吗？你看不出？这可是一场斗争哩！”

我忙问：“‘病号’呢？”

“在屋里呀！”

徐云说着，转身开了门。我走进去一看，“哎呀”了一声，倒退了两步。炕上是个什么怪物呀？待我定神细看，原来是那头病了的老母猪。你看它，躺在炕头上，厚厚的草褥上还盖着徐云的旧棉大衣，睡得挺香甜哩。我轻轻地掀开大衣一看，十一个小猪拥集在母猪的怀里，嘴里含着奶头舒适地闭着眼睛，都睡觉了。

“徐云，给它们铺着草还不行？”我用毛巾给徐云抽打着身上的雪问。

“起初，我是那样做的。”她说，“到了下半夜，我听老母猪冻得尽哼哼，我打开灯下去一看，哎呀，浑身乱颤颤呢！它病重体弱，这样下去是活不成的。我想，为革命多喂一头猪，就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一砖一瓦，为批判林彪反党集团诬蔑农民‘缺吃少穿’的谬论多献上一颗子弹，何况它拉拖着这么些小猪呢！想到这里，我干脆和它们倒了一下床位。”

徐云给母猪喂了药，走到那棵花枝俏丽的红梅树下，眼巴巴地望着山下：“啊，是赵二婶上山来了！”

赵二婶走上山来，冲着徐云说：“你还

顾得笑呢！”

“怎么啦？”她一看赵二婶的脸色惊讶地问。

“怎么啦？大街上在闹响台了，你还头顶火炭不觉热！”

“你快说嘛！”徐云惊奇地问。

赵二婶好象不好吐口，怕徐云听了受不了。吞吞吐吐地说：“街上贴出大字报来了。说你，……说你……”

徐云急得捣了她一锤：“哎呀呀，真是扯不长，拉不团团！你尽管说嘛，我不怕！”

“陈家吉那个缺德的，大字报上不敢写上名字，他说你在山上喂猪，是怕赤脚下田，挑白馍馍吃。”说罢，赵二婶气得一屁股坐在石头上，呼呼直喘粗气。

“想赶我走啊？办不到！”徐云瞪着眼，坚决地说。

我想了想，好心地劝说道：“徐云，你不能满不在乎。依我看，村的营生多得很，什么不好干，偏在这里死呆？！累死累活，倒反让人说占了便宜。”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徐云毫不客气地说，“你说，哪行哪业没有阶级斗争？干什么营生一帆风顺？叛徒、卖国贼林彪不是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吗？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扎根农村，为缩小、消灭三大差别而奋斗终身啦？以前陈家吉说这养猪的活是最脏最累的了，如今又来说反话，你想想这是为了什么，我看，就是想来拔根呢！”徐云越说越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拳头一握，宣誓似的说：“我的根已深深地扎在这山岩里了，任凭什么狂风暴雨都动摇不了啦！”

我的心神被这迸着火花的豪言壮语怔住了，心悦诚服地望着徐云。而徐云：昂首挺胸，眼看远方，目光炯炯，犹如身边的红梅树，显得那么坚强，庄严。

# 钢 钎 · 银 针

——赞工人医生

张 伟 强

你早呵，年青的炼钢工人，  
曙色熹微，就来到了熊熊烈火的炉门；  
你好呵，咱们的工人医生，  
月色如水，还巡回在十里钢城。

炉台火光闪闪、烟雾重重，  
烟火中闪现着你矫健的身影。  
你猛抖手中铮亮的钢钎，  
浑身血液伴着钢水沸腾！

呵，你爱钢爱得多么深沉，  
紧握钢钎的手，茧花层层。  
当金色的钢水在炉口飞泻，  
钟声，就是你欢快的笑声……

药箱边，老炉工抚伤忆苦思甜，  
昔日罢工怒潮在你眼前翻滚。  
你旋转指间晶亮的银针，  
一针针扎下阶级的深情。

呵，你炼钢还兼看“门诊”，  
一会炉前干，一会炉后奔。  
阶级兄弟心连心呀，  
银针虽轻，却凝聚重大责任……

你呀，紧捏银针的工人，  
你呀，牢握钢钎的医生。  
钢钎、银针都在你手中磨亮呵，  
你永远战斗在火热的钢城！

“大妹子，你真是咱贫下中农的闺女！”  
赵二婶蹬蹬几步跨到徐云跟前，拉起她的手朗朗笑道：“我还怕你听了哭鼻子呢！”二婶继续说道：“事情一发生，老支书就领着一帮干部追查得火急。群众一发动，很快就把这个老狐狸揪出来了。老支书打发我来叫你俩回去参加批判大会哩！”

赵二婶亲昵地望着徐云，满意地笑了，说：“闺女，你一点没管乎陈家吉那一套，二婶看在眼里，心里很愉贴。”接着赵二婶把拆洗得干干净净的棉被一递：“二婶给你拆洗好了。往后有什么需要二婶做的，你尽管说，别不好意思的。”徐云双手接过棉被，

深情地说：“妈妈您真好。”说罢手一挥，“走，搞大批判去！”

想着这些，我急切地说：“妈妈，我要到南山上去看红梅呢！”

妈妈说：“去看红梅？红梅在秋季不开花哩！”

我告诉妈妈，南山还有这样一棵红梅，她不分春夏秋冬，屹立在山崖上，花枝俊秀挺拔，终年迎着风雨霜雪，傲然怒放。妈妈也会心地笑啦。

（题图：宋治平）

# 茶山新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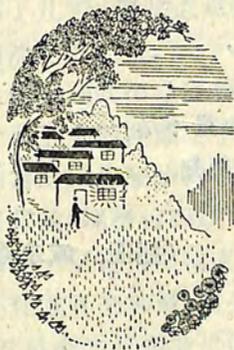
郑成义

## 新苗

茶乡学大寨，  
育苗抢时间。  
支书外出刚归来，  
踏着夜雨又上山。

九曲湾下泉水急，  
十八盘口步声喧。  
走进茶园亮手电，  
弯腰仔细看。

一棵棵，一行行，  
新芽沐雨吐尖尖。  
棵棵茶苗根扎正，  
茶苗下，脚印正新鲜。



脚印深，脚印密，  
脚印里，汗水雨水难分辨。  
顺着脚印走，  
绿树丛中灯光映窗帘。

窗外锄头刚擦洗，  
灯下笑脸对笑脸，  
姑娘围坐读马列，  
——春雨催芽正吐艳！

呵！多好的春夜多好的雨，  
滴滴甘露润心田。  
呵！多好的春夜多好的雨，  
党育新苗苗，棵棵能擎天！

## 锤声

深山夜更静，  
锤声一阵阵，  
丁当，丁当，  
叩着工棚窗和门。

一锅烟火红，  
门外扬笑声。  
支书紧靠老锤手：  
“这样的徒弟，你选对了人！”

抹一把胡茬点头赞：  
“小伙子，是有那么一股劲！  
为锻钢钎打炮眼，  
他，汗水湿透衣三层！”

“他把钢钎当彩笔，  
誓叫远景变近景：  
百里茶山架长虹，  
开条公路通北京。”

“到那时，新茶簌簌穿出，  
直飞天安门，  
献给敬爱的毛主席，  
表表茶乡儿女赤诚的心……”

呵，一串话激得锤更猛，  
丁当丁，一声高一声；  
听锤声，看新人，  
炉火正红钢正纯！

### 初 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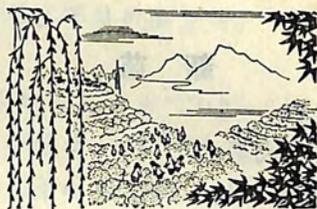
新辟茶山春色漾，  
一天一个样。  
赶趁“谷雨”采嫩芽，  
新兵初上场。

攀着青藤上山去，  
晨露湿衣裳。  
层层梯田连天碧呵，  
人象星星嵌天上！

紧移步，细端详，  
手似飞燕剪春光。  
班长把着手儿教，  
枝枝叶叶在闪光：

“当年垦梯田，  
多少顽石把路挡！  
新茶山，红旗扬，  
恨煞山中‘绿眼狼’。”

“阴谷吹冷风：  
‘女人种茶，茶不旺！’  
峰口炸响一声雷，  
——站出铁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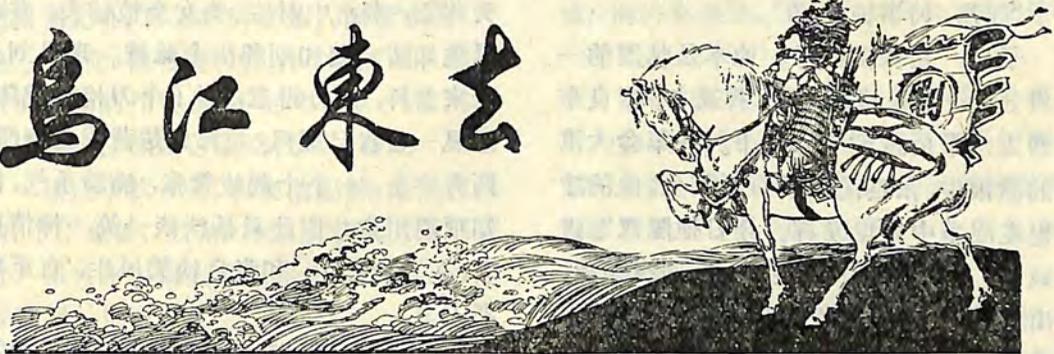
“一张大字报，  
引来无限好风光。  
砸平危岩造茶田，  
宏图挂到青峰上！”

“从此姑娘不姓铁，  
人人赞她是淬火的钢。……”  
大伙拉着班长问是谁？  
哦，原来是咱们的女连长！”

梯田搭歌台，  
红霞染戎装。  
呵，山外青山望不尽——  
群鹰展翅正翱翔。

(插图：戚永昌)

# 去東江烏



曹晓波

一抹余辉把咸阳的土墙染红了。高大雄伟的圆拱形洞门敞开着，一支衣甲鲜明的大部队排着整齐的队列，急速入关。

大街小巷，围观的老百姓又惊喜又疑惑地打量着这支队伍。人群中，不时发出窃窃私语。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刘邦那对神采奕奕的大眼睛。他骑在一匹雪白的骏马上，身披戎装，头戴锦盔，挺直腰背，显得很威武。他不时用目光扫视周围的动静。突然，眉梢跳了一下，侧身对近边的卫士官樊哙低语了几句，樊哙点点头，掉转马头，消失在汹涌的人流中。

队伍来到咸阳皇宫前，刘邦纵身跳下，在几十名卫士的拥戴之中，健步跨入金碧辉煌的宫殿。那豪华的布置没有引起刘邦的闲兴雅致，他举目四顾了一下，就大模大样在正中一把龙头交椅上坐下来。眉宇间掩抑不住欣喜的神情，对身旁的卫士说：

“这就是当年祖龙坐的宝座呵！”说着，

刘邦不禁想起自己年轻时，有一次看见秦始皇出巡的威严仪式，曾无限感叹地说：“大丈夫当应如此。”而今天……想到这里，刘邦发出了由衷的大笑。那宏亮的笑声在高大屋顶的雕梁中间发出一阵阵回鸣。

正在这时，樊哙带了几个身穿秦服的长者走进来。

“主公，这是本地的父老豪杰。”

父老纷纷上前参拜。刘邦含笑下座，好言抚慰：“我起义兵，讨伐赵高逆政。今日入关，为天下一统，继承始皇帝业。今与你们约法三章：无辜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赵高苛法一律废除。请你们尽管放心。”

那几个父老豪杰听了这番话，挂在心头的大石头方才放下，又见刘邦和颜悦色，通情达理，暗暗喜欢。心想：如沛公做关中王，倒真是一件好事。

刘邦又简略问了一些当地风俗人情，要他们去帮助做安抚工作，那几个人才应命告辞。这时，急匆匆闯进来一个人。此人生得眉清目秀，外形倒有几分象妇女，因

跑得气喘吁吁，面颊喷红。刘邦见他那副神情，赶紧上前问道：

“子房，何事惊慌？”

子房，是张良的号。他本是韩国的一个贵公子。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张良东奔西走，最后投到刘邦麾下。在革命大洪流的激浪中，张良的立场有所转变，他的才智也在战争中得以发挥。今日他随汉军进入咸阳，忽听得有人唤他名字，回身顾视，喜出望外，竟是昔日好友项伯。当年项伯曾因杀了人在张良处避难，以后各奔前程，想不到今日异地相逢，张良立即下马款待故友。不料项伯密语张良快快逃生。原来项伯是项羽的叔父，因知明晨项羽要攻拔咸阳，故特来告知张良避难。张良听完，知此事关系重大，即刻催马前来报告沛公。

刘邦沉吟片刻，心想：项羽驻兵鸿门四十余万，自己只有十万兵马，两地相隔四十里，又无险关可阻，真是急如燃眉。刘邦剑眉紧锁，来回踱了几步。

“主公，敌强我弱，只能用缓兵之计。”张良稍稍停了粗气。“不如托项伯代为陈述我们并无异心。明日主公亲去鸿门释疑……”

“主公不可前去。”樊哙打断子房的话，高声嚷道：“久闻项羽凶残暴虐，又野心勃勃，当年他曾叫嚣要取代祖龙帝业。赴宴鸿门，凶多吉少。”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刘邦说罢，转身吩咐张良、樊哙：“子房与我同去款待项伯。樊哙，你挑十名卫士，明日与我去鸿门赴宴。”

翌晨，风和日丽。楚军寨外，战旗飘扬，刀枪林立。刘邦策马来到楚寨营前，不慌不忙，跃下马背，轻轻弹去斗篷上的风尘，面带笑容，直往楚寨走去。张良、樊哙一左一右，紧紧跟随。

出身楚国贵族后裔的项羽，虽然参加

过农民军，消灭过秦军主力，但他从小信奉孔孟礼义，又少决寡断。原听说刘邦已入关称王，秦宫中财宝、美女全被掳去，登时暴跳如雷，要和刘邦决个雌雄。现见刘邦亲来参拜，十分得意，摆了个刀枪龙虎阵，想显一显自己威风。刘邦见楚营戒备森严，两旁将士，一个个剑拔弩张，满脸杀气，便知项羽用意。因此只是淡淡一笑，神情自若，在刀枪之下，和张良谈笑风生，直至项羽主寨。

项羽正中坐定，他长得熊腰虎背，异常骠悍；满脸胡须，犹如钢针；一双豹眼，喜怒无常；穿戴华丽，披一件缎装锦袍，一身贵族打扮。左边站着项伯，右边立着范增。他见刘邦和张良进来，只略侧了侧身子。

刘邦见项羽一副傲慢之态，毫不介意，反而热情上前施礼，说道：

“我与将军同起义军，讨伐赵高。将军在河北攻关，我在河南作战，虽是分兵二路，但旨在一方。昨日初进咸阳，我已传命三军，所过之处，秋毫无犯，并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至于国库财宝，皇室宫女，邦已令全部封之，请将军到来定夺。”

项羽攻拔刘邦，原为刘邦有“统一天下”之志，今见刘邦态度谦和，秦皇宫室财宝美女又丝毫未动，和昨夜叔父项伯之言相符，即面露喜色，起身下座，请刘邦、张良入席。直言而告：

“此乃你部属左司马曹无伤言及：你有尊帝之心。我本无攻拔之意。”

刘邦又婉言释疑，一番话使项羽心中疑虑烟消云散，当即命人摆开酒宴，款待刘邦。顷刻，器乐齐鸣，杯盘狼藉。

项羽趁着豪兴，只顾和刘邦赌酒。沛公本有豪饮之好，但今日只是举杯相陪。酒过三巡，范增唤一武士入寨，舞剑助兴。

范增，出身于六国一个破落旧贵族的

家庭。因有些计谋，被项羽视作亲信“智囊”。他平日知刘邦为人，好学申商之术，追随祖龙之业，料想日后必是六国贵族的“大患”。因此，他曾建议项羽攻拔咸阳。现见项羽无图刘邦之意，不觉又心生一计，对项羽从弟项庄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

项庄手执长剑，在宴前起舞，他或左或右，上下盘旋，剑光闪闪，直朝刘邦面前逼近。张良暗用目光示意项伯，项伯会意，起身抽剑。说道：

“剑须对舞为佳。”

说罢，与项庄对舞，暗地保护着刘邦。刘邦见项伯不是项庄对手，他的脸上泛起红一阵，白一阵，疾忙起身出外唤樊哙。樊哙一向对沛公忠心耿耿，今见事急，虎目怒睁，执剑直闯内寨。几个楚军卫士上前阻拦，哪知樊哙臂力过人，推倒数名卫士，径直来到宴前，横眉逼视项羽，项庄、项伯见一壮士私自闯入，不知何故，各自放下剑来。项羽也一惊，猛地拔出腰剑，大声喝问：

“来者何人？如此放肆！”

“他是沛公卫士樊哙。”张良赶忙上前代答。

项羽把樊哙上下打量了一下，赞道：

“好一个壮士，赐他美酒猪腿。”

樊哙剑不离手，取过斗大金樽一饮而尽，又用剑把一只生猪腿割开，三口两口吃了精光。

“能否再饮？”项羽见此状，不觉笑了笑。

“臣死且不怕，豪饮何惧之。”樊哙高声回答。

“汝愿为谁死？”

“赵高无道，致使天下大乱，今沛公出生入死，攻入咸阳，约法三章，安抚黔首。将军不念其功，反而听信馋言，欲杀功首，这与当年赵高之行有何两样？！”

一席话斥得项羽面红耳赤，欲怒难发。

刘邦赶紧上前喝退樊哙，转身对项羽道：“项将军待我本无异心。在下卫士冒犯虎威，请将军鉴谅。”说罢，对张良、项伯使了一个眼色。

项伯、张良会意，上前殷勤敬酒，又说了一些咸阳风俗趣闻。项羽不知不觉喝得酩酊大醉。刘邦见事已就，赶紧借故脱身，对张良低嘱了几句，和樊哙一行匆匆骑马抄小路返归。

张良独自回到席上，送上一对白璧、一双玉斗给项羽、范增作礼物。项羽本是个好财之徒，见那对白璧光莹夺目，玲珑无瑕，不觉翻来复去玩赏。自忖：刘邦势弱，料他难成气候，明日不动刀戈，即可进入咸阳，坐享朝思暮想的荣华之乐，想到这里，顿时眉开眼笑，加杯痛饮。一旁的范增却气得鼠眉倒竖，连声长叹：

“竖子不可共谋！放虎回山，我等死无葬身之地也！”

这时，张良已策马赶上刘邦，转达项羽明日入关之事，刘邦沉思半晌，心想：项羽所为和自己之志可谓水火不相容。但目前处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只能暂且退避三舍。便果断作出决定，部队当夜开拔到霸上。

星月依稀，寒风凛冽。仅宿营一夜的部队，又匆匆离开咸阳古城，大街小巷，聚集着送行的当地父老百姓。刘邦挥泪告别了他们，又一次回头望了一下祖龙的雄伟宫殿，毅然跃上马背，催鞭疾行。

只有一个人没有随刘邦大部队离开咸阳。他冷落地躺在咸阳城的墙脚下，身旁一滩污血，那一对直挺挺的眼睛似乎半睁着，好象在欢迎项羽来临。这，就是曹无伤。

## 二

这是项羽进关的第三个月。

早春二月，冷冽彻骨。昨晚一场拂拂扬扬的鹅毛大雪，给古老的咸阳城披上了一件雪白的冬衣。要是往年，在这银装素裹的怀抱里，那雄伟的龙阁凤楼，精致的雕廊画栋，幽静的曲榭亭轩，更觉妖娆壮丽。然而，今日举目远眺，跃入眼帘的是一幅萧条冷落的残景。白雪深处，埋着一堆堆残木废丘。难闻的枯焦味在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隐隐的哭泣声此伏彼起。

在一座残阁中，走出两个人。一个是满脸杀气的大汉，一个是干瘪憔悴的瘦老头，前者是项羽，后者是范增。

“亚父，三百里阿房宫烧得差不多了吗？”因范增献计有功，项羽赐了他一个尊号：亚父。

范增阴险的丝瓜脸上，挤出一丝笑意，把头点了点，指着远处烧成灰丘的秦始皇皇宫：

“国库中的金银财宝，我都已命人取出，除了一部分分给六国有功之臣，其它的和几百名美女，都整装运回楚地。”

项羽很满意地踱了几步，满眼的破残景色好象和他的锦绣衣裳，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亚父，俗话说：富贵不归故乡，好似衣锦夜行。咸阳已成一片荒丘，我欲早日东归楚地。你呢，也可回去享享清福了。”

“说起东归之事，外面议论纷纷。还有一些人在说怪话。”范增凑近嘀咕。

“是谁？给我抓来！”项羽顿时怪目怒睁，猛地从腰间抽出宝剑。范增低声密语了几句，项羽忍怒把剑放回鞘里，满目杀机，随范增朝里走去。

宽大的厅殿上，正中放了一只大炉子，那火舌不时从炉底下钻出来，窜东窜西。火光把项羽发怒的脸，映得更加可怕。他旁边站着微眯双眼的亚父范增，两旁的大将、谋士一个个目不斜视，提心吊胆恭立着。

项羽见那些六国贵族首领也相继来得差不多了，就厉声说道：

“诸位将士，随我入关三月，共享荣华之福。今日大功告成，也可衣锦回乡。而今，我欲东归楚地。你们……”他看了一下那些迟来的六国旧贵族，只见一个个伸长脖子，侧着耳朵。就嘿嘿地笑了笑说：“待我奏明义帝怀王，也给你们一块封地，可图自乐。”

顿时，那些六国旧贵族一个个手舞足蹈，喜形于色，弹冠相庆，七嘴八舌闹成一团。就在这一片喧哗声中，走出一个叫韩生的谋士，他缓步走到项羽面前，施了一礼，朗声而语：

“将军欲东归故里，此乃失策之行。想这关中环山绕水，四塞俱有险阻。况且土地肥沃，出产丰富，真是一块宝地。当年秦始皇慧眼识之，在此成就一统帝业。今日，秦亡楚兴，大王当在此重建霸业，也可使天下一统，黔首安宁，留下千古美名。”

项羽听韩生把自己和秦始皇相比，不觉面露愤怒之色：“大胆韩生，竟敢妄言惑众。给我拿下斩首。”两旁卫士一拥而上，要捆韩生。

韩生面无惧色，反而扬声大笑，说：

“我昔闻俗语：楚人如猕猴带冠，今日一试，果然如此！”

项羽见韩生当众骂自己猴子，当即暴跳如雷，令人剥去韩生衣服，丢入沸滚的油锅内。那些部属原也有几个想劝项羽不要搞分封的，此刻见忠心耿耿的韩生遭此下场，一个个吓得把话咽到肚里，待项羽令散，都悄然收拾行装，自寻生路而去。

项羽烹了韩生，心头之气稍平。但转而想到分封之事，又觉烦躁不安。封六国诸侯，倒也不是难事，只是刘邦分在何处？昔日义帝有言：谁先入咸阳者，为关中王。今日刘邦捷足先登，封他关中，犹如给他老

虎添翼。不封他，恐被天下人所憎，项羽沉思半晌，决定还是找范增拿主意。

范增本为鸿门一事与项羽呕气，今听项羽向他请教封刘邦一事，鼠眉一皱，想出一个对策：

“蜀地甚险，易入难出，昔日秦朝犯人都发遣蜀中，便是这个缘故。今日便封刘邦为蜀王，巴蜀也属关中之地。既不教他施展鸿图，又不使我们失先圣信义。”

几句话说得项羽连声点头称赞。

“还有，可封章邯为雍王，封地咸阳以西。司马欣为塞王，封地咸阳以东。董翳为翟王，封地上郡。此三人皆秦降将，和刘邦有不共戴天之仇，当力阻刘邦出蜀之路，此计行之，我等便可高枕无忧。刘邦纵有天大本事，也插翅难飞。”

当夜，项羽便和范增议定分封一事，一共封了十八个异姓王。自封西楚霸王，建都彭城，占梁楚九郡之地。第二天便把分封诸侯的布告张贴出去，又暗地派人打探刘邦那里动静。

消息传到霸上，刘邦正和萧何商议对策。忽听寨外一阵喧哗之声，曹参、灌婴、樊哙、周勃一个个满脸怒气闯了进来，这个说：项羽欺人太甚！那个说：不如决一死战。刘邦见众情激愤，胸有成竹，以目视萧何。萧何是沛县一个小吏，与刘邦志趣相投，一同起义，在军中素以稳重长者著称。他不慌不忙，站起身来，说：

“楚军正在锐气之上，硬拚乃自取灭亡。依卿之言：兵屯蜀地，养精蓄锐，只要沛公爱民敬士，唯才是举，一定能够复展鸿图，重回关中。”

“萧何之言极是！”讲话的是张良。张良遵刘邦之命，去咸阳厚赂项伯，争得汉中封地，改蜀王为汉王，并为日后东征出兵作好准备。刘邦当即说服众将，不日启程。

阳春三月，桃红柳绿，和风送暖，一阵

阵沁人心肺的芳香扑鼻而来。刘邦跃马在队伍中间，不时举目四望，眼见送行的父老百姓在视野里渐渐隐去，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年观看秦始皇出巡的豪言壮语，去岁在祖龙交椅上的扬声大笑，似乎历历在目，音绕耳畔……转而想到今日西去的计划，刘邦不觉握紧了剑把，两道乌黑的浓眉打了一个结。正在这时，后队传来吵闹之声，将领周勃策马来到。

“启禀汉王，不知何人将东归栈桥烧了。”他见刘邦神色自若，又加了一句：“要不要让我领一队士兵在此修造重建。”

刘邦淡淡一笑，对周勃说：

“将军勿忧，我自自有主意。下令士兵不准回顾，策马继续前进，违者斩首！”

周勃不敢违令，当即传下。汉军队伍在崎岖的山路上行了二日二夜，说也奇怪，过一座栈桥，便见后面火光一片，惹得汉军将士骂声不绝，都斥项羽心狠，断东归之路。只有刘邦闷头赶路，一味催马疾进。这样又过了一日，到了巴蜀封地。刘邦传令就地休息，他自己跃下骏马，在一条清泉旁，洗去满面风尘。旋即，傲然屹立在土坡之上。由于多年的戎马生活，他额上已显出淡淡的鱼鳞状，然而那红润的脸膛，宽阔的肩膀，顾盼自若的双眸，却给人一种精力饱满、虎虎有生气的感觉。此刻，他登高远眺，只见巴蜀山水，秀丽如画。那奇峰险滩、怪石古松在金色的霞光中，更显得千娇百媚。祖国的伟景壮观，激励着刘邦统一中国的雄心夙愿，他不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回头见将士都在观赏巴蜀景致，就纵身跃上一块巨石，大手一挥，说：

“巴蜀虽美，却非我们长住之地。今日项羽分封天下，让黔首深受分裂之苦，我们岂能偷一时之乐，置身世外桃源？”

象一把盐洒在热油锅里，将士中间登时沸腾起来。三三两两，众说纷纭：沛公这

几句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可是，栈桥已经让项羽烧了。”周勃愤愤而道。

“栈桥之毁非项羽之罪，是我命张良烧的。”刘邦加以更正。

又是一阵喧哗。那些将士一个个你对我看，我对你望。心想：汉王怎么这样糊涂，自己过河拆桥呢！

“周勃，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想我们东征，不想项羽防我们东征，今日烧栈桥，乃子房的妙计，让项羽不加提防。况且栈桥易修，军心难控。只要有我们统一天下的雄心，不愁无东归之日。”

将士们方始豁然大悟，顿时一片雀跃欢呼。

“今日项羽大封六国诸侯，自以为得计。实际这是个最愚蠢的办法，好比一个人坐在一堆着了火的干柴上，那火已经熊熊的燃了起来，他还上面乐，你们看项羽蠢不蠢呢？张耳、陈余、田荣这些六国贵族后裔已在抱怨分得不公平，不日必然刀戈相交，鹬蚌相争，我们那时也兵强马壮，就来个暗渡陈仓，直入咸阳，重建帝王之业，诸位你们有没有信心呵？”

“有！”高亢激越的声浪在深谷群峰中久久地回荡。

光阴似箭，春去秋来。八月的巴蜀，秋景迷人。在陈仓故道的小路上，出现了一支轻装打扮的部队，那些士兵一个个身轻如燕，敏若猿猴，道虽不好走，行军的速度却快得惊人。

“前面就是章邯雍地陈仓了。”曹参回头向汉王刘邦报告。“他们看住了大门，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从后花园杀进去。”

“兵贵神速，打他个措手不及。天黑之前拿下城楼。”刘邦果断下了命令。“曹将军，这次作战路线是：取下陈仓，马不停蹄出散关，沿嘉陵江上游谷道，攻打褒谷，然

后直达汉中。在作战中，一要配合主帅，二要搞好团结。当前大敌是项羽，明白吗？”

前队先锋曹参，和刘邦同起义军，自然对沛公的话中之话，心领神会，他郑重地接过刘邦的腰剑，默默地点点头。

片刻的沉默，突然，一声炮响，埋伏在树丛中岩石后的汉军一跃而起。漫山遍野，“汉”旗飘扬。树梢上的小鸟被意外的喊杀声搅昏了头脑，拍着翅膀惊惶乱飞。

楚汉战争的幕帘正式拉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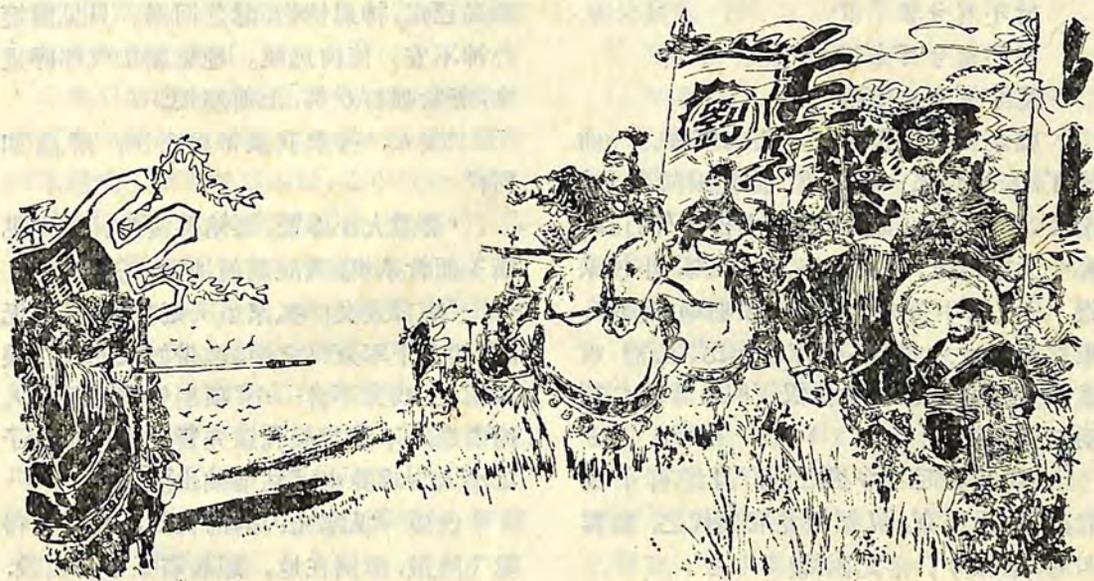
### 三

战旗飞卷，号声狂啸。尘灰铺天盖地地飞卷着。震人心魄的喊杀声，势如骤雨的马蹄声，刀枪兵器的碰击声，交织成一股巨大的声浪，淹吞了整个平原山林。

狭长的山谷内，项羽头戴钢盔，身披铁甲，跨上乌骓宝马，手执方天画戟。他仗着蛮勇，画戟纵横，带着一队残兵，冲出重围，来到一座荒坡上。

四年前，项羽在咸阳封了十八个异姓王，原以为可以东归楚地，坐享富贵。却不料那些六国诸侯，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没有几个月，就为争夺地盘，杀得不可开交，项羽只得亲带兵马，东征西讨，但一波未平，又起一波。最可惊的是汉王刘邦，智取三秦，杀死章邯。以后汉楚对垒，虽然自己屡战屡胜，但成皋一战，楚军大挫，今日又因诸侯失约，误中了汉军十面埋伏之计。眼见夕阳西斜，暮色苍茫。项羽带了几千名残军，匆匆朝左侧小道寻路突围。

行不多时，一声炮响，迎面一支汉军截住去路。“汉”字旗下，为首那人身披戎装，气宇轩昂，正是汉王刘邦。身后站立四员大将，曹参、樊哙、周勃、王陵，一个个虎视眈眈，英姿勃勃。项羽回顾自己队伍溃不成军，回想当日鸿门宴时两家气势，不觉颓



然自惧，强打精神，勒马上前。

“霸王别来无恙，今日有幸相遇，一向可好？”刘邦跃马扬鞭，含笑发话。

“刘邦竖子，我与你划鸿沟为界，割地为王。你言而无信，实小人之为！”

刘邦听了朗声大笑：“你说我言而无信。想昔日，有明誓在先，谁先入咸阳者，为关中王。你为何背天下之约，负众人之望。”几句话，驳得项羽瞠目结舌，哑口无言。刘邦勒马上前两步，挥鞭斥道：“今日黔首都盼望结束割据，天下统一，岂能容鸿沟为界，汉楚并存。霸王，你纵有举鼎力，盖世之勇，却怎能逆天下人之愿？何去何从，望能三思！”

刘邦话音未落，项羽早已恼羞成怒，跃马提戟，直冲汉军旗下，哇哇乱叫：

“刘邦，休得多言，你敢和我亲斗三合。”

“匹夫之勇，何以自夸！”

刘邦将鞭一扬，汉旗下闪出樊哙，拍马来战项羽，才十合，又冲出周勃，让过樊哙，接住厮杀。又十合，王陵拔枪出阵，接着又是曹参，霸王纵然武艺高超，也孤掌难鸣，

身旁楚军纷纷败退。正在这危急之时，楚将钟离昧率一队人马赶到，三人合成一股，拚死杀开一条血路，落荒而逃。刘邦见天色已晚，乘胜收兵，命各路人马守住四处要道关隘，自己率大部队踏着暮色，向垓下包抄进军。

项羽败到垓下，计点人马，只剩二千余人，将士各有伤残，好不凄惨。顿即命令部属严加守卫，自己倒背双手，忿然入寨。

霸王生平有二样癖爱。一是乌骓马，一是虞美人。那虞美人是一个名妓，原名虞姬，因姿色出众，能歌善舞，有“美人”之称。虞美人见项羽进来，怒发冲冠，愁容满面，知道吃了败仗，愈加不敢有半点怠慢，慌忙殷勤上前迎接，扶入内寨，设宴款待。

夜阑人静，月光清冷，一轮残月在云层间时隐时现。霸王一面饮酒浇愁，一面看舞解闷。眼前这番轻歌漫舞，不觉使他想起自己当年在咸阳城内的富贵淫乐生活。心想自己本是大楚贵族之后，今日竟然败在刘邦这个农夫手里，真是有负祖先之威。霸王站起来踱了几步，低吟道：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在旁轻拨琴弦，柔声应和。一曲未了，寨外传来一阵歌声，如鹤唳鸿哀，响彻夜空。项羽一惊，赶紧命小校出外打探。哪个大胆高歌，败我酒兴，不一刻，小校来报，是汉营中传来的楚歌，项羽细细辨味，果然是家乡之曲，不觉惊恐无比，心想：难道家乡父老都已背我投汉了吗？半晌，项羽对天长叹：

“想我骤起于乡里之间，身经百十余战，皆攻无不克，又把祖龙取而代之，威震四海，谁知今日落此困境！”

这四面楚歌，原是张良设下的一条妙计。原来前夜，刘邦召集众将商议对策，张良从容作了分析，项羽虽然已是瓮中之鳖，但困兽犹斗。况且还有钟离昧、季布二千多军队。不如用楚歌乱其军心，使其众叛亲离，待明日项羽势孤力薄，必然束手待毙。刘邦听罢，频频颌首，立即从降卒中挑选几百名楚人照计而行。

话说楚军将士被围垓下，军中怨言丛生。此刻，忽听得一阵阵动人心魄的歌声飘入军营，一个个竖起耳朵，凝神倾听，那乡音对久战沙场的战士，真是荡气回肠，分外亲切。他们望着碧空残月，一股思乡之情登时涌上心头。回想这五载光阴，跟随项羽南征北战，攻城屠关，为天下黔首所恶。而自己父老妻女，在家饱受离乱之苦。想到这里，士兵们纷纷丢盔弃甲，悄然离去。一时间，竟走了大半。连项羽心腹之将钟离昧、季布等人见大势已去，也纷纷引本队人马，自寻生路而去。因此，待项羽冲出寨外，只见寨空人离，兵器满地，霸王挥剑斩了一些逃走的小卒，无奈仍然压阵不住。

这时，东方欲晓，晨光熹微。项羽也知

败局已定，神思恍惚，忿忿回寨。只见虞姬心神不安，倚窗远眺。她见霸王气呼呼进来，赶紧强打欢笑，上前迎接。

“美人，今晨我欲带兵突围，卿意如何？”

“妾蒙大王厚爱，愿陪伴终生。”虞姬见霸王面含杀机，战战兢兢地颤声答道。

“卿言差矣！孤家虽天赐贵躯，英勇无比，然在千军万马之中，难带妇人同行。美人留之，我又不舍……”项羽望着楚楚动人的虞姬，不禁想起孔孟先贤之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猛地抽出宝剑。

虞姬一见寒光闪闪的长剑，登时吓得魂飞魄散，瘫倒在地。想起霸王平日凶残，自知难留余生，惨叫大王饶命……

正在这时，寨外鼓声四起，喊杀连天。项羽提剑出寨，返身跨上乌骓马，一旁亲随忙问：

“夫人如何送行？”亲随正欲返身入寨，猛见霸王剑上寒光映出一片血污，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泥泞的小路上，细雨如烟。项羽率八百余骑拚死突出重围，渡过淮河，来至东城，只剩二十八骑。现在马不停蹄来到阴陵地界，只见眼前两条岔道，霸王瞭望了一下，不觉踌躇起来。

附近农田里，有几个农夫在挥锄干活。项羽一声喝令，命小卒带来。那几个农夫虽未见过霸王，但对项羽的横征暴敛早已恨之入骨，今被押上，一个个横眉冷对。

项羽勒马执剑，怒目圆睁，喝问道：

“彭城在哪个方向？”

一个年长的农夫见项羽狼狈之状，知他迷路逃跑，就往西南方向一指，项羽恐汉军追及，问出去向，就把剑一挥，楚军士卒提枪一拥而上，向农夫猛戳。那个年长的农夫使尽平生之力，猛地将锄头朝项羽扔去，霸王不及提防，正中左肩，痛得他大叫

一声，但农夫们寡不敌众，顷刻之间，鲜血染红了两旁的麦田。

项羽朝西南方向跑了十数里，只觉扑面而来的江风越来越大，耳畔传来的潮声越来越响。项羽举目四顾，心中狐疑，却又不甘心回转。这样，策马猛驰，突然一个马失前蹄。原来那个农夫故意指错方向，让他陷入泥泞大泽之中。霸王好不容易挣扎出来，已遍身泥浆。欲翻身寻路，一支大军迎面截住去路，为首的是汉将灌婴。他手执银枪，高声喝道：“奉汉王之命，等候多时，项羽快快下马受缚！”楚将早已人困马乏，面面相觑。两下混战，项羽仗着马快，单骑突出重围，落荒而逃。

项羽沿着江堤跑了一圈，但见江风呼啸，白浪滔天。那奔腾的潮头化作一只只铁拳，砸在乱石嶙峋的大堤上，发出一阵阵凄惨的叹息。项羽见寻不到旱路，而背后急促的马蹄声却越来越近。正在这时，一声水响，芦苇丛中，驶出一叶小舟。项羽顿时喜出望外，大声呼喊：

“船夫，快来渡我过江！”

小舟上，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艄公傲立船头。但见他神态自若。将竹竿轻轻一点，小舟劈开碧波，直往岸边划来。

“来者可是西楚霸王？想当年你与八百子弟渡江西行，今日何以匹马而归？”

“非战之罪，实乃天意。你若能渡我东归，他日定待之以‘礼’，报之以‘义’，赐你一块封地。”项羽说着，从腰间掏出几块金子，向小船抛去。

老艄公听罢，手捋银须，仰天大笑。那落在船沿上的金子被他用竹竿轻轻一挑，落下江中，溅起朵朵水花。

“只怕我这舟小，难渡你霸王过这乌江。”老艄公慢慢将小船靠岸。

项羽方知这条大河就是乌江。他见小舟靠岸，放乌骖马上船，马蹄刚落，忽听老

艄公猛喝一声：

“霸王，你身后何人？”

项羽一惊，急忙回顾，就在这转瞬之间，老艄公眼明手快，竹竿轻轻一点，小舟如一支脱弦的轻箭，荡出三米之外，顺流而去。项羽见身后无人，情知受骗，又对天长叹：“乌江不让我东归，真天亡我矣！”老艄公听得，豁然大笑：

“想昔日，你江东举旗，一呼百应。只因大封诸侯，分裂天下。并欲以‘礼义’控制天下黔首，怎能不亡？！滔滔乌江，岂容你逆舟倒行；江东父老，怎许你东山再起？！尔至今仍执迷不悟，自嘲‘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岂不谬哉！”

项羽见这布衣艄公竟敢嘲笑他，不禁怒从心中起，将手中画戟猛然朝小舟抛去，却不偏不倚正击中乌骖马的屁股，那牲畜一阵惨叫，跃入水中，荡起一片红水，老艄公依然悠闲自得，抚竿横渡。

这时，一队汉军已将项羽团团围住。霸王用剑砍倒数人，自己已血流满甲，退至一个小山坡，见汉军将士中有一人似曾面熟，原来是自己旧将吕马童，就高声道：

“吕马童，你曾是我爱将，不念昔日之情，也须懂得圣贤仁义之道，为何对我穷追恶斗？”

“大王还云仁义之道，好不害羞。”吕马童执剑正色而答。“你当年血屠咸阳，坑黔首降卒二十万，烧毁秦宫，大火三月不熄。那时仁义之道又在何处？！你这暴行虐为，人所共弃，我怎愿同流合污。此次归顺汉王，各效其主，岂能以私乱公！”

项羽自知必死，乃执剑自刎。

正在这时，鼓声震动，战旗飞扬。刘邦亲率大军来到乌江岸边。他头戴银盔，身披银甲，一件大红的斗篷搭在肩上，红白相映，格外显得神气凛然，英姿逼人。灌婴、

(下转 80 页)

# 作群众忠实的代言人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札记

忻才良

几篇截然不同的小说的作者谈创作体会时，竟有如此惊人的相同之处：

《一篇揭矛盾的报告》作者说：“我想代表厂里的工人群众，把任树英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写出来。”

《朝霞》的作者在与农场青年的接触中，迫切地感到“有责任去反映叶红式的立志扎根农村的青年，为他们大喊大叫。”

《区委书记》的作者也是这样：“代表董妈妈的心意，对新干部寄予殷切的希望。”

“代表工人群众”、“为他们大喊大叫”、“代表董妈妈的心意”……不同的作者，谈出了共同的创作思想：他们握笔写作，不是娱乐消遣，更不为追名逐利，而是为群众代言，做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言人。这是多么闪光的思想，又是一个多么可贵的创作经验！这个经验，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共同的宝贵财富。而归结到一点，就是贯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伟大指示。

毛主席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

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革命的文学作品是反映代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的生活、斗争、意志、愿望、利益的，是掌握在群众手里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文学创作实践证明，凡是紧密地配合现实斗争，迅速地反映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人物、新思想，忠实地为群众代言的作品，就一定受群众欢迎，就能在斗争中发挥作用，就具有艺术生命力。

你看，在批林批孔运动的热潮中，我们的作者跟生活中的任树英们一起经历了波澜壮阔的种种斗争，情不自禁为工人群众“要前进！要革命！”的战斗热情所感动，写下了《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小说末尾写到任树英“代表我厂群众”对胡政民讲的那几句话：“我们要反复辟，向前进，每前进一步都经过艰苦的斗争！”正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工人群众要讲的心里话，深刻地揭示了工业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独立自主，还是崇洋媚外；是坚持前进，还是倒退复辟！半年以后，生活中的任树英随着斗争的深入，在继续革命的征

途上又向前迈进了，作者又代表群众，写出了续篇《典型发言》。这个“发言”，正象小说写的，“她代表哪个厂呢？没有说，只是从发言中看出，未来的长江厂、光明厂、东风厂的工人都溶化入整个工人阶级的形象。”是的，任树英是代表整个工人阶级在发言，作者是代表广大群众在写作，作者通过任树英之口，把“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的宽广胸怀和远大理想都讲出来了！读到这儿，我们不禁和坐在任树英身边的阿宽师傅、女驾驶员武云一样，为新人任树英替群众代言而热烈鼓掌，不禁为小说作者讲出了群众要“独立自主地干工业”的强烈心声而大声喝采！

象任树英不仅为群众代言，而且带领群众战斗一样，作为群众的代言人——工农兵业余作者，“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而是要通过来自群众又高于群众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形象来“引导群众前进”。这就要求工农兵作者深入群众，熟悉群众，深入发掘群众情绪中最根本的革命需要、最本质的阶级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朝霞》作者的改稿体会，是发人深省的。他在写叶红对张老师不恰当地强调教师工作重要性的批评时，末尾有一句话：“你应该到社会上为我们说说公道话。”原以为，这样就为农场扎根派代言了。殊不知这一句话，恰恰降低了实际生活中叶红式的“扎根派”崇高的思想境界！正象不少农场青年所批评的：志在农场干一辈子革命，这完全是理直气壮的伟大事业。有人对我们暂时还不理解，我们毫不在乎，并不委屈。这句“公道话”绝不会出自象叶红那样的革命青年之口！这正是一针见血的批评，说明作者借叶红之口说出的“公道话”，对生活中成千上万个“志在乡村创新业，双手绣出红地球”的有志气、有抱负、有作为的知识青年说来并不“公道”；因为这类泄

气话并不能真正代表他们。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朝霞》作者通过修改作品深切体会到：不熟悉群众，不理解英雄的思想行为，就不可能为群众代言、为革命代言；即使勉强说了，也是事与愿违，不是丑化了群众，就是贬低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挥革命文学的战斗作用，带领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

这就使我们联想到为群众代言的立场观点问题。“落笔最考人”，作品是作者究竟为哪个阶级代言的世界观的集中亮相。对于同一个群众情绪、群众利益，不同阶级的作者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代言”、不同的反映。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就是公开打着“为百姓讲话”的旗号，利用小说等各种形式进行反党活动的。大毒草《海瑞罢官》正是扛着“为民请命”的大黑伞出笼的。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也竭力提倡什么可供“人人欣赏”、“大家轻松”的“咖啡文艺”。苏修叛徒集团更是鼓吹“全民文艺”，赤裸裸地叫嚷“文艺要为所有的人服务”，抹杀文艺的阶级性。说法种种，实质同一：名为“为群众讲话”，其实都象当年孔老二一样，为的是“举逸民”，为早已被打倒的一小撮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妄图“继绝世，兴灭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而无产阶级文艺则是明确宣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至于还有那么百分之几的一小撮人，革命文艺岂但不能为他们服务，而且还要用文艺作武器，对他们实行全面的专政！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把愿为群众代言的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上升到自觉地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的路线斗争的思想高度。

要忠实地为群众代言，还要求把群众

生活中“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这是因为，文艺作品反映的群众生活，“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假如自然主义地照搬群众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就不能深刻地揭示群众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象《区委副书记》写到革命群众董妈妈写条子给新干部苗俊敏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果就事论事地把这段话写进作品，充其量只能是代表群众写一封“人民来信”，而决不能成为一篇有艺术力量的感人作品。正因为如此，作者不满足于写一个领导干部甘当人民勤务员的故事，不停留在歌颂新干部与群众的鱼水关系，而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值得注意的苗子，三易其稿，不断深化主题，尖锐地提出群众代表如何永远代表群众，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把群众的革命呼声提到了党的基本路线这个纲上，带有浓郁的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气息，使作品中苗俊敏这个在群众斗争大革命风暴中锻炼出来的新干部形象更感染人、教育人。许多街道里弄董妈妈式的退休工人，读了《区委副书记》，都一致赞扬苗俊敏式的“联系群众的新干部”，热情赞扬作者“代表我侬老年工人讲出了心里话。”

应该强调指出，要做群众的忠实代言人，更重要的是必须牢固树立甘当群众小学生的思想。这是因为，我们“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这就要求我们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投入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恭恭敬敬拜群众为师，老老实实向他们学习，使自己的立场、观点、世界观来一番改造、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丰富的创作源泉，才有进而用艺术的方法表现群众，为群众代言的

可能，从而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否则，“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象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群众是不需要这样的代言人的。《一篇揭矛盾的报告》的作者，正是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工厂里的工人群众才乐意向他提供丰富多采的战斗生活、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令人感动的英雄事迹，才迫切地要求他把“我侬厂里的干部和群众‘要前进，干到底，取得成绩手不软’的革命精神写出来”。因而在写任树英与胡政民面对面的思想交锋时，他的眼前自然地浮现出任树英的高大身影，无须冥思苦索，她在全厂大会上作的揭矛盾报告的动人话语，就已凝聚笔尖，跃然纸上。“我把写小说当作向任树英式的英雄学习的过程”，作者的这句话，道出了做群众的小学生和作群众的代言人之间的辩证关系。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区委副书记》中苗俊敏对小张讲的一段话：“我们虽然都来自群众，但是更要防止脱离群众。你看那一棵棵青松，要是脱离了土壤，将会怎么样呢？”历史的教训已经作了严肃的回答。在文化大革命前，有的业余作者曾写过一些为群众代言的作品，后来由于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毒害，加上主观上放松了世界观、艺术观的改造，以至脱离群众、脱离生活，非但不能为群众代言，甚至成为文艺界昙花一现的人物。阶级斗争风云翻卷，犹如警钟长鸣，时刻提醒我们广大工农兵作者：我们都是和苗俊敏一样“来自群众”，代表群众登上文学创作的舞台，代表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为了担负起无产阶级赋予我们的这一历史使命，我们就“更要防止脱离群众”，要象董妈妈亲手栽培的小青松那样，深深扎根在群众的土壤之中，用我们战斗的笔一辈子忠实地为英雄塑象，为群众代言！

# 一桩开天辟地的新鲜事

——读短篇小说《洪雁度假》

上海电机厂五一工大文科班

“钻天的岩鹰，忘不了它栖身的岩石。”在云岭山插队落户的上海知识青年洪雁上北京念大学，今天，她又回到山区度暑假来了。当她矫健的身影猛然出现在老摆渡木卡大爷面前的时候，大爷先是抄着双手，笑眯起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然后深情地大笑说：“上海青年来这苗寨安家，去北京读了大学，还回这山卡卡来度假，这可是开天辟地以来的新鲜事啊！”

“开天辟地以来的新鲜事”，这是贫下中农对洪雁度假的看法。说得好极了！

它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领域的新变化、新面貌。

教育领域一直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政治上翻了身，但资产阶级还顽固地霸占着这个地盘，向学生灌输封、资、修一套黑货，千方百计地把学生培养成脱离生产、脱离工农、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即使是出身很好的劳动人民的子弟，一进入这样的大学，不少人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贫下中农说他们“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句流传甚广的话，包含着多少沉痛

的教训啊！劳动人民出钱培养他们，劳动人民的实践总结出来的知识武装了他们，他们的翅膀硬了，飞得离劳动人民远远的。这就是旧大学教育的结果。这样的大学，成了巩固资产阶级法权、扩大三大差别、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基地。不对它进行彻底的改造，怎么得了！现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正在改变着大学的面貌，逐渐把学校建设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于是，就出现了象洪雁回乡度假之类的新鲜事情。过去有些大学生不认爹和娘，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地位发生了变化，认贼作父，资产阶级倒变成了他们的亲爹娘了；洪雁顾不上探望自己的爹和娘，是因为在她的心目中，培养和教育她的贫下中农就是最亲的爹和娘，她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一刻也不能分离。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精神境界告诉人们，以前的“高等学府”正在发生着怎样深刻的变化，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将培养出怎样的一代新人。怪不得木卡大爷兴奋地说，这是桩新鲜事！

它表现了崭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洪雁插队六年了，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已经洗去了城市姑娘、知识青年的旧习气，焕发出动人的泥土气。她爱苗寨的山山水水，跟少数民族兄弟结下了深厚的阶级情谊。你看她想的是什么：“听说云岭山区闹干旱，我心里悬挂着呀！我算了算，按节令，现在正是包谷抽天花呢！吉木老爹过去经常讲：‘天花干，花粉脱，包谷棒棒光脑壳！’要是粮食减了产，我呆在家里怎么安心呢！”她的心完全跟贫下中农溶在一起了。林彪反党集团污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等于变相劳改”，成千上万奋战在农村第一线的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青年的实际行动，就是对林彪一伙最有力的反击！

城市知识青年来农村插队落户，对于贫下中农来说，也是一桩新鲜事。他们对待知识青年，着意栽培，悉心爱护，把这当作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大事在抓。就说吉木老爹吧，他主动让出房子给他们住，自告奋勇地担任再教育组长。“鼓不敲不响，刀不磨不快！洪雁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大学生，我这再教育组长可要负责到底呢！”洪雁上了大学，他还经常叫女儿代笔写信，“教育洪雁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还要她每月给贫下中农写一封信“汇报思想和学习情况”，对她“负责到底”，这种深沉而浓烈的阶级情谊，难道是那些资产阶级的庸俗感情和什么“爱”之类可以比拟的吗？

作品在表现洪雁与贫下中农之间的崭新关系时，并没有停留于此；它通过情节的发展，把这种关系推向新的境界。洪雁来度假，吉木老爹请她吃的第一顿饭是“一大盘灰灰菜拌包谷面的馍馍”，为的是要考一考这个进了大城市、上了大学的姑娘“胃口”变了没有。可是洪雁“胃口”没有变，眨眼功夫就“吃了三个大馍馍”，吉木老爹满意地点着头说：“这我就放心啦！”而更放心的，是洪雁决定大学毕业以后，仍旧要到云

岭山来工作，永远不离开贫下中农。洪雁的思想感动了贫下中农，难怪木卡老爹要“放开喉咙唱起山歌来”；贫下中农的深情又感动了洪雁，“两行热泪顺着鼻梁滚了下来”。在这里，传统的观念、旧的思想意识，都被这新型的动人关系打得粉碎！保留着剥削阶级传统观念的人会认为，洪雁从大学毕业，就该更有资格成为新的贵族阶层，再回农村，“三年寒窗”尽付东流，何苦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正是在跟这些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对比中，才更显示出洪雁的精神品质之可贵。在这里，洪雁与吉木老爹、木卡老爹之间的关系，已经融合在一个阶级的概念中：无产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就是阶级关系。崭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打破一切传统观念的束缚，按照无产阶级的利益、标准和理想来处理相互关系。这也就是洪雁与贫下中农的崭新关系的动人之处。

它刻划了具有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的英雄形象。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两个“决裂”，正是洪雁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的核心。她虽然是一个知识青年，她虽然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英雄行为，然而在很平凡的劳动和斗争中，闪耀着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性格的光彩。洪雁把杨队长顶得头昏，杨队长冒火了，气冲冲地说：“你上了大学，又不是生产队的人，倒管起我来了！”洪雁回答得十分干脆：“可我是共产党员，你事情办得不对，群众都可以管！”“我是共产党员”，这就意味着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当举起右手宣誓的时候，就立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宏伟志愿，踏上了实行两个“决裂”的新的征途。洪雁没有辜负党的期望，她处处以共产主义

先锋战士的标准衡量自己，正在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两个“决裂”的新篇章。

在我国农村，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但是还带有某些私有制的痕迹；特别是在思想上，跟私有观念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小说中的王老么，就是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利用集体所有的拖拉机跑运输，搞外快；而当人们起而斗争，限制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时，他又搞破坏。他破坏的不是一辆拖拉机，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而杨队长呢，也犯了走自发的“病”，只要钱，不管“线”，被王老么牵着鼻子走，甚至还要把挂羊头、卖狗肉的“流动工”请到队里来。他简直就是王老么的代言人。很显然，任其发展下去，就很可能在集体所有制的招牌下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岂能袖手旁观、不闻不问！不管王老么多么狡猾，不管杨队长如何出难题、以势压人，洪雁还是挺身而出，揪出了王老么，惊醒了杨队长的迷梦，堵塞了资本主义漏洞。她没有因为自己“不是生产队的人”，是来“度假”的，便无动于衷。这就充分地把她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决裂的崇高襟怀写出来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为全中国和全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谁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起而斗争，这是不受性别、职业、地区等等限制的。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今天，我们的事业是多么需要每个共产党员发扬洪雁的这种主人翁精神啊！

这种精神与传统观念是根本对立的。王老么一见洪雁就吃惊地问：“你不是到北京上大学去了吗？”他的意思很明白，上了大学，就再也不会到这山沟沟里来的了。开

天辟地就是这样的嘛，理所当然。当初杨队长所以要送洪雁去上大学，还“尽量给她鉴定好点”，目的也是“送走算啦”，料想上大学的人，是不会再来顶得他“头昏”的了，谁知今天洪雁又回到了队里，站在他们面前，还是跟以前一样，一板一眼地跟他顶。人们何曾见过呢？实在太新鲜了。然而更新鲜的，是洪雁根据她“度假”的体会，认为农机学院应该办到农村去，并身体力行，立志把自己的青春献给这云岭山。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洪雁身上，已经找不到一点影子了，什么“下乡镀金”呀，“读书做官”呀，“知识私有”呀，全被共产主义思想冲刷得干干净净！洪雁这个形象，就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形象；在洪雁身上，展现了共产主义的光辉灿烂的远景。她使我们对未来充满着信心和憧憬，她鼓舞着我们以百倍的精力投入现实的斗争……

《洪雁度假》所描写的“开天辟地以来的新鲜事”，对文艺创作也很有启发。我们正处在一个“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毛主席又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了我们的头脑。在现实生活中，象洪雁度假这样的新鲜事是层出不穷的，象洪雁这样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新人物又何止成千上万！这就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学习理论问题，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以巨大的革命热情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大喊大叫，塑造出更加高大丰满的共产主义新人形象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贡献，为建设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这是无产阶级文艺义不容辞的职责。《洪雁度假》在这方面是给了我们不少启示的。作为文艺战线的战士，让我们相互鼓励，共同奋斗吧！

# 由换床所想到的

——读短篇小说《布告》

王 群      黄彩虹

以纺织女工柳文兰为首的工宣队进驻中华医院的这一天，“中华医院一改往日的宁静，锣鼓声从清晨起就‘咚咚锵锵’地闹起来了，彩旗迎着晨风在甬道两旁‘呼啦呼啦’地飘着。”“忙得最欢的人”，是革委会副主任高宇正医生。“一大早，他就和后勤组长一起，在为工宣队安置的宿舍里左顾右望，看看床铺安排得是否妥当，不时用手压压弹簧床，试试弹簧有无损坏。离开宿舍关上门时，他还不放心地推拉几下，生怕门锁不牢。”谁知对于这样的精心安排，工宣队员们并不领情，他们说，“单人弹簧床睡不惯”。

好一个“睡不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世界观上的截然对立，决定了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生活习惯在内，都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进驻上层建筑的工人同志是保持还是抛弃自己阶级所“惯”有的一些东西，实质上是反映了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改造和反改造、腐蚀和反腐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

由小说，我们想起了现实生活。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曾遇到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两种态度：一是冷若冰霜，恨不得立即撵出去；二是“热情非凡”，包括提供弹簧床、小锅菜之类。两种做法相异，其实质却同一：想使工宣队站不住脚，进而赶出上层建筑领域；或则对工宣队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资产阶级的口味。

高宇正这样的医生，当然与少数资产阶级顽固派如小说中的梅保罗之流有着明显的区别，他接待工宣队，确实是一片“诚意”；甚至“早在两星期前，他就催革委会主任到局里去多争取一些工宣队员”了。我们并不怀疑高宇正的“诚意”，但问题在于，在阶级社会里，并没有一种超阶级、超世界观的“诚意”。在 worldview 还未得到根本改造以前，高宇正“诚心诚意”地向工人阶级端出来的全部东西，只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产物。不信请看“弹簧床事件”以后的一系列斗争。就说对待新医门诊室吧，因为它是“符合毛主席教导的新生事物”，工宣队是坚决支持的。而高宇正呢，却抱着资产阶级老爷的轻蔑态度，寻找种种借口，总想把它扼死在摇篮里。他先是“封”，在门诊室的墙上贴一张“措辞决绝的停办布告”；封不了，他就建议工宣队“请一些医生来开个座谈会”，而请来的医生又都是些对新生事物抱着偏见的人，无疑以此对工宣队施加压力，迫使工宣队改弦易辙；谁知座谈会开得更加被动，他又换一手，从墙上撕下那张停办的布告，未跟任何人商议，草拟了一张“根据工宣队的决定，新医门诊室继续对外门诊”的布告，其“潜台词”无非是新医门诊室出了问题，去找工宣队，我高宇正概不负责……这样的“不合作”态度，难道也可以说是对工宣队的一片“诚

意”？而且这仅是工宣队进驻中华医院第一天的一场“遭遇战”，以后呢？作者没有写，但其矛盾斗争在各方面的发展是可以想见的。对待工宣队的住宿问题，他是那样“热”；对待工宣队支持的新医门诊室，他是这样“冷”。“热”和“冷”，却辩证地统一在高宇正的世界观上：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自然流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这么一看，高宇正就不应该对自己的“诚意”问心无愧了，更不应该对自己的“诚意”遭到拒绝和斗争感到怨屈万分了。他虽然没有玩弄阴谋诡计，但在“诚心诚意”地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统治医院、改造工宣队这一点上，与那些用糖衣裹着毒药腐蚀工宣队的家伙，在后果上是没有很大差别的。对工宣队来说，那些家伙提供的弹簧床之类是陷阱，高宇正的呢？毫不夸张地说，也是陷阱。

进驻上层建筑领域的工人同志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敏锐地识破这些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以不同的态度提供的种种陷阱，特别是不能为高宇正们的“诚意”所感动而去欣然接受、慨然就范。只有这样，才能占领上层建筑，改造和帮助高宇正们，战胜少数资产阶级顽固派。

有的同志说：“这还不容易？反正我们工人说了算么！”其实，这很不容易。因为任何个人，都不能包容整个阶级；只有他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掌握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他才能代表无产阶级发言，说话才有力量，才能识别资产阶级的种种陷阱并战而胜之。正如纺织女工柳文兰所说：“我们工宣队到医院来，不是什么都可以说了算的，而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和广大医务人员一起，用马克思主义来占领这个战斗堡垒。”说得真好。须知，如果你忘记

了党和阶级，接受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种种“礼遇”，按他们的需要办事的时候，高宇正他们也会“诚心诚意”让你“说了算”的，甚至比他坏得多的那些人也会让你“说了算”。那时，你的发言权是取得了，无产阶级的发言权却丧失了。

因此，必须清醒地看到，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这个阵地，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斗争。在上层建筑这个领域，资产阶级习惯势力根深蒂固，资产阶级法权影响深广，无产阶级进入这个阵地，实际上就是进入了资产阶级的包围圈。无产阶级要占领它、改造它，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当然就会有人牺牲，在资产阶级的花花世界面前吃败仗。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并不奇怪，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性的反映。资产阶级可以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却征服不了象柳文兰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阻挡不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胜利进军步伐。它无损于无产阶级的一根毫毛，无数个柳文兰只会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小说《布告》所写的，是一九六八年夏天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并不是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个会合。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党也曾一次次派干部进驻上层建筑领域，诸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阵地等等。其中一些人是经过枪林弹雨的考验的，是在战场上跟资产阶级拚过命的。但是一进入资产阶级的包围圈，就被花花世界弄得目眩神迷、晕头转向，头脑里资产阶级思想的根芽栽入了这块土壤，马上疯长起来；又利用手中握有的某种权力，使资产阶级法权恶性膨胀，在资产阶级的教唆下，越走越远，终于堕落下去，沉没下去。而其

堕落的途径，又往往是以一包香烟、一只沙发椅、一张弹簧床、一块金手表之类为起点的。

这些历史教训说明：“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设的”，“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因此，在今天和今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腐蚀和反腐蚀的斗争依然存在，十分激烈。以往的斗争历史又告诉我们：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其目的，手法是无所不用其极，而特别要警惕的，就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软刀子，不引人注意的“小节”。杀气腾腾，请你晒水泥地，这是资产阶级的“全武行”，我们往往比较容易识破；而对于满面笑容，请你睡弹簧

床，我们往往容易受骗上当。如果进而认为这只是“小节”，以前是你们享受，“现在该轮到我了”，那很快就跟资产阶级同流合污了。要防止这一点，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蚊子不叮无缝的鸡蛋。思想上出现隙缝，资产阶级毒菌就会趁虚而入，蔓延滋长。只有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保持清醒的头脑，防微杜渐，继续发扬无产阶级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有效地抵制和战胜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侵蚀，完成阶级赋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以柳文兰为首的工宣队坚持要把单人弹簧床换成双层木板床这么一件小事，其所以好，道理也就在这里。

（上接 71 页）

吕马童献上项羽首级，汉王仔细端详了一下，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主公，你还为项羽之死可惜？”樊哙不解而问。

“非也！想当年赵高专权，秦失其政。陈胜首先发难，天下豪杰并起。我与项羽骤然崛起于陇亩之中。项羽当年曾身先士卒，破釜沉舟，消灭了秦军主力。但赵高一亡，他不师今而学古，诵法孔丘，愚惑黔首。不尊天下于一尊，而大封六国诸侯，致有今日孤家寡人的下场。我当年被围荥阳，郦食其曾劝我刻印封六国侯王。此计几乎败我统一天下的大事，幸子房‘入讷’，陈说利害，使我不蹈霸王之复辙，才有今日胜利。因此，我今日之悲，实悲项羽背祖龙之事业耳，望诸君切记之。”

一席话说得两旁将士个个点头称是，唯有韩信、英布、彭越几个相顾失色，面露惊恐之状。

“主公，厚葬霸王，也算尽了昔日情份。”张良转身对众将士高声而道：“今日乃我军大喜之日，快快拜见汉王。”

话声才落，文官武将，一拥而上，三呼万岁。

戎马鞍上的刘邦，容光焕发，气宇轩昂。他含笑执鞭，巡视三军。大手一挥，那一队队汉军排成整齐雄壮的队列，在“汉”字大旗下，浩浩荡荡，乘胜东进！

这时，雨过天晴。瑰丽的晚霞染红了大江的粼粼清波。金色的乌江，潮起涛涌。那无数朵浪花汇聚成激流，滚滚东去。那江底的暗礁，浪上的浮石，终究挡不住东去的洪流。大江呵，呼唤着、叫嚷着、怒号着，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奔腾不息……

（题图、插图：昭亚）



春 雨

仲兆麟作



朝霞

1975/4

ZHAO XIA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 4-195 定价: 0.25元